

2025.6

中外論壇 (雙月刊)

East West Forum

www.ewforumusa1.com

(一九九一年元旦創刊 總第二一〇期)

新聞·社會·文藝性綜合刊物

社長 發行人 劉御州

編輯 劉蘊綺

總經理 陳敏敏

資深顧問 陸維龍

地址:

China Media Services, LLC
22 South Virginia Court,
Englewood Cliffs, N.J. 07632
U.S.A

E-mail:ewforumusa@gmail.com

出版: China Media Services, Inc.
全年定價: US\$ 60.00 零售: US\$ 8.00
歐洲辦事處: De Ruyterstraat 53071
PH Rotterdam

Holland
加拿大辦事處: P.O.Box 44112
Burnay, B.C.
V5B4Y2 Canada

中國總代理 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
香港總代理 交流圖書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 新界 葵涌 大連排道 172-180 號
金龍工業中心第 3 座 24 樓 H3 室
電話: (852) 28580645
刊號: 300B0466
ISSN 2638-6577

編者的話

10 月中旬樹葉顏色剛剛開始變化，陣陣秋涼就已襲來，讓美國東北部及中國華北地區民衆感歎，還沒拿出風衣就要準備過冬。而此時的一則新聞讓人在猝不及防的寒意中感到溫暖：加沙地帶衝突終於開始平息，以色列與哈馬斯政府達成停火協議，人質與囚犯完成互換，各自回到家園，持續兩年的殘酷戰爭正式告一段落，讓整個世界沉浸在重獲和平的喜悅中。東亞地區，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即將在韓國慶州舉行，人們目光聚焦在中美兩國首腦峰會。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是否能在關稅議題上達成一致，牽動著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的走向。

人工智能 AI 依然是當下最為熱門的話題，無論是各國政府層面，還是金融、科技、教育、零售等領域的從業人員，甚至是街頭巷尾散步的人群，都在談論 AI 技術，憧憬 AI 時代的到來。大語言模型的廣泛應用使得 GPU 芯片供不應求，成為最搶手的硬通貨；AI 行業對算力的需求推動量子計算的迅猛發展；數據中心在各地悄然興起，體量一個大過一個，未來對於電力以及儲能的需求無可估量。實際應用方面，無人駕駛汽車和大型機器人依舊是 AI 企業產品研發的重點，不斷有新版本樣品推出，旨在用于大規模生產，相信不久就會有面向普通民衆出售的成型產品出現。

一〇一五年《中外論壇》第六期目錄

中外專稿

中國見聞（北京、新疆、廣州）

特稿組一

她在離開前，把即將失傳的
吟誦留了下來

讀書雜志 18

文壇掠影

真正的梭羅，
不止《瓦爾登湖》

勞拉·達索·沃爾斯 8

天地悠悠
——重讀《四海為家》

李零 21

蔡元培與商務印書館

陳平原 13

宋佳 花豹的品格（上）

王雙興 25

和虛妄對抗的這一生：
與 91 歲的徐小虎壯遊！

失敗者盧安克

壯遊 34

越多，誤讀就越多

散文隨筆

魯迅煙史考

那些湧入胖東來應聘的年輕人

馬蒂斯的地中海

被神化的梵高，解讀

瞿錦 40

是否，所有作家都寫過秋天？

花城雜志 63

蕭振鳴 48

殷盛琳 52

陳若茜 57

艾倫·特恩布爾 60

※ 封二：我們的故事

封二：“China Media Services Celebrates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East West Forum



中國見聞（北京、新疆、廣州）

◎特稿組

紙質火車票停用民衆重溫「旅途記憶」

「這張是我從北京去武漢看櫻花的車票，那張是我上大學時回家過年的，現在出去玩我也會取紙質票，留個紀念。」苗賀（化名）翻開她的車票收納冊，將幾張有紀念意義的車票發布在社交媒體，收獲數千個點贊，各地網友也在其評論區分享他們收藏的車票與故事。

近日，「紙質火車票即將正式退出歷史舞台」的話題登上熱搜，引發中國民衆集體懷舊。根據中國鐵路部門規定，9月30日之後，紙質報銷憑證將全面停用，由電子發票取代，紙質火車票即將成爲歷史。

消息公布，不少民衆趕在最後一個月前往火車站打印車票。來自重慶的林川君于3日專門趕到車站售票廳，將從重慶九三站出發的車票打印出來。「今年9月3日

是抗戰勝利80周年，我們剛好有個，九三站，這張車票很有紀念意義了。」林川君說。

在北京南站的高鐵自助售票區，一位剛剛在年輕人幫助下取完車票的老人說：「我想留張票做紀念，就像從前的電報、郵票，還是拿在手裏更有儀式感。以後沒有紙質票了，我還真有些捨不得。」

「以前取到票才覺得這趟行程真正開始了。」就職于互聯網公司的包柔（化名）說。她收藏有大學時期至今的所有火車票、景區門票和演出票，並用相框裝裱起來，「每一張都是一段時光的見證。」

其實，鐵路無紙化並非突然之舉。中國火車票「無紙化」進程從2018年就開始了。自2018年海南環島高鐵試點電子客票，到2020年全面推廣刷身份證進站，紙質車

票逐漸淡出日常，車票上印有「僅供報銷使用」。

如今，紙質火車票作爲報銷憑證的功能也將被電子發票取代。不少民衆疑惑，以後老年旅客會不會遭遇「乘車難」？鐵路相關部門表示，若旅客沒有智能手機，無法在線上平臺查看行程信息，乘車信息會以短信形式發到購票人預留的手機上。另外，車站仍提供行程信息單打印服務，包含車次、座位號、檢票口等全部信息，方便旅客查看。

相關分析指出，無紙化是技術進步的必然。電子客票不僅減少紙質資源消耗，更有效避免丟票、排長隊等問題，旅客可刷身份證進站，短信提醒、app隨時查行程，其好處用「方便」二字便可以概括。

隨著紙質車票退出歷史舞台，新的紀

念方式正在興起。在社交媒體，一款「票根紀念冊」小程序吸引衆多網友關注。據了解，該小程序可以自主編輯電子票根，下載到相冊再自行打印出來便可以獲得與紙質火車票同樣的效果。

「時代向前，紙票退場是必然。」苗賀一邊整理車票一邊說，「但它們承載的記憶不會消失。也許未來博物館裏，這些小小紙片會成為一代人共同的旅途見證。」

中國多景區興起「觀星熱」

「超級震撼！還看到了流星，一晚上值了！」中國網友「淡淡然」自駕奔赴新疆賽裏木湖景區觀賞璀璨星空，並在社群媒體分享此次觀星之旅的感受。

賽裏木湖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山湖泊，位於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夏秋之交的夜晚，賽裏木湖畔繁星點點，銀河清晰可見，吸引各地遊客慕名前來追「星」。

近來，中國多地景區流行「觀星熱」，文旅消費亦在升溫。《中國氣象旅遊發展報告》顯示，隨著「星空經濟」（指基於星空概念發展起來的多元化文旅消費新場景）快速發展，「觀星遊」帶動中國餐飲、消費

加快增長，一些「星空旅行」目的地和營地不斷湧現。

枕山聽溪觀星，點亮山鄉夜景。今年夏天，位於浙江省嵊州市長樂鎮西白山麓南側的小昆村進入更多觀星客的視野。小昆村始建於南宋末年，憑借新建的露營地、古典詩詞講解星象文化的天文科普課堂等走熱。據介紹，當地觀星條件佳，光汙染較少，是中國長三角地區難得的觀星勝地。截至今年5月，當地遊客量已超60萬人次。

在西北的騰格裏沙漠，星空與沙海碰撞出別樣體驗。今年8月，位於騰格裏沙漠東部的甯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沙坡頭景區，舉辦星空旅遊大會。會上發布了12條主題觀星路線及十大觀星目的地，包括賀蘭山森林公園的松濤星語、哈巴湖國家生態旅遊區的湖光星影等。當地年均晴好天氣超過300天，全城四季可以觀星。從一房難求的沙漠星星酒店，到人流如織的星空露宿、沙療康養等，這些皆成為遊客們觀星之旅的熱門選擇。

如今，中國「觀星遊」的受眾正從資深天文愛好者拓展至偶爾想仰望星空的普通人。在沙坡頭旅遊景區的「觀星谷」，一場場星空科普講解課堂在沙漠星空下進行。

專業的沙漠觀星師們，將專業知識與日常生活現象結合，為遊客解說天文現象。遊客則用鏡頭捕捉流星劃過夜空的瞬間。當地還將天文館裏專業的天文望遠鏡觀測裝備搬進部分觀星目的地。

中國學生王若曦結束沙坡頭的觀星之旅後，對天文產生濃厚興趣。她對媒體分享，過去提到甯夏中衛，腦海中總會浮現大漠、沙塵、乾旱、寸草難生的印象。此次跟隨沙漠觀星師學習，是她第一次系統接觸天文知識。她打算今年專門學習相關知識，掌握更多觀星技巧。

據沙坡頭景區工作人員介紹，過去遊客到訪沙坡頭，多體驗滑沙、騎駱駝等傳統遊玩項目，停留時間較短。如今，遊客在該景區的平均停留時間從一天增加至2-3天。從單一的觀星遊覽到沉浸式文化體驗，沙坡頭景區的探索是中國「星空遊」的縮影。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各地可因地制宜，使遊客們置身同一片星空下，「遊」出不同體驗。

京城知名涉外特供商場變身 city walk 好去處

「友誼商店曾是中國內地特供經濟的

代表，稱得上供應短缺時代的消費高地。」聽聞北京友誼商店經改造煥新開放，上世紀90年代會出入友誼商店的曾雪（化名）不禁憶起這一老牌百貨大樓的輝煌過往。

近日，已有61年曆史的北京知名大型涉外零售企業——北京友誼商店經規劃改造，以「友誼花園」的新身份重新對外開放。新園區既吸引年輕人前來感受松弛複古氛圍，也讓會見證過友誼商店曆史的市民來一探其如何舊貌換新顏。

「略顯嚴肅的長安街上，有這樣一處，城市花園，，松弛感便更加突出，是個city walk的好去處。」和朋友結伴參觀園區的林曼達（化名）表示。

1964年，北京友誼商店面世，經營近9年後，搬至現址長安街東線建外大街2號。毗鄰外交公寓、國際俱樂部、第二使館區，「國際範」十足的友誼商店最初僅向外賓、華僑、高級官員開放，對普通民眾而言，則顯得可望而不可及。

據曾雪回憶，那時首都居民尚需憑票排隊購買緊俏的糧、油、米、面，而在友誼商店內，上架商品卻是上海梅林罐頭、天津起士林西點、蘇州雙面繡、杭州織錦及進口巧克力、奶酪、威士忌、勞力士手

表、家電等「特供」產品。

改革開放後，中國內地的外籍人士和華僑數量漸漲，中國銀行從1980年4月起發行外彙兌換券（特殊人民幣憑證，可用於涉外商業服務部門消費），普通民眾才有了逛「友誼」的機會。

到千禧年前後，連卡佛、東方新天地等高檔商場紛紛在北京開業，一片興旺繁榮間，友誼商店建立在壟斷基礎上的「人無我有」不復存在，昔日輝煌再難維持，最終於2023年前後開始改造重建。

北京友誼商店的改造，以內部空間修繕和招商業態調整為主，在不改變建築外立面的情況下，著力改善其經營業態單一的情況。

目前，大樓一層、二層、四層落地醫療美容機構、體檢中心、口腔醫院和青年旅館。三層則引入「超級轉轉」首家實體店，將二手奢侈品以自助店形式呈現，為消費者提供獨特購物體驗，成為一大亮點。

「看看友誼商店舊址，還能在其中感受下新的商業模式，有種新老交替、時光流轉的感覺。」正準備乘坐電梯去往三樓的劉偲偲說道。

主樓外，後院9處後勤功能區及附屬

樓房被重修與再利用，整個友誼商店被打造成了以休閒草坪為核心，集咖啡廳、酒吧、茶館、餐館、零售店、潮流品牌、酒店住宿、醫療美容為一體的商業綜合體，提供了更方便騎行愛好者與攜寵消費者city walk的開放式街區。

順著「友誼歡迎您」的牌匾入園，可見傳達室化身為「五麟俱全」的BERRY BEANS咖啡廳，員工食堂被改造為網紅「阿招雞煲」店，露天停車場則變成80平方米的草坪綠地。草坪四周，Carbo手工意大利面餐廳、超友誼老茶館、鐵手咖啡、北平機器等特色餐飲，共同營造著「日咖夜酒」的休閒氛圍。Carbo餐廳水吧台處，還有專門為貓、狗等寵物準備的可降解、可塗鴉餐盤，友愛感滿滿。

「以前友誼商店有種，生人勿近，的氣概。」附近上班的王剛（化名）在友誼花園內散步，對新友誼的面貌頗為滿意，「現在這裏業態豐富起來，有吃有喝有逛，很是閑適、有趣。」

「低空經濟」助推無人機培訓 留學生考證忙

周婷 小心翼翼地用遙控設備操控無人

機，完成懸停、360度旋轉、「8」字環繞等飛行軌跡。這是位於北京延慶的一家無人機培訓機構——藍天飛揚飛行基地，正在進行無人機駕駛員的模擬考試。

今年暑期，中國刮起一股無人機考證風。據培訓機構教練介紹，暑期參加培訓考證的學員來源廣泛，以青年學員為主。無人機駕駛員執照（CAAC）由中國民航局頒發，是合法操作民用無人機的必備資質。根據無人機的重量和用途，CAAC執照分為視距內駕駛員、超視距駕駛員和教員執照三級。其中，超視距駕駛員執照又稱「機長證」，因其適用場景廣泛，也是報考人數最多的一類。在全職備考的情況下，「機長證」需20天便可獲取，培訓費用在10000到11000元人民幣之間。

「我考無人機證是為了和同學一起參加創業比賽。」剛剛參加完高考的學員湯子軒與幾位高中同學即將入學同一所大學院校，他們共同籌建了以滑雪救援無人機為創業項目的小組。「考這個執照，一是因為作為創業團隊內的技術員，需要學習相關技能；二是覺得這個執照對以後就業會有幫助。」湯子軒表示，聽說低空經濟發展潛力大，這是促使他們選擇無人機應用作為

創新創業項目的直接動因。

談及考取無人機執照的難度，正在進行培訓的學員周婷認為，「不算太難，和考駕照的感覺差不多」。周婷是一名地質工程專業的研二學生，她認為無人機對其研究領域非常有幫助。此外，她也希望結合自己的專業方向，以技術人員的身份掌握無人機實操技能，在未來的應聘中獲得更多優勢。

周婷的選擇相當「主流」。藍天飛揚飛行基地教練李鵬介紹道，目前報名無人機執照考試的人員大多有著強烈的就業導向。「現在趕上，低空經濟熱，大部分來報考的學員是為了能更好就業，大約有97%的學員在此之前沒有接觸過無人機。」李鵬還觀察到，近一年來，無人機執照報名的人數有著明顯的年輕化趨勢。「學員年齡主要分布在20歲到40歲這個區間，目前參加培訓的六十多個人中，最年輕的學員只有18歲。」

根據民航局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綜合管理平臺（UOM）數據，截至2025年7月24日，中國內地無人機培訓機構共3511家。自從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低空經濟」納入國家戰略層面，這一行

業背後的經濟潛能和就業空間為更多人熟知。其中，無人機駕駛員（也稱「飛手」）被認為是低空經濟的增長勢能下的一大缺口。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均出現相關培訓機構，無人機執照考試正在中國掀起熱潮。

「無人機，飛手，是整個低空經濟最為末端的產業鏈，無人機也只是一個搭載平臺。雖然低空經濟潛力巨大，但要想在低空經濟的背景下更好地就業，還需要其他技能加持。」李鵬說。

帶「毛孩子」看世界成中國新潮流

如今，在「寵物就是家人」的情感共識影響下，帶上「毛孩子」出門遊玩，結交新朋友，已然成了中國民衆一種全新的休閒方式。雲南、新疆、三亞、烏魯木齊、哈爾濱成為「人寵歡」的熱門目的地。社交平台上，「寵物托運」話題瀏覽量超50億次。在一些家庭，一段旅程的部分選擇權，已開始交給了貓貓、狗狗。

寵物旅行團

「要想帶寵物出門旅行，不只是穿上牽引繩那麼簡單。」家有一貓的Abigail說

道。「攜寵出遊」需特別考慮交通出行的適配性、住宿與遊玩場所的接納度、寵物自身的健康、應急處理等多方面的問題。

因此,不需要自駕,不局限目的地,醫療安全、景區路線規劃、酒店入住等問題都被安排好的「寵物旅行團」便成了備受歡迎的選擇。如今,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諸多涵蓋出行規劃、交通安排、住宿預訂、寵物照顧、攝影記錄等服務的「寵物旅行團」已成規模。

廣州寵物旅行團起步早,2004年就有旅行社推出「攜寵出遊」項目,目前已有多家相關機構上百家,市場規模正逐步擴大。行程以1-3天的短途周邊遊為主,惠州、從化、增城是熱門目的地。長途旅行則可達5天以上,目的地涵蓋湖北、新疆等地。

上海寵物旅行團市場成熟,「愛寵遊」「汪仔寵遊」「玩小伴」等機構較受歡迎。去年6月,愛寵遊攜手動物保健領域的知名跨國企業勃林格殷格翰,打造中國首個人寵物包機出境遊,20余只寵物狗組成的「汪汪隊」隨主人前往泰國,感受東南亞風情。

北京寵物旅行團線路豐富,涵蓋周邊短途遊與長途國內遊。周邊短途遊以張家

口崇禮、北戴河等地為主,開設徒步項目。長途遊方面,北京樂寵樂行國際旅行社會發起「帶寵中國行」項目,已帶領大批「毛孩子」和主人前往雲南、新疆、內蒙古等多地。樂寵樂行國際旅行社創始人張紹鵬會表示,其旅行團線路設計均以寵物為核心,涵蓋冬雪、夏海、草原、爬山等多元主題,目前正吸引眾多年輕人和新退休人群,複購率頗高。

「我家狗狗在旅行中完全放飛自我,每天都在開心奔跑、玩耍,還交到了好朋友狗。」雨帆(化名)帶著愛狗「小金豆」嘗試了一次短途旅行,從成都市區出發,去往約280公里外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撒歡,留下了難忘回憶,「旅途中還有領隊隨時抓拍珍貴瞬間,氛圍滿滿!期待下一次旅行。」

社會環境「適寵化」

「曾經,帶著寵物出遊的阻礙太多。如今,越來越多場所正在努力解決接待問題。」中國文化管理協會文化旅遊事業委員會副會長孫小榮表示,越來越多的寵物友好型景區出現,不僅體現了人文主義關懷,也表明了社會「親生命性」的發展趨勢。

河南洛陽老君山內,狗狗被允許隨主人乘坐纜車直達海拔220米的山頂,登上金頂道觀群,欣賞雲霧繚繞的美景。江蘇常州金壇茅山旅遊度假區已有東方鹽湖城、茅山森林世界、花谷奇緣等5家景區面向攜寵遊客開放,還有專門為寵物打造的戶外遊樂設施。

今年5月,山東濟南靈岩寺景區發布「人貓搭子」可共同遊園的公告,即一只貓帶一個人可免景區門票入場,還可現場體驗古人「聘貓」的儀式。公告一經發出便得到了許多貓主人的熱情反饋,網友紛紛表示:「建議全國推廣!」「超有愛的景區!」「我有二十只貓能去二十次嗎?」

除各大景區外,可供「毛孩子」遊玩的公園、商場數量也在增長,配套設施正逐步完善。

上海的寵物友好公園數量衆多,目前已有多余座。徐彙濱江是滬上老牌的遛狗勝地,內部有專門的萌寵樂園,設施一應俱全,還彙集了一批寵物友好型店鋪。上海世博文化公園北區的「狗GO」樂園面積約1000平方米,設有互動休憩區、牽繩漫步區、大型犬活動區和中小型犬活動區等,能滿足不同寵物的需求。

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目前已投入使用20個「寵物公廁」，主要設置在景區、公園、社區等遛狗現象較多的區域，設計還充分考慮了寵物的行為習慣——公廁的箱體上方有專門的寵物拾便紙投口，側面有拾便袋投口，下端凹槽區域用于寵物排泄，大型犬可拉開底部的抽屜使用，抽屜內鋪設有鵝卵石。保潔員在定時清理糞便的基礎上，還會每天對箱體進行衝洗，以保證箱體的潔淨度、減少臭味產生。

「攜寵旅行」可選的目的地越來越多，旅途也愈發安全、通暢。在航空運輸方面，海南航空、首都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已推出寵物進客艙服務，海南航空還對寵物箱尺寸進行優化，並明確寵物准入標準，確保飛行安全與衛生。今年4月，京滬高鐵部分車次試點「隔離運輸、人寵分開、專人看護」的高鐵寵物托運服務，旅客只需提前預約，即可和愛寵一起乘坐高鐵。此外，滴滴、哈啰等平台的寵物快車、專車、專送等服務，已覆蓋中國多數城市，為寵物出行提供著便利。

「窩囊遊」三件套：中國遊客愛上「治愈系冒險」

怕刺激卻想感受高空下降的樂趣？擔心落水又迫切希望體會溯流而下的快活？腿腳「功夫不夠」但「登高望遠」之心蠢蠢欲動？看似不可調和的兩類旅行需求，如今也可「兼得」。

緩降式蹦極、躺平式漂流、坐電梯爬山，冒險度直線下降，治愈度卻可倍增。近期，「窩囊遊」三件套頻頻登上熱搜，不少中國遊客專門前去體驗，並樂在其中。

「窩囊」第一套：可控慢降蹦極

提起蹦極，人們腦海中浮現的便是從幾十乃至幾百米的高空一躍而下的畫面。急速墜落產生強烈的失重感，伴隨著「風馳電掣」的刺激，讓很多人都欲罷不能。但也有不少人雖「心向往之」，卻由於恐高、身體條件等原因望而卻步。

近期，北京黃花城水長城、湖北黃石天空之城、湖南長沙石燕湖、湖北宜昌西陵峽快樂谷等多個景區推出的「窩囊版蹦極」項目頗受關注。這些項目的高度多不到傳統蹦極的一半，體驗者穿戴好專業安全裝備，從跳台輕輕躍出後，只在跳下的瞬間有失重感，隨後便會被彈力繩穩穩拉住，緩慢、勻速降落。如此「可控慢降」

模式下，蹦極不再是「勇敢者專屬」的遊戲，而是一場「治愈系冒險」。

「高度剛夠你看清地面上的磚塊，下降速度慢到能數清山上的樹，膽小星人也能尖叫著笑開花。」北京黃花城水長城景區工作人員小娜（化名）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極力向網友們推薦「窩囊版蹦極」。小娜分享道，不少遊客落地後一邊拍著胸脯說「太小兒科了」，一邊轉身偷偷詢問工作人員，「能再慢點嗎？還不夠，窩囊，呢！」，常讓周圍的人忍俊不禁。

「跳完會身體不適嗎？」小娜的博文下，不少好奇者躍躍欲試，熱切詢問。「太，窩囊，了，根本沒啥事。」小娜打趣道，「慢悠悠晃蕩著看風景，也是種另類的勇敢，嘛。」

「窩囊」第二套：躺平版漂流

不用「乘風破浪」，也沒有刺激與冒險，只有悠哉悠哉看風景。傳統漂流項目中，漂流水道有十多米甚至幾十米的高度落差。在河道中極速下降時，遊客往往要經曆令人腎上腺素飙升的刺激體驗，需得牢牢扒住船體，才能防止被「彈射入水」。而如今，穿上救生衣，或躺在小船上，或直接漂浮

于水面，仰望天空，從河道輕緩漂流而下的「窩囊版漂流」成了遊客們的「心頭好」。

不少網友紛紛表示：這簡直是真正的「隨波逐流」，看起來爽翻了！河南的重渡溝，山東的利山澗，浙江安吉的原野西溪，江蘇常州的茅山森林世界，甚至連北京郊區都安排上了「窩囊版漂流」項目。據美團旅行數據顯示，今年夏天，中國「窩囊漂流」搜索量環比增長135%。

「放鬆身體的肌肉，呈，大，字形展開，一旦躺平，世界頓刻變得平靜舒快，身體隨著水流移動、旋轉，美景便被自然送到眼前。」現居住于北京的林木（化名）仍對8月在廣西體驗的「窩囊版漂流」念念不忘。她分享道：「過程中，身邊飄滿一個個一動不動、滿臉祥和的人。大家一起，逃離現實，與大自然完全融為一體，放極了。」

「窩囊」第二套：自動擋登山

「你只管來，上山我自有安排。」如今，中國多個景區內，遊客爬山的體驗早已到「next level」（中國網絡用語，一般指進入更高的境界）。

浙江千島湖畔的天嶼山，登頂需步行

一個小時左右。而今，3段總長345米的景觀扶梯依山而建，只需10分鐘便可載著遊客抵達山頂。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扶梯還自帶噴淋降溫系統，可在炎炎夏日將電梯遊人用水霧「包裹」起來，有效降低體感溫度，還能營造出「仙氣飄飄」的氛圍感。

不能馬上前往體驗的民眾，滿心羨慕地詢問：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下山必須步行嗎？景區的回答是：當然不。天嶼山下行，可乘坐橡皮艇，沿特別打造的「玻璃水滑道」一路滑行而下，穿出瀑布與竹林，不到10分鐘便能回到山腳。

如此快活登山，還有人嫌「不夠窩囊」。雖然確實一步沒走，但上山「罰站」10分鐘還是「累人」。于是，有景區對「自動擋登山」項目進行了趣味化升級。

杭州OMG心跳樂園推出的上山項目名為「天馬行空」，即是乘上造型可愛，童話氣氛濃厚的木馬，慢慢晃悠著上山。軌道總長700米，累計爬升高度為60米，全程僅需6分鐘。白馬不僅能上山，還能下山。遊客可在山上的終點處坐回山腳起點，反複遊玩。

若是想尋求一些刺激，可選擇乘坐

「天路飛車」下山，在旋轉S型賽道上，自行控制滑行速度，當一回「秋名山車神」，同時飽覽沿途的富春山景。

「窩囊遊」並不等於「躺平」，這不是放棄體驗，而是積極重構體驗方式。」西北師範大學城市規劃與旅遊景觀設計研究院院長李巍認為，現在有的遊客拒絕「玩得拼命」，轉而選擇更可持續、更關照自我 ways to touch the world —— 山河不必用來征服，而是用來擁抱。體驗的價值不在于強度或數量，而在于真實的舒適與內心的自洽。



真正的大梭羅，不止《瓦爾登湖》

◎勞拉·達奈·沃爾斯

《瓦爾登湖》似乎成爲了一個動詞。這面康科德鎮郊外，被森林環繞的湖泊，不僅承載了 19 世紀梭羅生出的意識的探索，更成爲不羈于物欲橫流、力圖浮躁的現代社會的讀者們，試圖憑己之力，開辟簡樸、寧靜、內心充盈之生活的精神圖騰。

因爲《瓦爾登湖》的影響太大，人們提到梭羅，似乎只會想到那個離群索居的隱士，但是這遠非他完整的面貌。他的人生，見證了美國從一個充滿農民和工匠的社會，轉變成了熙熙攘攘、相互聯結的商業國度。處于這樣的時代巨變中，梭羅在探尋内心深度的同時，亦是一位信仰人類自由與勞動價值、強硬地宣揚廢奴主義的社會鬥士。

當代梭羅最權威的研究者之一勞拉·達

奈·沃爾斯的《梭羅傳》，前所未有的呈現了梭羅豐富、複雜、飽滿的形象。在書中，他是野心勃勃的哈佛大學生、天馬行空的贊世奇才、堅定的自然主義者、激進的社會運動家，也是真正度過了完整人生的人道主義者。梭羅將自己「造成了」一部開放的、生機勃勃的大書，完美展現了人如何在與社會的連結中，保存內心的整全，並與龐大、不公的社會機器搏鬥。

勞拉的寫作文筆優雅、敘述有趣，細節豐富而不流于瑣屑，可以說，沒有任何一部梭羅的傳記如她所寫的這樣，將一個複雜個體的每一面充分整合，精准再現梭羅的生活與精神世界。同時，她「立傳的角度如此精準地切入當下，無疑是當代讀者最容易進入，也最能受到啓發的一部梭羅傳記。」

○ 在瓦爾登湖的第一個季節

梭羅已經知道他的房子要造在哪裏：在水邊傾斜的山坡上，背朝比奇洛的松樹林，東南方向是初升的旭日，一棵碩大的栗子樹和幾棵「高如穿天之箭的白松」將爲它遮風避雨。他砍下幾棵樹齡不長的松樹，劈成 6 平方英寸粗細的圓柱，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留下樹皮，作爲房屋的建材；他只在兩個地方用了釘子，其中之一是爲了裝地板和椽子。他在樹墩上鑿榫眼，鋸出榫頭，把它們合在一起，使銜接紋絲合縫。

到了 5 月初，可以搭房子的骨架了。梭羅喊了朋友們來幫忙。這時候的梭羅已經挖好了地盤，他揮鏟掘入埋有漆樹和黑莓根莖的沙土，直到挖出 6 英尺見方、7 英尺深的洞穴——這樣的深度才能保證土豆

不會在冬天凍壞。他們把一整棵樹的樹幹放到地窖裏，讓它的頂端正好抵住上端的房梁，這就是梭羅的桁架中梁。隨著他們安上屋頂的梁柱，房子成型了。

隨著春意漸濃，梭羅的注意力轉向他的農田，他雇了一個人來拉牛車。他自己握著犁，和雇工一起，把位于房子上方瓦爾登湖畔的 2.5 英畝「野薺薇地」耕成了紋路齊整的畦田，使它從周圍的黑莓藤、聖約翰草、金露梅，以及「清甜的野果和美麗的小花」中區分出來。他還種了土豆、豌豆、蕷蕷、甜玉米和黃玉米，後面這些是留給自己吃的。霍斯默給了他玉米種子。

這個季節的梭羅不是用文字寫作，而是用行動。這其中最具象徵意味的行為發生在春夏交替時，他借來幹草車，裝上精心選擇的書、書寫工具，還有幾件家具：他的綠色寫字台、一張小桌子、三把椅子、他的藤編床，開到瓦爾登湖的新家。「這裏既是好的港灣，也是好的基地」，他之後會這麼寫道。這是 1845 年的 7 月 4 日，星期五，早晨是陰天，但是到了下午，一等梭羅卸下行李，準備開始新生活時，太陽出來了，照亮了他個人的獨立宣言。

第二天早晨，梭羅拿出一本嶄新的筆

記本，記錄下這一新篇章：「昨天我來到這裏生活。」他的「房子」，他接著寫道，讓他想起了「我以前見過的幾幢山上的房子，它們似乎有著更清新的環境」——比如他前一年住過的，在卡特斯齊爾瀑布邊高山上的鋸木廠。這是他的理想：位于山巔的房子，開窗就是陣陣微風，眺望銀色的湖水，他能讀到天空的審思和風的筆記。在 1838 年，他就在詩作《瓦爾登湖》裏寫過，似乎他整個的人生都在把他引到這裏，來到這裏的晨曦中，這是他自兒時起就無比珍惜的夢境。「是你嗎，瓦爾登湖？」他會發出驚訝的問候；在他的筆記本裏，他此處的筆記像夢呓人畫的圈。

其他人管瓦爾登湖畔的這個庇護所叫木屋或者棚屋，但是梭羅喜歡叫它「房子」，堅持這裏面有著獨立和尊嚴的意味，這是他付出辛勤的汗水才獲得的。生活在那裏讓他成了一位開拓者——不是西部的開拓者，而是一個內心的開拓者，他是「雄心勃勃的獨立思考者，把所有的發現都應用於自己的生活裏」。

究竟是什麼促發梭羅去瓦爾登湖？這個問題到今天還沒有確鑿的答案。某種程度上，答案很簡單：他去那兒寫作。正如

沃爾多愛默生向哥哥威廉解釋的那樣，亨利一直有屬於自己的房間，用來寫作，用來做夢，「而且他必須有」。但是現在，梭羅要的不再是和別人合住的房子裏的一小塊空間，也不是一間閣樓或凹室，他要的是全部的生活，而且他宣布，寫作不是他偶爾的興趣，而是他生命的核心。從這一刻開始，梭羅會是全新意義上的作家：比起生活一段日子，再寫寫這段生活，他的新的人生將是完整、單一的寫作生活。

○ 向全世界敘述一個創造者的生活

要是梭羅曾想過退居到湖邊可以讓他逃離社會，他很快就會明白事實恰恰相反：他從來沒有這麼顯眼過。他的房子坐落在通往瓦爾登湖最受歡迎的公路旁的小山坡上，旁邊就是大家鍾愛的釣魚點，這片長滿野草的空地也被叫作「懷曼草地」，或者「鱈魚窩」。人們喜歡在路邊攀談。有一個鎮上的人「趕著兩頭牛去集市——他問我，我怎麼下定決心放棄舒適的生活——我說我很確定自己喜歡這裏——我不是開玩笑」。一個載一大堆木材去波士頓的鄰居向梭羅抱怨高昂的生活成本，要買豬肉、茶還有咖啡，而且還得面對因為生病而臥

床在家無法工作的時候。『先生，我喜歡你的理念。』一個路過的鐵路工人說，『我覺得我自己也應該這麼生活。』獨處的梭羅成了某種磁石。

梭羅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凡事依賴自己，而且他自己能決定怎麼使用一天的時間。即使之後搬回鎮裏，他也沒有丟失這種新的獨立觀念。梭羅也從沒像現在這樣引起如此多的關注。作為在熱鬧的梭羅家長大的兒子，或者作為愛默生家的同住人，梭羅是透明人。但是如今，獨自住在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湖畔小屋裏，公路上的都可以望見他，他成了一處景觀。很難確定梭羅是否期盼如此。他原本的決心是僅僅與生活的心要真相照面，這是在最初的湖邊歲月裏動情寫下的，他要追尋內在的旅程，但是這意外的情形意味著這趟旅程被展示在公眾舞台之上。他在瓦爾登湖生活的兩年兩個月零兩天會成為，而且永遠是諷刺的行為藝術。出人意料的是，梭羅迅速並清楚地明白了發生了什麼，他調整他的目標和願景，利用這個事實，從這些被他的斧頭聲吸引的第一批好奇的過客開始。畢竟，就算是上帝本人的記者，倘若沒有讀者，他有什麼用？一旦梭羅開始向

他人解釋自己，《瓦爾登湖》的基礎就奠立了。

但是這些基礎建立在不可避免的破壞之上，這在梭羅的控制之外。他本人宣布的實驗有著單純的初衷和高尚的目的，一開始他用宗教的語言形容這是虔誠隱士的退居修行。很多人把他的瓦爾登小屋稱為「修道院」。但是用折衷的方式修行，不是在荒郊野外，而是在小鎮的邊緣——這使得梭羅，一個非常內向的獨居者，必須營造一種公眾人格來抵擋所有的質疑，為衆目睽睽之下的自己辯護。

從那時候開始，亨利·梭羅失去了閒談。隨著消息的傳播，他沒有預見到，超出控制的情況正把他變成一種新生物，變成現代商業和通信技術結合的產物：名人。會見梭羅成了「大事」，成了某個人可以向後代炫耀的花絮，梭羅在哪裏洗衣服，怎麼收聽新聞，在哪裏吃飯，或許連帶一塊派餅做早餐都會讓梭羅面對「為人虛偽」的指控。沒有任何一個美國男作家會因為和喜歡的人吃頓飯或者不自己洗衣服而遭受這麼大的信任危機。但是，從一開始起，這些指控就被用來讓梭羅受到壓制。

這一切很快引致的結果是：梭羅原本

打算去瓦爾登湖寫一本書，現在他寫了兩本。第一本是他計劃了很久的《康科德和梅裏馬克河上的一周》，這是他寫給約翰的挽歌——如今也寫給更年輕、更天真的自己，寫給他們會一同分享的那個急速消逝的世界。

第二本書《瓦爾登湖》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它誕生在1845年7月5日，他在湖邊的第一個早晨，就在他打開新的日記本宣告為何來到這裏生活的時候。清新、活潑、幽默的片段如今已經被幾代讀者熟知，它們當時在這本子裏閃耀，如同育空河河床上的金子。梭羅在此有了全新的聲音：大膽、詩意、渴切，帶有預見性和對抗性。這不是詩人的傾訴，而是先知的聲音，是一位老師終於發現了怎麼說話別人會願意聽。

從那時起，世上有兩個梭羅：一位沈靜、內斂、質疑自我、非常內向、偶爾抑郁，而且常常身體欠佳；另一位則盛氣凌人、自信，發出嘹亮的聲音，強健得像黎明啼曉的公雞。後面這位梭羅將在《瓦爾登湖》的座右銘中宣告：『我不打算寫沮喪的讴歌，而是要像早晨的雄雞那樣驕傲，站在它的窩裏，把鄰居們喚醒。』在不久

的未來，在那兩個極端的自我中間調和會打開梭羅所有的藝術才華。他會一直陷于與這個「新造物」之間的糾葛：「梭羅」，這個巨大的幽靈在瓦爾登湖的最初對話裏誕生，當時的房子還不過是一堆松木木板，但這個幽靈會逐漸長大，向全世界敘述他的創造者的生活。

03 在瓦爾登湖的全新領悟

在後來《瓦爾登湖》最有名的金句之一中，梭羅宣稱他為何要有三把椅子：「一把留給孤獨，兩把留給朋友，三把留給社會。」不僅僅是「社會」來門口找梭羅，他也出去找它。八月末的一個周六，一場暴風雨突然到來，梭羅只能跑到附近的木屋尋找遮蔽，在那兒他見到了愛爾蘭人約翰·菲爾德、他「寬臉的」兒子和妻子瑪麗，她的膝上還有個嬰兒。梭羅記下這段逸事，「誠實、勤勞的」約翰和他「勇敢的」妻子，後者渴望實現自己的美國夢。貝克農場的主人雇約翰來「開墾」，10美元開墾一英畝，他還可以得到一年的土地使用權。梭羅覺得，這是艱苦的佃農的生活，是蝕本生意。約翰·菲爾德有著自己的願景，他以非常愛爾蘭的方式被這片荒地

「套牢」了，「他以為必須在這個原始的新國家裏繼續以傳統的鄉村模式生活下去」，除非他的後代生出翅膀，否則世世代代都起頭來做人。

這些翅膀恐怕不可能生出來。在湖對岸生活著休科伊爾，他的妻子在鎮上工作。從愛爾蘭移民來美國之前，「科伊爾上校」會在滑鐵盧打過仗，但是來到康科德的他也成了一名開荒人。梭羅和他聊過一次，試圖帶他看布裏斯特泉，就算是夏天最熱的日子這裏也有涼水，但是這位老酒鬼太虛弱了，走不了這麼遠。不久之後，他倒在瓦爾登路上，死了。

這些經歷讓梭羅的注意力轉向瓦爾登林中的其他居住者——被毀的房屋和被毀的生活。發現他們的足跡需要足夠留心，梭羅發現了。休科伊爾不是特例，而是這個掙紮著的群體中最後的一個，這是一群被驅逐的鄉下貧民、酒鬼和無家可歸者。

梭羅奇怪，為什麼瓦爾登村衰敗了，而康科德村仍舊興旺呢？為什麼「編織籃子、馬刷、地毯，晾曬玉米，紡織，制陶不能在這兒發展呢？為什麼不能讓野地裏開出絢爛的玫瑰」？這裏沒有「水力使用權」，他語帶雙關地說道，這讓瓦爾登湖

的「好碼頭沒有得到改善」。現在，是他來給此地新一代的生活奠基的時候了，「我去年造起的房子會成為這村裏最老的屋子」。諷刺的是，他是對的，但並非他期望的意義上的那種奠基。愛默生和他的後代會買下瓦爾登湖沿岸的大部分土地，他們會將此地留給未來的子孫作為公園。在梭羅的房子消失多年之後，這裏會被尊為新時代環保思考的發源地。瓦爾登湖不會被用來定居，而是被保護起來——而且不是因為它有價值，恰恰是因為它沒有價值。梭羅在瓦爾登湖研究的是如何在商業邊緣的荒地上看到新價值體系的中心。

為了看見新價值，他必須擴展他的責任感，包容一切，他的責任延展到房子之外、鄰居之外，直抵自然世界。或者，是他意識到，應該是說自然延展了，把他自己納入其中。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都讓梭羅感到強有力的親密感。

在 1846 年一月，在瓦爾登湖凍得結結實實，足以承受梭羅的重量之後。梭羅把他之前在康科德書院用過的測量工具帶來這裏。至少有一周，也可能是兩周，可能是一個人，也有可能找了一位助手，梭羅在寒冬裏測量了這座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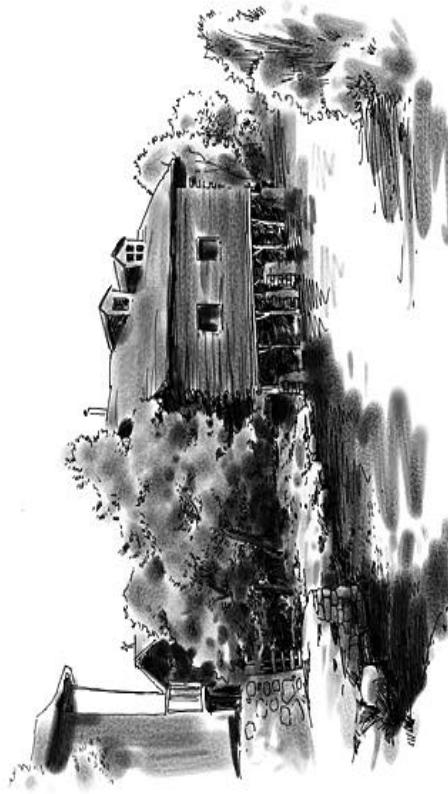
這是一項浮誇的工作，不切實際。沒有人需要湖的測量數據，而且這項工作需要認真的學習，承擔艱苦的體力活，還需要專業的數學知識，更別說對這些科學儀器和制圖技術的熟練操作。但是梭羅做成了。他運用科學和工程學的工具創作傑出的藝術作品，一張以英尺為單位、精準展現瓦爾登湖全景的測量圖：包括長度、寬度、深度。他說，他做這件事，是要證明這座湖是有底的，因為傳說這座湖是無盡的深淵。

事實上，梭羅發現它最深的地方是2英尺，這也讓瓦爾登湖成為馬薩諸塞州最深的內陸湖。感謝上帝，梭羅在《瓦爾登湖》裏補充道：「這座湖被造得如此深邃，如此純淨，成為了某種象征。」至于它象征的是什麼，則需要一整本書來闡述，不過到了1846年春天，他對這一發現做出概括：「湖面最寬的線條正好和最長的線條、最深的水位線相交。」這是普遍的法則，不僅適用于力學，也適用于倫理學：「這是人心——是太陽系裏的太陽……把人的特定日常經驗及生命裏最私密的部分看成有容量的總和，為它畫出長和寬的線條——

——它們相交的地方就是他人格的深度或高度。」

《瓦爾登湖》于此成形了，梭羅有了兩個重大發現：第一，這座湖有著「堅實的底部和一些岩石，我們把這叫作現實，而且可以說，事實如此」。梭羅對湖水「底部」的探索是他對根本真相的探索，也是渴望與「事實真相」照面的初衷驅使他最初來到瓦爾登湖。但是，一旦找尋到這種根本真相，你要做什麼呢？這是他的第二個發現：每個人的答案將依賴于，也會揭示，他們個體道德人格的長、寬、高。我們特定的日常經驗、生命裏最私密的部分將會決定這個交角，並左右我們的決定和我們在世界上的行為。我們所有道德行為結合起來的總和將會組成我們一同建立的這個社會的道德屬性。

轉載自《理想國》



蔡元培與商務印書館

◎ 陳平原

新版《蔡元培全集》是由與蔡元培淵源深厚的商務印書館精心打造的。該書《總序》提及蔡先生與商務靈魂人物張元濟「不僅年誼深厚，更是志同道合」。一個抱定教育救國，一個堅持開啓民智，且都是坐而言起而行，代表清末那一代啟蒙思想家的共同性格：為理想而抗爭，人格高尚，得到朝野各界的共同尊崇；不以朝廷為唯一依靠，堅信學在民間；目光遠大，但腳踏實地，從不嗟衆取寵。

我注意到，蔡、張二人的合作無間，乃兼及公心與私誼。《總序》提及蔡元培如何全面參與商務的各項活動，以及策劃編輯教科書、撰寫或編譯著作、主持簽約《北京大學月刊》《北京大學叢書》《世界叢書》《萬有文庫》等，至于高平叔初刊《民國檔案》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後收入《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二年版）的《蔡元培與張元濟》，則從日常生活與經濟往來入手，勾勒二位先賢的深厚情誼，以及如何在關鍵時刻相互支持。

而我想談談初步翻閱新版《蔡元培全集》之後的若干感想，主要涉及以下三個話題：一、減少公文與增加演講；二、著重譯作與教科書；三、研究高深學問與謀求學術獨立。

一、減少公文與增加演講

十二年前，我在《為何以及如何編「全集」》（《中華讀書報》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談及：

編「全集」的最大困惑是，這到底是「個人著作」呢，還是「專題檔案」？很多分歧其實是由此而生。舉個近在眼前的例子，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浙江教育出

版社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刊《蔡元培全集》，總共十八卷，之所以比高平叔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九年刊《蔡元培全集》的七卷多出這麼多，有鈎沈輯佚的功勞，但很大程度在於增加「當時由他主持制定或以其名義發布的重要公文、法規等」。凡從政者，每天都在簽文件，這些東西該不該收入全集，是個棘手的難題。

若本人沒有多少撰述，純粹以事功見長，那樣的重要人物編全集，確實只能做成「專題檔案」，比如新編《李鴻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就是這樣，皇皇三十八卷，兩千八百萬字，屬於作者本人的撰述極少。蔡元培不是這樣的，他既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擔任過諸多重要職務，更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有很多詩文及著作傳世。若把所有簽過字的公

文全都納入，會大大衝淡全集的個人色彩。我很高興這回新編《蔡元培全集》做了認真的區分：「編委會經過慎重研究，決定擇要收錄公務文獻中最能夠反映其思想學術的篇目和全部函電，其他公務類文獻均不收錄。」

表面上是體例問題，背後則隱含著價值評判：對於曆史人物，到底更看重他的政治地位，還是其思想及文章。具體到蔡元培這個人，淡化行政官員的味道，凸顯其讀書人身份，以及啓蒙者本色，我以為是恰當的。

在減少官員的例行批文及公函的同時，新編《蔡元培全集》卷五用了三冊的篇幅，構建「演說家蔡元培」的形象，這點讓人很開心。二百余篇演說及講話，還有百余篇答記者問，此乃蔡先生不同于傳統文人的另一種著述。這既是近代中國啓蒙思潮的表征，也與蔡元培的教育家身份特別吻合。

十五年前，我發表長文《何為「大學」——閱讀《蔡子民先生言行錄》》（《學術月刊》二〇一〇年第四期），第四節「「作爲演說家的蔡元培」，以及第五節「「演說，是如何成爲「文章」的」，從政治史、教育史、文學史三者的夾縫中，

討論蔡元培的貢獻。其中談及目前見到他最早的演說稿，是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九日《在杭州方言學社開學日演說詞》。也就是在這一年九月，蔡元培被聘爲南洋公學經濟特科班總教習，開始著意培養學生的演說能力。多年後，當年老學生黃炎培撰文哀悼蔡先生：「師又言：今後學人，領導社會，開發群衆，須長于言語。因設小組會習演說、辯論，而師自導之，並示以日文演說學數種令參閱。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曉，令習國語。」（《吾師蔡子民先生哀悼辭》，參見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九年版，91—92頁）

作爲政界要人、學界領袖，蔡元培有義務在各種重要場合發表演說。屬於公務性質的，不無應景成分。可蔡元培還有很重多事業性很強的演說，一看就不是出自秘書之手。尤其北大校長十年，蔡先生主要採用「演說」，「作文」退居其次，專業著述更是免談了。北京大學新潮社一九二〇年編印的《蔡子民先生言行錄》，主體部分爲演說，就是這個緣故。可關於「大學」的論述與演說，是事業，是公務，同時也可能是文章。蔡元培的若干演說，便會作爲語文教材，進入中學生的閱讀視野。

朱自清撰《蔡子民先生言行錄》指導大槪》，特別表彰蔡元培的文言「樸實簡明，恰合現在的應用」（《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244、260、262頁）。

與今天大部分官員的「職務講話」不同，蔡元培的演說之所以能入全集，因其基本屬於自撰，即便偶有秘書幫助，也都符合其身份與學養。更重要的是，這些演說比專業著述更貼近現實，更有前瞻性，更能體現蔡先生作爲啓蒙者、思想家、教育家三合一的特色。時過境遷，別的書，除專家外極少有人閱讀，唯獨以演說爲主體、略顯蕪雜但生氣淋漓的《蔡子民先生言行錄》（新潮社一九二〇年版）魅力依舊——因其最能體現衆人稱頌的「古今中外派」之學識淵博與性情溫潤，還有就是這以演說爲根基的「近文的語」或「近語的文」。

二、著重譯作與教科書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蔡元培的著作中，在學術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大概只有《中國倫理學史》和《石頭記索隱》。不少編寫的通俗讀物，當年會發揮很好的作用，但也僅此而已。蔡元培真正用心用力

的，一是翻譯著作，最有名的當屬德國泡爾生著《倫理學原理》（一九〇九），以及同樣收入新編《蔡元培全集》卷十二的其他七種譯著，即《哲學總論》《哲學要領》《教授法原理》《妖怪學講義錄（總論）》《德意志大學之特色》《撒克遜小學（國民學校）制度》《柏格森文學導言（節譯）》。此外教育方面的如《學堂教科論》（一九〇一）、《中學修身教科書》（一九一二）等，也值得表彰。至于新編《蔡元培全集》卷六收錄「蔡元培講義稿」共九種，包括《國文科講義屬草》《倫理學講義》《倫理概要》《心理學》《比較民族學》《西洋教育史講義》《華工學校講義》《美學講稿》《美學通論》，其中前五種乃家藏講義手稿，尤為難得。這些講義稿，讓我們對蔡先生的教育觀念及實踐，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我這裏想探討的是，蔡元培的著述，為何偏重譯作與教科書。首先是開啓民智的時代風氣，其次是私營出版的主要業務，再次是遊學歐洲的經濟支持。這裏的關鍵，在于，蔡元培之所以敢于辭官出遊，除了堅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還有就是商務印書館的鼎力支持。

民國初年，蔡元培旅歐期間，堂堂民

國首任教育總長，曾因經費不足，短暫當起講授國學的家庭教師。當然，這期間最主要的經濟來源，除了部分官費，還有就是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或撰寫書稿。此前讀高平叔撰《蔡元培與張元濟》，其中勾稽商務印書館如何為蔡元培提供留學經費，以及蔡元培怎樣在歐洲為該館著文或編譯，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回翻閱新編《蔡元培全集》卷十的「蔡元培書信集」，其中三封據蔡元培手劄錄入的信件，讓我感慨遙深。

此三信都是寫給多年老友、其時任職商務印書館的蔣維喬的。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元培復蔣維喬函，稱：「兩月以來，所預定半日學法語、半日編書之計畫，竟未實行。對於商務印書館之契約，至為歉仄。然弟意，對於編書之約，無論部費有無，必須實踐。今已于廿四日遷居一法人家，兒輩進學校事，亦已安排妥當，當可實行半日編書之計畫。至編輯次第，擬先編《文字源流》《文法要略》《中國文學史》三種，然後及心理、論理等科。」（《蔡元培全集》卷十「蔡元培書信集」，211—212頁）

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蔡元培又致蔣維喬函：「頃得舍親繩之內兄函，言從

高君耀堂處得一消息，謂先生慮弟奇窘，擬約同人共同設法相助，關愛之切，感何可言。繩意先生當因弟之公費既停，而商務館中又未便支脩，揣有窘象，特為預籌，非攀愛何以及此。惟弟到法後，接有去年部費，節省用之，目前實尚可支持。去歲西來，已重累故人。一之為甚，決不可再。」（《蔡元培全集》卷十「蔡元培書信集」，225頁）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蔡元培再復蔣維喬函：「《文字源流》，當著手編成。然館中早有印本，此事似不甚急需。弟本欲編《美學叢述》及《歐洲美術小史》二種。《美學叢述》之第一編為，康德美學述，，《美術小史》之第一編為，賴斐爾，，均早已發端，而久未脫稿。今欲編成之，以先售于商務，以後始續編《文字源流》也。」（《蔡元培全集》卷十「蔡元培書信集」，255—256頁）

上面已提及，旅歐期間，為商務印書館編譯圖書，是蔡元培主要生活來源。故這段時間與友人通信，多有談及自家著述計劃及工作進展的，此三信略見一斑。這些編譯計劃，有的完成，有的則落空，這牽涉個人的時間與精力，也與出版社的興趣有關。蔡元培偶有抱怨商務印書館「純

粹營業主義，不肯稍提贏余以應用于開辟風氣，且為數年以後之銷路計，亦可謂短視者矣」，那是因為「政治、經濟、曆史等書，銷路甚滯」，他推薦的書稿被拒，張元濟「毫不通融」（參見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蔡元培致吳稚暉函，《蔡元培全集》卷十「蔡元培書信集」，223頁）。作為商務的當家人，張元濟必須努力平衡文化與商業的利益。可以不遺余力地支持蔡元培的工作，但是否接收其他人的著作或刊物，不能不更多考慮圖書銷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出版社首先必須盈利，否則連自家能否生存都成問題。

仔細推敲蔡元培的諸多信件，其實也在根據出版社的趣味調整自己的撰述計劃。畢竟，學術性很強的著作，需要相對安穩的生活環境，且不是一時三刻就能完成的。將主要精力放在翻譯自己感興趣的書稿，以及編輯各類教科書，既有個人能力及時間方面的考量，也是顧及出版社的利益與需求。

經濟獨立是人格獨立的前提，幾次歐遊，商務的支持都至關重要。蔡元培在野或遊歐時的選擇翻譯與編寫教科書，以及出任北大校長及中央研究院院長，有機會主持學術時，更多選擇與商務印書館合作，

既基于商務的實力，也不無投桃報李的意味。此乃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三、研究高深學問與謀求學術獨立

談論蔡元培與商務印書館的關係，當然張元濟是最重要的。可除了張元濟，還有上面提及的蔣維喬，以及著名出版家王雲五。以一九二一年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為起點，商務工作二十五年，王雲五以其卓越的組織與經營能力，先後推出影響巨大的「萬有文庫」「中國文化史叢書」「大學叢書」等，惠及普通民眾與高等教育。其中「大學叢書」與蔡元培關係密切，值得略為探究。

「大學叢書」乃蔡元培高度認可的「國化教科書」的一大創舉，由王雲五認真規劃，恭請蔡元培領銜，組成五十五人的審查委員會，商務印書館具體實施。該叢書一九三三年四月開始正式出版，涵蓋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學各領域，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戰爆發，已刊行兩百三十四種。此後，商務印書館輾轉香港、長沙、重慶、上海等地，「大學叢書」仍在繼續運行。可以這麼說，這是新中國成立前，中國教育界與出版界通力合作推出的最高水平的學術叢書，代表了中國人謀求學術

獨立的勃勃雄心。

談論這個令人振奮的話題，必須追溯蔡元培發表在《申報》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上的《國化教科書問題》。該文列舉使用外國教科書的三大弊端：「靡費時間與腦力」「與國情不適合」「足為普及教育的障礙」。緊接著，蔡元培稱：「國化教科書的責任，當然不是少數人或少數文化機關能夠擔負的。凡努力文化事業的，如教育家、著作家和出版家均應分擔一些責任。」（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42—43頁）此文副題「在大東書局新廈落成開幕禮演說詞」，可惜大東書局實力有限，無力承擔此重任。一九一六年創辦于上海的大東書局，歷經多年努力，在出版中小學教科書方面有一定實力，也刊行過不少具有學術及文獻價值的圖書，但無法與龍頭老大商務印書館相提並論。因此，「國化教科書」的重任，曆史地落在商務印書館頭上。

有商務印書館強大的組織及運營實力，再加上蔡元培在學術界與教育界的崇高威望，這件至今看來仍讓人驚歎的創舉才可能成功。讀新編《蔡元培全集》卷十的「蔡元培書信集」中收錄蔡元培致王雲五

的十八封信，都是推薦人才與書稿，沒有正面討論「大學叢書」的編輯事宜。可以這麼理解，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蔡元培確實只是領銜而已。

但若將視野往前推移，為現代中國大學編寫合適的教材，或者說謀求高深學問與出版事業的結合，這件事蔡元培一直在做。不妨就從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張元濟應邀訪問北京大學說起。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以及這回新編《蔡元培全集》，蔡元培一九一八年七月日記恰好有殘缺，僅存十日、十一日及三十一日三天，實在讓人扼腕。好在張元濟日記對此事有詳細的記載：下午二點三刻，張元濟前往北京大學拜謁校長蔡元培，先談圖書館及教科書等，次為編譯會茶話，參加者除蔡元培外，文科教授還有陳獨秀、胡適之、章行嚴等，北大方面「因出示已成稿三種，一為人類學，一為心理學大綱，一為歐洲文學史」；「鶴又言，大學須辦月刊，將來擬歸本館印刷」（《張元濟日記》，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版，418、419頁）。前者即日後商務印書館推出的「北京大學叢書」，除

上述陳映漢著《人類學》、陳大齊著《心理學大綱》、周作人著《歐洲文學史》外，還有胡適著《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梁漱溟著《印度哲學概論》等，確實代表當年中國學界的最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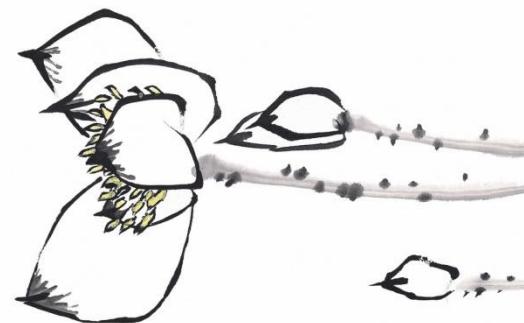
至于擬議中的《北京大學月刊》，也很快得到落實。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堂而皇之登載了瑣瑣碎碎的《簽訂〈北京大學月刊〉出版合同》，總共十九條細則，而立合同的著作人是北京大學代表人蔡元培，發行人是商務印書館代表人張元濟。蔡元培撰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的《〈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稱，此前一年創辦《北京大學日刊》，「全校同人始有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機關」；至于刊載長篇學說，體現北大之學術水平，則有賴《北京大學月刊》之創辦：「有《月刊》以網羅各方面之學說，庶學者讀之，而于專精之余，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庶有以祛其偏狹之意見，而且對於同校之教員及學生，皆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而不至于隔閡矣。」（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210—212頁）

從最初考慮如何囊括北大同人之著述，體現最高學府的研究水平，到集合全國學

界力量，共同創造高水平的「國化教科書」，這與蔡元培地位變化及視野擴張有關，也與整個中國學界的進步密不可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學術，早已不是北京大學一家獨大。這個時候，確實是「凡努力文化事業的，如教育家、著作家和出版家均應分擔一些責任」。但就內在思路而言，強調教育界不該滿足于閉門耕耘，應與出版界攜手，共同推動中國學術進步，卻是一以貫之。在我看來，這既基於蔡元培先生學術領袖高瞻遠矚的理性判斷，也與他跟商務印書館長期合作互利互惠的人生經驗有關。

轉載自《讀書》



她在離開前，把即將失傳的吟誦留了下來

◎ 讀書雜志

2024年11月24日，天津，小雨。

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教育家、詩人葉嘉瑩逝世，享年100歲。

一轉眼，這位「詩詞的女兒」，已經離開了我們8個月了。而她的故事與詩詞魂，卻在長久地影響世人。

詩人席慕蓉說，「她就是詩魂」；疵弦稱葉嘉瑩是「穿裙子的士」；作家白先勇稱「葉先生是引導我進入中國詩詞殿堂的人」，他回憶在台大讀書的時候常常從外文系逃課去聽她的課。

教書數十載，桃李滿天下，葉嘉瑩在人生的晚年賣掉京津兩處房產，又將自己的稿費、版稅收入悉數捐出，累計捐贈358萬元，在南開大學設立「迦陵基金」，都讓她為傳統文化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在榮耀加身時，她卻說：

「我教了一輩子書，除了作為一名教師，一無所長。」

「我想在我離開世界以前，把即將失傳的吟誦留給世界，留給那些真正的詩歌愛好者。」

今天，我們想和你一起再回頭看一看，這位「中國最後一位穿裙子的士」，和她的詩詞人生。

○不會忘卻的初心

很多人都知道，葉嘉瑩有著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專家的身份，受聘于台灣大學，哈佛大學等多所大學任教；她是加拿大皇家學會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院士，也是2015—2016年度「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終身成就獎的獲得者。

但浮和沈，名與利，都不是她追求的

東西。這些頭銜，也不足以概括她跌宕的人生。

1924年，葉嘉瑩出生在北京的一個書香世家，是葉赫那拉氏的後裔。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面對北平的淪陷，葉嘉瑩寫下了悲痛的詩句：「盡夜狂風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聽」。

日本占領時期，母親因手術意外去世；大學畢業後不久，解放戰爭爆發；南下台灣後，丈夫因白色恐怖遭到政治迫害。上世紀中期，葉嘉瑩輾轉執教于台灣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

1969年她遷居加拿大溫哥華，受聘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

1978年，聽聞中國恢復高考，已在加拿大教書多年的葉嘉瑩向中國政府申請回國。一年後，她收到了中國教育部批准回

國教書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學，不久，又應李零野先生之邀去了南開。

1979 年起，她每年利用假期回國講學。2013 年，因年邁不能再越洋奔波，決定正式回國，定居南開。

她一生致力於古典詩詞的教學，獲得了使古典詩詞于當代「再生」的贊譽。在她 90 歲生日時，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向她發來賀信，在信中稱贊她心靈純淨、志向高尚，詩作給人以力量，「多難、真實和審美的一生將教育後人。」

02 慰藉一生的詩行

葉嘉瑩說：「其實我一生經過了很多苦難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來，我卻一直保持著樂觀、平靜的態度，這與我熱愛古典詩詞的確有很大的關係。」

「現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為被一時短淺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再不能認識詩歌對人的心靈和品質的提升功用，這是一件極可遺憾的事情。如何將這遺憾的事加以彌補，這原是我這些年來的一大願望。」

定居台灣時，丈夫因思想問題入獄。葉嘉瑩抱著幼小的女兒寄居在友人家的客廳裏，寫下「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

為了老父和兩個讀書的女兒，她辛苦教書維持整個家庭，極盡忍耐。

王安石的《擬寒山拾得》把她從悲苦中提振了起來。「衆生造衆業，各有一機抽」一句，如當頭棒喝。她跟自己說，要吧精神感情完全殺死，殺死了，就不再為它煩惱。

1969 年葉嘉瑩攜全家遷居加拿大溫哥華。1976 年 3 月 24 日，長女言言與婿永廷以車禍同時罹難，又一次給了她沉重的打擊。料理完女兒女婿的後事，她閉門不出，日日哭泣，寫了 10 首哭女詩。

「平生幾度有顏開，風雨逼人一世來」，「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勞瘁竟何為」，她歎命運不公，反思勞瘁一生的意義。

經此一難，葉嘉瑩突然覺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個終極的追求和理想。」1978 年，她開始向中國政府申請回國教書。

03 以此生，許詩學

葉嘉瑩為她一生獲得的學者、教師和詩人等衆多名號排了個序，說大半生的時間都用于教學了，所以首先是教師，其他

的都排在這後面。

「我天生就是一個教書的。」葉嘉瑩說。從 1945 年大學畢業至今，她在講台後站了整整 70 年。

初回南開，葉嘉瑩白天講詩，晚上講詞，堂下座無虛席。她寫下了「白晝談詩夜講詞，諸生與我共成癡」的句子。

詩詞幾乎是葉嘉瑩生活的全部。尤其當她孑然一身邁入老年，給年輕人講課成了她最願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請，她都欣然前往。30 多年來，她曾經應邀到國內幾十所大學講學，舉行古典詩詞演講有數百場之多。

當被問及，為何在此高齡，還要堅持推廣普及古詩的吟誦時，她這樣說：「因為我覺得我對不起年輕人。以前我上課大多是在講批評啊講欣賞啊，但是我沒有教吟誦。近代之後，吟誦被認為是腐朽落寞的文化，逐漸不被提倡。離開台灣後，我覺得吟誦要是斷絕了真的可惜。不留下正統的吟誦，我覺得對不起下一代的學生。」

04 以樂語，教國子

葉嘉瑩認為，吟誦是傳承中國古典詩

詞的重要形式。古人講究「吟而成文」，中國古詩詞由吟誦而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出自《周禮》，樂語是古代貴族子弟美育的重要部分。從周朝開始，我們的學習就是伴隨著吟誦開始的。「吟誦是學習古典詩詞的重要法門，它所帶來的興發感動的體會，是深入理解古詩詞的基礎。」

在國外生活了許多年的葉嘉瑩強調：只有中國有吟誦，其他國家的文學沒有。英文詩有朗誦、朗讀，也有輕重的讀音，但是沒有我們這樣拿著調子的吟誦。所以他們把吟誦翻譯成 *chanting*，這樣翻譯並不準確，因為 *chanting* 其實是佛教做法事時的念誦，與詩歌的吟誦不同。

當詩詞加上韻律聲調，不僅更好記憶，也離作者的情感世界更近一步了。

比如李白有一首小詞叫《憶秦娥》，我們可以這樣來讀：

《憶秦娥》 | 李白

簫聲咽(yè)，秦娥夢斷秦樓月。
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yie 四聲)。
樂遊原上清秋節(yie 四聲)，驪陽古道

音塵絕(yie 四聲)。

音塵絕(yie 四聲)，西風殘照，漢家陵
廟(yie 四聲)。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有一個秦地的女子，她在一個小樓上，晚上夢醒了就懷念這個人。「咽」就是嗚咽的聲音，吹簫的聲音。「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每一年楊柳綠的時候，我就想到在灞陵送走的那個所愛的人，我們在灞橋上送別。

樂遊原是唐朝長安城南的一個高原，很多人說登上樂遊原可以看見整個長安城。「樂遊原上清秋節(yie 四聲)」，樂遊原上那個淒清的秋天的節氣又到了，「驪陽古道音塵絕(yie 四聲)」，可是我送走的那個人，從驪陽古道上走的那個人，消息斷絕了。

現在只剩下什麼呢？「西風殘照，漢家陵廟」，只剩下秋風之中，落日的斜陽照在長安城的城樓上。

這是唐代的一首絕妙好詞，但是這首詞押的是入聲韻，一定要讀出入聲來，才能傳達它的悲哀，才能夠傳達詞調的美感。

「一首完整的詩，它有字形、字音、字意三方面的美，你不能把它（任）一種

美感的特質去除。」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專家葉嘉瑩如是說道。

在 100 歲高齡的時候，葉嘉瑩女士為了讓詩詞走入更多孩子和年輕人的生命，仍然堅持辛勤工作。她最大的心願，一是把自己對於詩歌中之生命的體會，告訴下一代的年輕人；二是接續中國吟誦的傳統，把真正的吟誦傳給後世。

「我想在我離開世界以前，把即將失傳的吟誦留給世界，留給那些真正的詩歌愛好者。」

這場與時間賽跑的成果，凝聚在《葉嘉瑩給國人的詩詞課》中。

不同于簡單的讀詩，葉嘉瑩系統地講解詩詞吟誦之法，精選 249 首唐宋古詩和 86 閣宋詞元曲，從聲韻之美的欣賞，到詩詞內涵的品讀，完成我們對詩歌靈魂真味的興發感悟。

詩以言志，歌以詠懷，文以載道。品讀吟誦中，是為詩詞之魂。

轉載自《讀書》

天地悠悠

——重讀《四海為家》

◎ 李 零

張光直先生是一〇〇一年去世，《四海為家》是第二年出版。轉眼間，張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四年，再版是最好的紀念。

本書由李力、陳星燦負責組稿，請張先生的生前友好撰寫，我是撰稿人之一。孫曉林是三聯責編，她請我給這本紀念集起個名字，寫個前言，我欣然從命。

這本書起個什麼名字好，我想了又想。我想，張先生的學問，有他的書在，有世人的評價在，用不著多說，最重要的是「讀其書而想見其人」，如他的人生閱歷是什麼，他的身份認同是什麼，他的內心世界是什麼，我們該如何理解他對「人之為人」的思考。如是，才能再現一位活生生的張先生。

我知道，他這一輩子，從北京到台灣，從台灣到美國，一直有個夢，他想回家，回中國做考古，但「處處無家處處家」，所以我用了「四海為家」做書名，編者前言就是圍繞這個書名寫的。

本書由李力、陳星燦負責組稿，請張先生的生前友好撰寫，我是撰稿人之一。孫曉林是三聯責編，她請我給這本紀念集起個名字，寫個前言，我欣然從命。

這本書起個什麼名字好，我想了又想。我想，張先生的學問，有他的書在，有世人的評價在，用不著多說，最重要的是「讀其書而想見其人」，如他的人生閱歷是什麼，他的身份認同是什麼，他的內心世界是什麼，我們該如何理解他對「人之為人」的思考。如是，才能再現一位活

生生的張先生。

我知道，他這一輩子，從北京到台灣，從台灣到美國，一直有個夢，他想回家，回中國做考古，但「處處無家處處家」，所以我用了「四海為家」做書名，編者前言就是圍繞這個書名寫的。

李學勤以下八人，我，水城、星燦、劉莉、曹兵武是晚輩，其他三位，朱啓新是《文物》雜志副主編，張光正是張光直先生的大哥，李光漠是李濟先生的獨子，他們是老前輩，均已作古。李光漠回憶，李濟會跟費慰梅說，他一生最得意的學生有兩個，一個是夏鼐，一個是張光直。中美建交後，張光直異常興奮，他想回大陸，做個普通的考古工作者，可惜未能如願。我的回憶提到，一九九六年北大考古系在

長征食堂爲張先生接風，當時他說：「八十年代來北京，我求夏先生把我調到考古所，他不吭聲，我又想來考古系，也沒人答應。」水城也提到這事。他說，張先生求職北大未果，宿白安排他來北大講課，乃有《考古學專題六講》。《六講》對年輕一代影響非常大。

台灣地區的學者（四人），臧振華是考古學家，王明珂是人類學家。他們都是從台灣去哈佛跟張先生學習，又回台灣，在台灣考古學和人類學領域卓有成就。李永迪是張先生在哈佛的學生。洪曉純是張先生在台大的學生。

李永迪的《與張光直先生談夏文化考古》涉及張先生的諸多思考，如他對《古史辨》和史語所傳統的反思，如他對歐美同行的評價，兼及中國考古的史學取向、三代平行論、三代無學科說，等等。

紀念集的最後一組作者（十二人），吉德炜是美國西海岸名氣最大的漢學家，以研究商代歷史和殷墟甲骨著稱，與美國東海岸的張光直齊名。余英時、許倬雲是張光直的同齡人（兩人同歲，只比張光直大一歲），同在台灣求學，同在美國留學，

同樣研究中國，同樣留在美國，同樣被台灣人引爲榮耀。他們是老朋友。卞趙如蘭是趙元任的女兒，音樂學家和語言學家，年紀比張光直大十一歲。杜維明是東亞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年齡比張光直小九歲，是張光直在哈佛的朋友。費石是治中美洲考古的專家，時任哈佛人類學系主任。巫鴻、羅泰、慕容捷是張光直在哈佛培養的三大弟子。其他作者，還有陸惠風、李潤權、黃偉嘉。

羅泰的悼文最全面，最有感情。他在其回憶中說：

張光直于二〇〇一年一月三日離開了人世，距他的七十壽辰僅差四個多月，作爲一個典型的帕金森綜合征患者，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他最後的幾年裏，他不得不忍受著來自幾十年來他最忠心效力過的兩個學術機構哈佛大學和台灣「中央研究院」高級人物的失禮待遇和直接損害他的形象的不當做法（這些人終將會直面歷史和自己的良知）。雖然他完全意識到所有這些伎倆，但已經不能自衛。

書後有三篇附錄。附錄一是臧振華爲

張先生寫的《生平事略》；附錄二是張先生的三篇文學作品，總名爲《小人物的速寫》；附錄三是慕容捷主編，羅泰、冷健、李永迪、來國龍、楊念群等人協編，爲張先生整理的《作品目錄》。

《生平事略》側重學術貢獻，只講考古，不講其他，可惜太簡短。張先生是學者，但張先生不僅是學者。讀者要想理解張先生的一生，最好還是從他的文學作品入手。有心者循此線索，可以給他個傳。

《小人物的速寫》用筆名「吳襄」發表于美國波士頓發行的華文雜志《秋水》十一、十二期（一九八二年秋季和一九八三年春季），包括《楊老師》《孫在芳》《王恢和李繼禹》。這是他重返北京後的感想。「吳襄」諺音「無鄉」，意思是無家可歸。《番薯人的故事》是張先生的回憶錄，何標編張光直《文學作品集粹》是張先生的文學作品。它們都把這三篇收錄其中。

張光直不愧是張我軍的兒子，從小喜歡文學，他曾幻想當個文學家。《番薯人的故事》是一九九八年他離開台灣前抱病寫作，寫給台灣人。他說，「我知道我是

哪裏人。在三四十年代，只聽見人說番薯人，與其相對的就是日本人、四腳（SiKa）。將其包圍的就是唐山人或阿山。我和父親都是唐山人或番薯人，這都是特殊的唐山人。他提到一批北京的「番薯人」，如他的親戚，寫過《城南舊事》的林海音一家，還有一位蘇子衡老先生，我們曾是鄰居。這兩本書對了解張先生的「中國學德寶」非常重要。

我寫過一篇文章，《歷史就在你的腳下——講給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收錄在我的雜文集《鳥兒歌唱》，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介紹張先生的文學作品。我想從中摘幾段話：

張光直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隨父母去台灣，當時才十五歲。他到台灣不久，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著名的「一二一八事件」，讓他碰上了。台灣人反對國民黨，殃及外省人。他在《番薯人的故事》中回憶過那一天，遠處傳來槍聲，他的外省籍同學在街上被暴打，血流如注……接著，有一天，「有一個國文老師，在我以後的生命中扮演了沒想到的角色」，這就是他的啟蒙老師，一生從事革命的白

族詩人羅剛（羅鐵鷹）羅老師（一九一七至一九八五）。

一九四八年，在羅老師鼓勵下，他寫過七篇小文章，登在台灣的《新生報》上，如《文學是為多數不幸者存在》，一看題目，就是左傾。他把羅老師的講授，把他對勞動者的同情寫進《伐檀》。他不滿學校中的「疏木」和「暮氣沈沈」，反對「孤立台灣，割斷與大陸的一般性和聯絡」。他懷念北平，懷念那「粗線條的北國」（「我感謝它——我的故鄉，它孕育了我北國的特性」），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重新踏上那黃色的土地」。他盼望那遠方的來信，每次讀信，都雙手顫抖，熱淚滾滾。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解放軍進北平。當時，台灣的民主運動與大陸的民主運動是此呼彼應，國民黨風聲鶴唳。蔣介石第一次嘗到他的對手曾經嘗到的滋味，被人圍剿的滋味。四月六日，國民黨到台大抓左翼學生，把他們一網打盡，是為著名的「四六事件」。被抓學生相信，名單是由他們的校長傅斯年提供。他是中學生，也在被抓之列。獲罪原因恰好是「北國來

信」，他與溫景民的通信。他被國民黨抓起來，蹲了一年大獄。五十年後，他把他埋藏心底的故事總算寫出來。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番薯人的故事》。此書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他不僅記載了同獄的二十一個「匪嫌」，還見到過金門海戰（台灣叫「古甯頭大捷」）的共軍俘虜。他提到的「劉團長」（劉天祥），大陸一直不知下落。這個「死亦為鬼雄」的铮铮鐵漢，就是靠了他的筆，才留下最後的身影。獄中的「好人」讓他刻骨銘心。

出獄後，一九五〇年，他考入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他說他之所以考這個系，目的就是要研究「人之為人」。一九五五年，帶著人生困惑，他去了美國。李濟盼他學成回台灣，他卻選擇留美國。羅泰說，這一選擇不知是不是與他的牢獄之災有關。李光漠則推測，也許是為了日後與大陸合作。

《小人物的速寫》雖然比《番薯人》寫得早，卻不妨視為《番薯人》的續篇。張光直在北京長大，受他大哥影響大。一九四五年，張光正參加革命，留在大陸。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張光直三赴北京，

多方打聽大哥的下落。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他們終於團聚。當時他最想見的人是一批「一九四八的革命者」，然而讓他想不到的是，這些投身革命的老師、同學，下場往往很慘，而更加讓他想不到的是，他們無怨無悔，《小人物的運寫》就是寫這批人。

他佩服「楊老師」（原型是羅剛），佩服「孫在芳」（原型是管彤芳），同情「王恢」和「李繼禹」，在這些人面前，他感到羞愧。他借「何不凡」之口說出的話，耐人尋味。

多少年過去，張先生的兩位老朋友對他另有說辭，與集中所收他們親筆寫下的文章形成強烈對比。

許倬雲教授說，張我軍曾仕偽職，被國民政府寬恕，張光直入獄，沒受什麼苦，不該冤枉國民黨（遭張光正先生反駁）。

余英時教授說，一九七五年張勸他率團訪華，目的是促他轉變反共立場；張推動考古組擴編，從史語所獨立，是為了與大陸合作，故意繞開他；張欲延攬一位大陸支持的台灣學人入文哲所，也是防著他；張一心向大陸，被夏鼐拒絕，讓他想起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他說張光直是「沙發考古學家」，除把大陸的考古材料綜合一下，沒什麼貢獻，商丘考古很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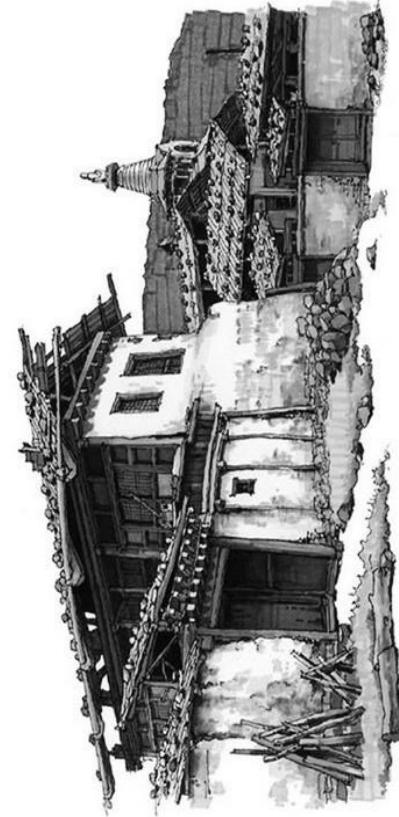
看來，政治立場還是個繞不過的坎兒，他們放不下。

本集中的很多回憶都提到張光直生命的最後一段。一九八九年，他突然遭遇帕金森綜合征。他很堅強，每天都活得很有尊嚴。一九九六年，他是在病中被哈佛勸退。我們是在這一年，在北京，在長征食堂，最後見到他。我們喝了酒。想不到，他是在他離家最近，離夢想只有一步之遙的地方，竟致不治，撒手人寰。

我有一本雜文集，題目是《回家》。我在自序中說：「天地悠悠，回家的路很長，每一次在夢中。」

我想把這話送給我敬愛的張光直先生，托夢于他，願他回到他那魂牽夢繞的地方。

轉載自《讀書》



宋佳 花豹的品格（上）

◎ 王雙興

系統升級

今年2月，宋佳回到故鄉東北，拍了一部名為《余燼》的電影，她在裏面扮演一個殡儀館的火化師。這是宋佳從未演過的角色。為了更靠近這個「身患重病、極致痛苦、整個世界沒有光」的女性，20多天的時間裏，宋佳常常跟隨角色整宿整宿地不睡覺，一天只吃一頓飯。

「你知道人困極了是什麼樣嗎？」宋佳說，真困的人是可以一直不眨眼的。整個拍攝期間，因為過于狼狽，她撤掉了目之所及的所有鏡子。

戲是在一個真實的殡儀館拍的。有一場戲拍完，宋佳從殡儀館出來，外面人聲熙攘。有哭的，有抽煙的，有說笑的，還有人打著手機哭，哭完說走走走，趕緊吃飯去。

宋佳突然覺得，生死也許不見得是什麼大事。而沈重的角色「可以輕的時候，可能會讓她輕一點」。

這是常常演「背著幾條人命角色」的宋佳，這兩年所感受到的，輕盈的力量。以前的她，不善于演輕盈的角色，命運的沈重感是她的舒適區，直到遇上了《好東西》裏的王鐵梅。

《好東西》拍攝的時候，她有著強烈的不確定感。這像戲嗎？這是戲嗎？日常和戲劇的邊界在哪裏？輕到底應該怎麼演？演和不演的分寸感該如何把握？

宋佳每天都很焦慮。她經常在收工之後，大半夜給邵藝輝發微信，內容是固定的：我這麼演行嗎？邵藝輝回復：鐵梅沒問題，鐵梅特別好。但她越是這麼說，宋佳越含糊。

電影裏有場戲，是一群人在鐵梅家吃飯，整整拍了三天。

那場戲的第一天，站在現場，宋佳整個人都慌了，一會兒和章宇說，這可咋整；一會兒和趙又廷說，我覺得完了；一會兒又去和邵藝輝說，演得不對吧。她的台詞不多，但需要給反應，可是，該給什麼反應呢？什麼時候給？給多少？其間，小葉需要把小馬的衣服撩給她看，宋佳想的是：媽呀，好像沒在電影裏見過這種。

那天晚上，演員們在一起喝酒，邊喝邊聊，聊著聊著開始複盤當天拍的戲，章宇隨口提到，「花兒你有沒有覺得，今天楚驥把我衣服扒掉之後，你的反應稍微有點過」一當時，鐵梅下意識地伸手拿紙，去擦了擦小馬的胸——「幽默肯定是最幽默，但跳出來從人物角度來看，感覺姐妹兒沒

見過世面似的，其實這算個什麼？」宋佳沒說話，想了半天。

第二天早上，大家出發去劇組，剛見面，宋佳就朝章宇喊：「我的字啊，昨天你跟我說完，我一宿沒睡著。」

接著她跟大家說：「你們別怪我，今天麻煩你們再配合我來一回，晚上請客吃飯。」又跑去和導演、攝影指導討論了一圈，最終決定重拍一遍。

一直到拍攝結束，宋佳都沒有脫離那種沒譜的焦慮狀態。直到坐在電影院，她邊看邊贊歎，「鐵梅演得真好」。她理解了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鐵梅。

在這之前，她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物，沒有見過這樣的表達，「原來這個時代年輕的創作者是這樣創作的」。透過這個電影的縫隙，有很多新東西「灌」進來了。宋佳自嘲說，她腦仁不大，但她開始思考，這到底是為什麼？

她意識到自己和時代一起進入了一個新舊交替的階段。「我不想活在習慣裏，我不想讓這個東西束縛我，要擁抱一些新的東西，過濾和重啟一下。」宋佳突然有了強烈的「我要刷機」的感受，要像一個手機一樣，不停地刷新自己的系統，「永

遠成為最新版本的那一個」。

宋佳願意和新導演合作，今年拍的《余燼》是90後導演孫徵謙的第二部長片作品，她看重他們「足夠有表達的欲望，就是敢說，帶著毛邊兒」。她喜歡邵藝輝，說她是「滿身長了嘴的人」，於是合作了《好東西》；年輕導演的首部作品她也拍，甚至遇到過「導演第一次拍戲，跟我說他第一次見到劇組什麼樣」。她希望被他們點燃一些新的火花，「可能意味著冒險，可能也會失敗，但我覺得不重要」。

這種想要新的感受讓她身體都做出了改變。從來不運動的宋佳今年開始練普拉提了，「並不是說一定要練成什麼樣子，就覺得好像需要一些新的東西」。

時代語境下，細微的變化正在發生，在無形中，也助力著宋佳的「系統升級」。在那場白玉蘭頒獎禮上，除了宋佳關於女性創作者的發言在互聯網上四處傳播，還有很多細節被大家關注和談論，比如闫妮遞過來的棉花，鍾楚曦給宋佳拍照時的眼淚。無論影視作品還是公共表達，對於女性關係的呈現，不再只有「宮鬥」「婆媳矛盾」，也不再只是「扯頭花」「豔壓」，女性作為一個共同體，正在形成新的敘事：

互相看見，互相認可，互相托舉。

「女孩跟女孩之間不是只有碎碎叨叨、家長裏短、嚼舌根子之類的那種刻板印象，女孩之間也可以互相成就、彼此扶持、惺惺相惜，大家一起去幹點大事兒，對吧？」宋佳說。

快樂小狗

夏日午後，《人物》的拍攝現場，一群工作人員圍在一面白牆前，牆上光影交錯，牆前的宋佳穿著一身咖啡色西服，手拿帽子筆挺地站着。

突然，蹲著的攝影師不小心被絆了一下，摔坐在地上。緊接著，一串「哈哈」聲穿過人群冒了出來，宋佳像個幼兒園小孩指著另一個小孩說：「他怎麼飛出去啦！」

獨特的、突兀的、震山響的宋佳的笑聲。很多採訪過她的記者，會把她的笑聲寫到稿子裏，宋佳自己也開玩笑說，錄完節目不敢聽，因為「笑得響徹雲霄」。有一次她去跟楊天真錄播客，上線後看見粉絲在下面評論，說「本來想入睡時聽的，結果被你們給樂醒了」。給我們複述完這件事，宋佳又迸發出一串大笑。她盤腿

坐著，聊到興奮處，伸手拍自己大腿。拍完還不過癮，探過身來恨不得拍在坐着的膝蓋上。

宋佳常常給人一種強烈的、兩個系統並行的感受，其間像是有個開闊，切換自如。一進劇組，她會變得細膩，敏感，愛琢磨，甚至會整宿失眠，對角色有一種老派的莊重。但生活中的她完全是另一個樣子，簡單，快樂，倒頭就睡，永遠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所以影迷說她，戲裏都是苦命人，生活中是快樂小狗。

編劇袁子彈和宋佳因《山花爛漫時》結識，整個項目合作完，就和這位「活人感非常強」的女主角成了好朋友。「成年人的交往會有很多顧慮，又怕麻煩別人，又怕人家不是真的喜歡我，很難放下心防」，但宋佳單刀直入就殺了進來。

有時喝著喝著就自己嗨起來了，拉著別人一通情感輸出；興致上來還會高歌一曲，「你也不會覺得她在表演亢奮，而是真的有一種天真」。她拍了張好看的照片會忍不住四處發；她從不吝于非常直白地表達贊美，演到暢快的戲就反複念叨寫得真好。

袁子彈在宋佳身上看到了一些魏晉名

士的風範，想做什麼馬上就去做，心之所至，興盡而歸，總之「不太像常見的那種在世俗裏待久了、被規訓的人的樣子」。

楊天真也見過很多宋佳「快樂小狗」的一面。她們因工作相識，也成為生活裏很好的朋友，過去這些年，倆人一起做過最多的事就是坐飛機，飛來飛去，有時是參加活動，有時是工作結束順便去陌生城市旅行。

宋佳是非常理想的「旅行搭子」，不掃興、不操心、不抱怨，到哪兒都興致盎然，遇到突發情況也不生氣。去年參加完時裝周，兩個人一起逛街，逛羊絨衫店，這也好看那也好看；一起逛杯子店，最後每人買了幾十個回去。楊天真由於太能買了，宋佳等得無聊，就去門口喝香檳，等楊逛夠了，宋也快喝醉了。

有一次想去冰島，她倆叫上幾個朋友就出發了，落地之後先到樂器店買了把吉他，然後就漫無目的地開車閑逛，楊天真開車，宋佳彈吉他，所有朋友一起唱歌做遊戲。

就這麼去了各種各樣的地方，遇見了各種各樣的人。楊天真說，有些藝人會介意陌生場合，但宋佳可以毫無芥蒂、毫無

障礙地融入。每次楊天真叫來一大幫自己的朋友，宋佳總能跟大家玩成一片。

這麼多年裏，兩個人只吵過一次架，在紐約，為了吃中餐還是西餐。那天，有楊天真的一群朋友在，她想的是大家一起吃火鍋，熱鬧熱鬧。但宋佳覺得，都在美國了吃啥火鍋，應該請大家吃個米其林餐廳。

兩個人站在大街上吵，指著對方說你怎樣怎樣，吵到倆人都哭了。哭了一會兒又和好，和好之後又擁抱，朋友在一邊都看傻眼了。

楊天真和宋佳相識于2006年，當時楊天真大學剛畢業，跟著王京花做電影宣傳；宋佳的《好奇害死貓》還沒上映，也算是「純新人」，會去客串一些小角色，也有一些代言活動會被「打包」，到現場，一群如日中天的大明星，裏面夾著一個沒人認識的宋佳。

兩個二十多歲的女孩識于微時，一起工作，一起逛街，一起坐經濟艙出差，一起在還不太熟悉的娛樂圈裏摸索自己的路。共事兩年，又過六年後，楊天真的公司成立，趕上宋佳和上一家公司合約到期，成為「壹心」的第一個藝人。

當時，宋佳剛剛憑借《肅紅》拿了金雞獎，影後褪後齊備，「整個行業都在搶她」。楊天真說，那是資本在影視行業最厲害的時候，很多公司答應給宋佳股份，但她都沒去，選擇了全新的、連工作人員都沒有的、無名小卒壹心，因為，「她是一個非常看人的人，特別在意跟誰一起做一件事」。

當然，這話一定不是從宋佳本人嘴裏說出來的，她只會哈哈大笑著說，因為看中你命好啊——

有一次，她倆一起去洛杉磯參加一場時尚活動，主辦方把 after party 做成了遊樂場，裏面專門設置了娃娃機，裝著各種名牌包。當時，所有人都在排隊，但所有人都沒有來到，只有楊天真成功了。于是，之後宋佳總說，她認准她命好，就是從那次開始的。

作為行業裏的知名經紀人，楊天真有句「名言」在圈子裏流傳：經紀人最好不要和藝人做朋友。她說，因為交集是工作需要，而不是情感需要，成為朋友就可能產生依賴，產生依賴就會影響工作。

但是，「宋佳打破了我的執念」。楊天真說，現在提起宋佳和自己，她最先想

到的不是職業關係，而是摯友。

宋佳身上，似乎天然有種能讓所有人愛她的能力。楊天真說，她「真實、簡單，喜怒哀樂都擺臉上，在一起不費勁兒」，所以朋友很多。早些年，有時宋佳去外地出差，朋友們就會買同一個航班，和她一起飛，工作結束之後就一起吃飯、喝酒、唱歌、打麻將。在楊天真印象裏，宋佳好像四處都是朋友，每天都有人張羅著一起玩。

演戲之外，音樂幾乎是宋佳最大的愛好。十幾年前，她和十二月唱片合作出了一張專輯《能不能幸福》，同名曲《能不能幸福》由民謡音樂人萬曉利擔任制作人。

錄音棚是由一面玻璃隔開的兩個空間，制作人和錄音師在外面，歌手在裏面。那天，萬曉利剛準備好開始工作，一擡頭，宋佳已經戴好耳機、站在麥架前了，錄著錄著，還把鞋給脫了，光著腳，在裏邊邊跳邊唱。

平時，在圈子裏、朋友中，萬曉利是出了名的內向、話少，成為歌手幾十年依然會在台上緊張到結巴，歌迷們樂于因此而起哄、戲謔，他就會更加手足無措。而宋佳則完全相反，一進棚就「手舞足蹈，

像小孩兒過年，又放假，又穿新衣服，又能吃好東西，就特別開心」。

那天，性格迥異的兩個人，一動一靜地隔在玻璃兩邊，但迅速識別到了對方骨子裏對音樂的純粹的壹愛，很順暢地把歌錄完了。

很多年後，十二月唱片的創始人盧中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當年宋佳留給他的印象，是個非典型的女明星，出第二張專輯沒有走流行路線，也沒有和港台公司合作，而是選擇和一群民謡、搖滾樂手共同完成。「電影《好奇心害死貓》上映後，宋佳很火，卻願意和一個小衆的獨立廠牌合作，很有勇氣。」盧中強說。

但在宋佳這邊，故事線就顯得簡單多了，她沒考慮風格，也沒考慮得失，最初的契機只是有一天在餐廳吃飯，吃著吃著聽到有音樂響起來，一回頭，萬曉利正坐在一邊，抱著吉他唱歌，又自由，又隨性。她被打動了。

很多時候，她做決定像小孩子，感性、簡單、相信直覺，沒有什麼目的和計劃，覺得有意思，就一起玩一玩。後來的日子裏，她唱歌，上音樂節，還陸續出了三張專輯，直到現在，微博簡介始終都是「演

員、歌手宋佳」。

「我沒有那麼多計劃，也沒有非要做成什麼樣的打算。」宋佳說。去年一位朋友發了首他們合唱的歌，很多人問她怎麼發歌這麼快，她說，哎呀，好多年前在棚裏玩，就一塊兒錄了，後來對方問能發嗎，她說發吧，就發了。連宋佳自己的團隊都是當天才知道的，跑來問她啥時候發，答說，今晚12點。「哈哈哈哈，我很隨意的。」

其實，現在回過頭看，做《能不能幸福》專輯那兩年，宋佳的處境並不算太好。

最初，大學畢業後留在上海當演員，拿到的很多角色都是「花瓶」，輕松，有錢賺，但沒什麼意思；後來，第一部電影作品《好奇心害死貓》上映，她從那部戲中找到表演的快感，決定當個好演員，于是從上海來到北京，但很長時間裏，找過來的角色都是同類型的「性感」女孩，她想證明自己並非局限于此，不肯接，所以很長時間裏處於沒什麼戲拍的狀態。

敏感又無望的二十幾歲，沒有工作，時間大把，每天只能在家待著。宋佳想，得給自己找點事兒做。要不去逛超市吧，可是逛超市又沒什麼錢，只好今天買點筷

子，明天買點紙。那段時間，家裏的紙巾圓了一摞。

出去見朋友，也算是自救的方式之一。把自己丟進人群裏，那個熱烈、快樂、盡情盡興的宋佳就又出現了。

演員黃覺回憶，他們當時有個「小群體」，男男女女七八個人，都是影視行業的，年齡也差不多，慢慢成了玩得好的朋友，經常在一起聚會。大家身份各異，有演員，有美術，有音樂，有編劇，有導演，也有制片人。

古早的聚會，大家一起唱歌、喝酒，或者輪流到誰的家裏做飯。那時，別人頂多提一個塑料袋，但宋佳總是拉個行李箱進屋，箱子打開，有時掏出食材、調料，有時掏出廚具、餐具，還有時，居然掏出一個高壓鍋。她帶著它們鑽進廚房，然後變出些東北美食來。

這樣的聚會，黃覺總是坐在角落裏看著大家玩鬧的那個，而宋佳，雖然是後來加入的，但永遠活躍在人群中央。又是性格迥異的兩個人。不過，黃覺說，倆人很快成了朋友。那段時間就像是成長中的一個烏托邦，一群年輕人，沒什麼活兒，但有的是時間和精力，聚在一起，互

相取暖。

短波收音機

一起無所事事、吃吃喝喝的日子持續了大概兩年，大家就各自忙起來了。

黃覺和宋佳真正以工作形式碰面，是幾年後的《蕭紅》。在那部電影裏，宋佳扮演蕭紅，黃覺扮演她的愛人蕭軍。

戲外的好朋友，在戲裏糾纏大半生。二人的殺青戲，恰好演的是蕭紅和蕭軍告別的場景，當時正值聖誕節，零下二十多攝氏度的哈爾濱，兩個人裹著毛衣外套，站在古老的站台上，把分別的情緒推向極致。

戲裏，蕭紅準備啓程去武漢，蕭軍則打算隨後去延安，他去車站送她，遞過去兩個梨。身後，是兩個人共同經歷過的洪水、戰火、貧困、漂泊、愛與背叛，而眼前，很可能就是一別兩寬，此生不再相見。

戲外，黃覺的妻子在北京即將臨產，殺青後他就要趕回去了，不知道是否能趕得及，但確定的是，馬上邁入人生新階段了；宋佳也即將迎來屬於自己的2012年，當時還沒料到的是，那年她憑借《懸崖》拿下了白玉蘭獎後，緊接著《蕭紅》播出，

並讓她在次年拿下了金雞影後……

戲裏是生離死別，戲外是朋友分別。像有「禮物」從天而降，藝術帶來的情感體驗讓演員很難不為之著迷。

和宋佳搭戲時，章宇也有過那種「禮物」誕生的時刻。他說起《風平浪靜》裏完全由兩個人「碰」出來的一場戲。

當時，章宇扮演的宋浩逐漸從少年殺人的陰影裏走出來，組建了家庭，宋佳扮演的潘曉霜也懷孕了，生活慢慢步入正軌。劇本裏，故事即將向下發展，但他們都覺得，好像缺了點什麼。有一天，章宇、宋佳，還有制片人頓河聚在一起喝酒，又聊到這兒，宋佳突然說，要不然你給潘曉霜洗個澡吧。

章宇先是一愣，想了想，覺得「太好了」。劇組的衛生間是早就置好的景，浴室、浴缸是假的，不能遇水，于是美術組加班加點弄了個真的來，兩個人臨時加了這場戲進去。

開機後，宋浩一邊給懷孕的潘曉霜洗澡，一邊教她呼吸——這個細節也是臨時加的，是章宇在道具書上翻到的孕期科普知識——逼仄又潮濕的浴室，肚子裏是即將誕生的新生命，一呼一吸之間，三個人的情

感連接在了一起。

後面的劇情，宋浩沿著命運的軌道一路下滑，最後在海邊的漁船上，持刀捅向自己。呼應之下，讓浴室裏的那一幕顯得尤其雋永，也讓之後的一切更加讓人唏噓。

章宇說，好的表演，就像是一起創作爵士樂，跳出了窠臼，降半調或者升半調，慢半拍或者快半拍，講究的恰恰是沒那麼准，但也因此更自由、更不僵化，靠多年的音樂修養、成熟的技巧、對音樂的理解以及現場的配合，創造出那一刻的「禮物」，「那個東西無法言喻，但你能感受到它的到來」。

導演徐浩峰說，那些「靈機一動」背後，關乎天賦和資質。他覺得，演員的天賦就像收音機，有的能接收到固定的三十分幾個台，但有的總能比其他多接收幾個台。他看新聞時注意到，美國登月的時候，中間有十分鐘轉播信號中止，但有收音機愛好者發現，有個別的短波收音機是可以接收到當時的信息的，也就是說，全世界只有它們，接收到那十分鐘裏宇航員所說的話。

在他看來，宋佳就屬於這種短波收音機，「收到的台比別人要多一點」。

幾年前，徐浩峰拍了部電影，叫《詩眼倦天涯》。籌備時，他想起了林青霞，又想到法國演員飛利浦·努瓦雷（《老槍》《天堂電影院》等影片中的主角扮演者）在裏納電影節上說，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跨性別地扮演一個女性。馬龍·白蘭度晚年也曾說，準備出演一個老太太，但沒來得及，就過世了。由此他想到，頂級的演員，或許都期待有機會超越性別的設定。于是在那部電影裏，他和宋佳共同完成了一個實驗，由她扮演一個男性角色。

電影拍完，擔心在聲音上容易穿幫，他們想過由男性來為宋佳的角色配音。導演自己親自上陣試了試，效果一塌糊塗，「我知道要表達什麼意思，但沒有這種技術；理解到了，但分寸和層次完全不對」。

最後還是宋佳自己完成了配音。

導演發現，單聽聲音，是宋佳自己的聲音，一個女人的聲音，沒有啞著嗓子，故意讓它變粗；但和畫面放在一起，「你就覺得是一個男的在那兒說話，沒有任何違和感」。徐浩峰驚喜又意外，搞不清楚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只能說是「人家頻道豐富，調台調得好吧，可以讓人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幻覺」。

《懸崖》的導演劉進也說起過一件讓他覺得神奇的小事。當年，片子做完之後，有些地方現場收音不好，需要補錄。那部劇後期花了很長時間，光剪就剪了六個月，到補詞的時候，距離拍攝已經過去了十多個月，但宋佳完成後，他發現，她可以做到和現場一模一樣。

《懸崖》過去一年，劉進說，這讓他至今印象深刻。拍攝時，有環境提供的氛圍，有對手演員給的刺激，情感是最飽滿豐沛的，而事後補錄，「好的演員也能給填上，但做到一模一樣就太厲害了」。

而在天賦之外，資質也很重要。這來自訓練和積累，對宋佳來說，也是一種主動的選擇。

徐浩峰聽宋佳的大學同學會說起過，在校讀書時，很多同學大一就開始出去接廣告、接戲，但宋佳一直「憋」在教室和劇場裏，琢磨表演的事。

作為電影導演，同時作為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徐浩峰很清楚，藝術院校不同于其他大學，表演專業也不同于其他專業，很多學生往往一有機會就出去拍戲了，等到專業課排話劇時，永遠都在缺人，為了順利進行甚至要去別的班借學生。

但同時，也是從導演和老師的視角出發，徐浩峰覺得，表演專業最鍛煉人的反而也正是二二年級的戲劇訓練，相當于國畫專業真對於書法的訓練，是基本功，更決定了整個作品的格調。

他說，可能在那個階段，大家都在賭自己將來吃什麼飯。有人決定把演員當作一生的事業，所以就沈下心把專業給鑿盞實了；有人想吃青春飯、賺快錢，所以就仗著年輕漂亮，用三年賺夠一輩子的錢；也有人希望當個好演員，但在外界熱潮之下，依然很容易半推半就地進入更大的世界，「混劇組，認識人，生活一下豐富起來」……

他聽說，當時，宋佳身上並沒有那種「青春短暫」的緊迫感，大家聊起，她也只說自己懶，不願意太早到外面掙錢。但徐浩峰覺得，後來大家從她身上看到的，資質也好，審美也好，或許都離不開那時候的積累。

千禧年初，宋佳大學畢業，定居在上海，正式成為一名演員。入行後，正趕上電視劇的黃金年代，也是整個行業突飛猛進但魚龍混雜的年代，宋佳的同輩演員會和《人物》提起過：那時候，影視劇制作

門檻比較低，有的團隊像流水線一樣生產作品，劇本質量參差不齊，遇上差的，全篇不知所雲，演員都看不懂；還有的劇組烏煙瘴氣，甚至遇到過當街打架的，燈光組拿著燈架滿大街追錄音組。

熱潮之下，宋佳依然是不著急的那個，用楊天真的話說，「即便在工作沒有那麼多的時候，也從來沒有亂接過劇本」，「在任何事上，她要麼就不做，要做就好好做，從來不混，不拿自己職業生涯開玩笑」。

《好奇害死貓》（張一白導演）、《闖關東》（張新建導演）、《懸崖》（劉進導演）、《肅紅》（霍建起導演）、《師父》（徐浩峰導演）……都是成熟的「大組」。

整個時代也處于向上的、純粹的氛圍裏。劉進回憶那時候，導演覺得演員好，就去問，演員覺得劇本好，就來試，「不像現在接個戲前面還得吃好幾頓飯」。同時，沒有太多流量的概念，也沒有那麼多提意見的人，整個社會對輿情之類的敏感度也沒那麼高，所有人聚在一起，可以心無旁騖地搞創作。

宋佳在其中完成了早期的職業訓練。

她說，直到現在，她身上依然保留了那時養成的「老派」的習慣，比如，敬畏表演，認真拍戲，要提前寫人物小傳，要圍讀劇本，要提早準備角色……

其間有段時間，電視劇市場正火熱，「只要接，就能賺很多錢」，楊天真說，「但她一口氣拍了十幾部文藝電影」。楊天真回憶，那兩年，因為片酬高，很多藝人會大量接戲，哪怕是爛戲。但宋佳不著急賺錢，沈下心「往大銀幕上衝一衝」。「但其實說實話，我覺得她也沒少賺錢，都是通過商業合作，廣告客戶都特別喜歡她。」楊天真說，「我覺得她的這個收入成分是最健康的，就是在作品上去追求質量，然後通過影響力去在商業上賺錢，這應該是每個藝人的理想狀態。」

烏托邦製造者

今年4月，宋佳和《山花爛漫時》（以下簡稱《山花》）劇組一起回了趟華坪女高。故事原型張桂梅校長去接他們，一邊誇宋佳演得好，一邊還講了件好玩的事。

張桂梅說，就在他們回來的這天，有個人來學校找她。張桂梅問，你找誰？對

方說，找張桂梅。張桂梅說，我就是啊。對方說，不對，張桂梅比你高啊——他印象裏的張桂梅，是宋佳在電視劇裏的樣子。

張桂梅邊說邊笑，一群人聽完，也忍不住跟着笑。後來，聊著聊著，張桂梅拍著宋佳的腿，說了句「謝謝你」。那一刻，宋佳的眼淚唰就下來了。

見完張老師，一行人又去學校附近的滑肉館吃了個午飯。當年在這兒拍戲時，他們就經常去那家店吃滑肉，如今故地重遊，發現劇照已經貼得滿牆都是了。宋佳剛一進門，老板和店員就認出她了，像老相識一樣，他們招呼了一句：「回來了？」宋佳說：「回來了。」自然得像是從來沒有離開過。

李行至今依然會在聊起《山花》時感慨，這是一次讓她非常珍惜的創作體驗，從頭至尾，都美好得像個烏托邦。

其實，最早籌備《山花》時，宋佳並非第一選擇。在一個活動現場，有主創把這句實話說出去了，所以之後大家都不好再講場面話，只能坦陳，當時找了好幾位女演員，但出于種種客觀因素或是主觀顧慮，都未能成行，最後是導演費振翔提議，找他曾經合作過的宋佳試試看，盡管，張

桂梅老師個頭不高又質樸，宋佳個子高挑又時髦，怎麼看都不像。

就這麼，幾位主創見了一面，一起聊劇本，聊采風經過，聊對張桂梅校長的印象。聊得「挺上頭」，最後宋佳說，「行，你們說能幹那咱們就幹」。

第二天圍讀劇本是在李行公司，結果趕上周六，空調不制冷，大夏天裏把所有人熱得半死，宋佳說，幹脆明天去我家吧。第二天導演、編劇、制片人又集體轉移到了宋佳家，一邊聊閑篇一邊開始了工作，小狗在旁邊跑，氣氛自在松弛。前五集讀完，宋佳心裏有底了，其他幾個主創也開心得不行，他們一下相信了，眼前這個「173大美女」就是張桂梅。

整個拍攝過程也像個烏托邦。華坪不大，全縣不到十萬人，還包括了周邊的鄉鎮，單論縣城可能也就一兩萬人。在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環境簡單，場景更簡單，從住處到學校，中間距離只有五六百米，溜達著就去了。

以往，他們常年在橫店拍戲，一會兒演員超時了，一會兒下雨拍不了，一會兒又要忙著去搶個景……這些倉促、忙亂的情況在《山花》劇組都不必費心，「每天

跟上班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不拍太夜，非常順利」。下班之後還會借學校的食堂做飯，今天包個餃子，明天做個鍋包肉，很像過日子。

幾個主創性格很像，聚在一起工作效率很高，不需要揣摩、試探，「沒有二點額外的東西」，心思都可以用在拍戲上。平時在劇組，所有人都喜歡在現場待著，宋佳也很少回房車，李行開玩笑說「退了得了，浪費錢」。那段日子很像古早的劇組，拍完就拿個小板凳，圍坐在監視器那裏，聊天，說戲，等換場。

李行說，那是對創作者而言非常理想的狀態和氛圍。尤其是她和費振翔、宋佳，三個「大人」碰在一起，每天「吵死了」。宋佳依然被叫作「花兒」，沿用了她的外號「小花」，這次還多了一層「山花爛漫」的意味，李行是「行行」，費振翔是「費寶」，只要他們仨出現的地方，准是熱熱鬧鬧的。沒開機的時候在屋裏聊劇本聊創作，上頭了恨不得可以聊一宿。費振翔以前當過演員，演過孫悟空，說著說著戲，自己就開始站起來演，他演，宋佳就接，兩個人手舞足蹈，恨不得立刻架上攝像機。一向開朗的李行成了他們中

「最」的，「經常被他倆吵得頭疼」。

他們有個群叫「花花世界」，因為小花，也因為《山花》。群裏每天有說不完的話，拍戲時聊工作，殺青後聊閑篇，看見新聞分享，看見好笑的事也分享，直到現在依然活躍，有時凌晨4點李行一看手機，居然還有人在裏頭發消息。

在烏托邦的創作氛圍裏，整個拍攝期，幾乎所有人都「住」進了戲裏。

《山花》的劇組就建在華坪的山裏，是由一座荒掉的校舍翻蓋的，距離它的原型華坪女子高中只有一牆之隔。拍到女高第一屆學生高考的情節時，張桂梅特批了兩節課的假，讓真實的女高學生穿過那道牆，到劇中的女高參與出征儀式，扮演學妹來歡送學姐。

李行回憶，那天，剛一開機，漫天的紙飛機就飄了下來，真女高的女孩們站在教學樓的走廊上，對著操場上的演員女孩們喊：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

拍攝結束，她們列隊回校，這時，身份置換，所有演員女孩們自發朝著她們喊了同一句話：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

主創們站在一邊，眼眶通紅。扮演女高學生的那群女孩都沒有演戲

經驗，只在拍攝前經過了一段時間集訓。

宋佳進組那天，大家都以為她會去打個招呼，彼此了解了解，沒想到，宋佳一絲笑意不挂，徑直進了教室，隨後是長達一兩分鐘的沈默，整個空間鴉雀無聲，然後，在小演員們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宋佳開口說：「我現在是你們的校長。」

後面的整個拍攝期，宋佳都保持著同樣的狀態，不開玩笑，不一起鬨鬧，張桂梅什麼樣她就什麼樣，無形之中，幫素人演員們建立了表演信念——不是鼓勵也不是說教，而是作為演員，用演員的方式來托舉其他演員。

未完待續

轉載自《人物》



和虛妄對抗的這一生： 與 91 歲的徐小虎壯遊！

◎壯 遊

被稱為藝術史界「搗蛋鬼」的徐小虎，今年已經 91 歲了。她是中德混血，生于南京，後來又在重慶、上海度過了青少年歲月。在中國的這段生活經歷，培育了她日後對中國傳統藝術的濃厚興趣。

數十年的沈寂，徐小虎已是著作等身，開創了一個輝煌的職業生涯。但回過頭看，她的學術和人生之路走得並不容易。最近，徐小虎在尼泊爾接受了「Green BAZAAR」的專訪，回顧了她作為學者和女性的一生。

她的一生都在與虛妄做對抗。她揭開山水畫的真偽，卻換來學界的爭議與冷待；她在婚姻與身份的桎梏中掙扎，直到暮年才真正属于自己。她的人生是一場壯遊：在炮火中出生，在遷徙裏長大，20 歲就被推入一段荒謬的婚姻，跪在廚房的地板上寫論文，獨自面對古畫的冷光，也在尼泊

爾的山谷裏與雲霧對坐。

她說：「沒有地方是我的家，大自然才是我的歸屬。」九十多年走來，她把孤勇與求真寫進曆史，也把自己交還給自然。

「沒有地方是我的家，大自然是我的歸屬」

尼泊爾的山風在午後變得格外輕快，像是翻開畫卷的手，撥動著森林深處的暗影。徐小虎端坐在竹椅上，背後是綿延的喜馬拉雅余脈，雲霧纏繞山腰。她一身白色長衫，利落的微卷短發，臉上雖有溝壑，但緊致不見松垮，說話絲毫不帶間斷，難以想像眼前的她已經 91 歲了。

在藝術史的世界裏，徐小虎一生都在與「真偽」纏鬥。因直言中國山水畫的真偽存疑，她遭冷待、被排斥，甚至錯過整

整一代學術場域。她的婚姻與學術都曾為外力所役，直到暮年，才終于属于自己。

78 歲那年，她離開塵囂，走進尼泊爾的山谷。十三年來，她不通語言，也無鄉裏往來，卻在這裏收獲比故鄉更深的安頓。

1934 年生于南京的徐小虎，童年是在炮火與遷徙中度過的。當日軍轟炸南京的警報響起，母親帶著她逃往德國，後又輾轉意大利。在羅馬大使館的花園裏，一棵無花果樹成為她第一個隱秘王國。「它是非常包容的，」九旬的她回憶時，眼底仍閃著孩童般的光，「穿著硬邦邦的小皮鞋爬上去，折果子，在樹叢裏一待就是整個下午。」那時她不懂這叫冥想，只記得這種被自然輕輕托住的純粹的存在。

88 歲回到硝煙瀰漫的重慶，飛機降落在泥濘的跑道上。徐小虎剛一出來，就跪下

親吻了大地。「破破爛爛的機場，髒得不得了的泥巴地，我卻激動得不得了，這是我的祖國、我的父國，感激感激，我回家了。」她家住在八塊田 13 號，要從歌樂山下的磁器口坐滑杆上去，經過一個停車場再走半個多鍾頭，一間醜醜小小的黑屋子出現在眼前。屋裏光線昏暗，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和馬桶。屋外上方是兩層樓的白色房子，是鄰居有錢人王家的住所。

到家時，奶奶站在陽台上急切地等待著。她第一次見到父親跪下，和奶奶相擁而泣，夾雜著徐州話的哽咽。母親是德國人，帶著妹妹在一旁忙著收拾行李。屋裏雜亂無章，行李散落，徐小虎一個人進去，看到大圓桌上有壺茶。她端起茶杯，一口口喝下，雖然極苦，但想到這是祖國的味道，是同胞喝的東西，她便自顧自地喝完了整壺茶——這是她最初的歸屬感，也是她性格裏倔強、敏銳的根源。

那天晚上，油燈微弱地照亮房間，蚊子多得驚人，雖然和意大利宮殿式的居所天壤之別，她卻只想脫下身上的西式服裝，脫掉亮亮的小皮鞋，像大家一樣穿鬥笠、草鞋，在黑暗中享受自己的土地。「我愛死了，這個又窮又髒又沒有電的地方！」

剛回重慶時，徐小虎一句中文都不會，只能從一年級重新開始。入學第一天，她拼命記下老師教的「來來來，好好好，大家來上學」，小鴨子兒歌至今還能唱起。母親擔心她忘了德語，逼她用德語念格林童話，她卻執拗地翻譯成中文。

在歌樂山的避難歲月裏，徐小虎找到了第二處聖地——松樹下的方石頭。坐在那裏俯瞰山下遠遠小小嘉陵江和沙坪壩，穿黑布鞋的腳踩著雨後散發清香的泥土，耳朵裝滿葉子「談天兒」的細語。這種體驗刻入骨髓，以至于後來在上海生活時，她常在清晨哭醒：「枕頭濕哒哒的，太想念歌樂山的自然天地了。」

這種對自然的歸屬感，貫穿了徐小虎的一生。後來她在牛津讀書，窗外是陰冷潮濕的英國天空；在中國台灣生活，夏季的暴雨如注。但無論身在何處，她都在尋找「那棵樹」的影子，那個隱秘的居所。

可在自然之外，現實卻築起層層圍城：婚姻的綁縛、學界的冷待、人情的起伏，都會讓她搖晃。她從幼年漂泊，到 20 歲前被推入一段不對等的婚姻；從廚房裏脆弱寫論文，到山水畫的鑒真發現被主流學術圈冷待。所幸的是，自然始終庇護著她，使

她在重壓下依然挺立。

尼泊爾是她最後的歸宿。年近八旬，她放下藝術史研究，遠離城市喧囂，住進了加德滿都的山谷。這裏樹與樹保持著「自然的距離」，有著「城裏找不著的放心和自在」。她常感慨尼泊爾人大概是世界上最窮卻又最快樂的人群。他們常常工作了四五個小時便會放下工具，「今天賺的錢夠了，我們去生活了。」在徐小虎眼裏，尼泊爾人懂得以心連接天地——當一盤水果被高舉過頭頂奉給神明，「整個靈魂就上去了」。

在這裏，她放棄了最愛的生魚片和酒，笑說，「看到你們活著，我比吃生魚片還開心，這份快樂讓我徹底解決了不吃肉、不吃魚的問題。」但偶爾也會有忍不住的時候，心臟病限制了甜食攝入，她卻會假裝不知道般偷偷分食蛋糕。當你提醒她時，她狡黠地眨著眼回道：「所以我只吃半塊。」

年過九旬，當視力衰退到需要放大鏡疊加眼鏡看藥瓶說明時，徐小虎計劃用朗讀軟件繼續接收訊息。她自律地保持著每天 13 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而在 90 歲之前，這個數字是 16，她習慣每天從各個渠道大

量攝入信息，採訪間隙也會分享一些國外看到的八卦新聞與我們閑聊。年輕時的她走路帶風，看到如今自己走路喘氣，又有些生氣。面對衰老，她帶著些許抗拒卻也坦然接受，「感謝我享受了那麼久的（生命），身體做了九十年，有點累很正常」。

如今回望，徐小虎坦言這一生都是 reaction (反應)，沒有任何 planning (計劃)，她被命運的潛流帶向一個又一個未曾預料的渡口，每一次劇烈起伏的衝撞，最終都在山風雲霧裏悄然平復。九十多年走來，她依然會在午後的山風裏體會到靜謐，在樹藤的環繞中感受到安甯。她說：「沒有地方是我的家，大自然是我的歸屬。」

原來我也可以有我的話

在一次訪談中，徐小虎說過一句後來廣為流傳的提醒：「如果有男人對你說，『沒有你我活不下去，快跑！』這看似調侃的玩笑，卻是她用七十年的人生才得出的答案。

1951年，17歲的徐小虎踏進本甯頓學院，自由如空氣般流動：無人監管的選課，走廊飄蕩的即興詩歌與琴聲，宿舍裏小酌

與戀愛的氣息。她彷彿置身于一個無限延展的世界，她畫畫、唱歌、加入樂隊、登台表演，沈溺于純粹的創作世界。畢業時，她的作品五花八門：一堆短篇小說、一次繪畫與陶藝展覽，還有一個物理實驗裝置——威爾遜雲霧室，用來觀察電離輻射路徑的粒子。年輕的她以為自己可以一直問下去、一直創作下去，她夢想成為話劇演員，在劇場排練室揮灑熱情。可是生活很快像一陣冷風，吹滅了她以為永遠不會熄滅的火焰——那個荒謬的轉折，驟然讓自由的暢想變得脆弱而遙遠。

她的導師，58歲的瑞士音樂家保羅博普勒，忽然向她告白。她嚇壞了，幾乎落荒而逃，甚至從美國東岸躲到了西岸的姑父李方桂家裏。她去信給保羅：「我不想戀愛，不想結婚。我只希望26歲以後再考慮男朋友的事兒。我最想做的，是去歐洲學戲劇，搞一個流動劇團。」那一刻，她是清醒的，也是堅決的。

可命運比她的拒絕更暴烈。一天深夜，佛蒙特州的電話打來，保羅在另一端袒露：「皮蒂（保羅的妻子）離開我了，帶走了孩子和鋼琴，我什麼都沒有了。請你嫁給我。」這一聲哀求，成了鐵籠。19歲的徐

小虎，被拽進了58歲男人的空屋子，成了全校最年輕的妻子，住進教職員宿舍，成了他人眼裏既被排斥又被同情的存在。

「Ridiculous！太可笑了。」多年以後，她仍會搖頭苦笑：一個已婚三次、帶著兩批孩子的老人，怎麼能要求一個尚未涉世的少女做他的妻子？

「我活了七十多年，才徹底明白：那是不應該的。」她的聲音忽然尖銳起來，「可笑的是，我當年竟覺得，如果嫁給他能讓他快樂，他就能去做音樂會，帶四千人聽到那些古老的樂章——那我為什麼不呢？我的付出很小，大家的收穫很大。我當時覺得是自己成全了世界。」

這種「為別人」的邏輯，延伸到她的整個早年婚姻。丈夫攻讀博士，她就隨行做助手、寫講義，甚至在廚房的地板上跪著贍寫自己的論文，白天做家庭主婦，夜裏再偷偷恢復成學術的自己。她後來諷刺地說：「我為了這大男子主義的遊戲，我貢獻了我的青春、我的生命，去成全他們的成就。」

可這一切換來的，卻是她的自我長期隱沒。她自己真正的戲劇夢想，被擋置；她的學術才華，在男權體系裏被驅逐。

1955 年，她生下第一個孩子；1971 年，第五個孩子降生。那時剛好有了避孕藥，從此她才可以選擇不再生育。直到牛津錄取信寄到，她才第一次意識到，屬於她自己的道路並未被徹底掐斷——「原來我也可以有我的 PhD（博士證書）。」

覺醒始於 58 歲。當第二任丈夫索要他的「自由」時，婚姻的算式忽然清晰：要麼三人痛苦，要麼兩人解脫、一人承擔。她選擇了後者。簽字的筆落下，並無想象中的狂喜，更像一種平靜的成全。之後她行走于希臘與中亞，追尋西周青銅器紋樣的源頭；在俄國冬宮輕撫塞西亞金獸，解開動物紋飾的秘密；在愛琴海岸比較古希臘陶盤與西周青銅器的器耳的曲線。

每一次觀察、每一次觸摸，都讓她後知後覺地意識到：終於可以為自己而活。婚姻的解體，並非自由的瞬間迸發。它更像一把鑰匙，緩慢旋開一道門縫。門外，是她闖別已久的學術疆域。她終於能把所有氣力，都摑進真正屬於自己的泥土裏。

91 歲回望，徐小虎把兩段婚姻說得冷靜而尖銳：第一次，是「補洞」——填補老教授的情感空缺；第二次，是「育兒」——照顧比自己小九歲的丈夫。她終於承

認，那些年都是誤入，都是為別人而活。

可人生並不會在頓悟後歸于寂靜。在尼泊爾的修行讓 60 多歲的孩子們越洋質問徐小虎：「You abandoned us, mum (你拋棄了我們，媽媽)。」她陷入回憶，卻又當即辯駁：「或許他們 8 歲時，我給的愛不夠……可我也是十五六歲就離開了我母親，我就沒有再依靠她，你們還在依靠我嗎？你們都 60 多歲了還在和我吵，你愛不愛我，？我的父母從不擁抱親吻孩子。他們忙著社交，我們是傭人餵大的。而我親手給你們做飯、哄睡、送學——我做得遠比他們多！」

尼泊爾的雲霧逐年濃重，隔開了血緣的噪音。父母、姑姑、弟妹、早逝的女兒，都退成相冊裏的淡影。徐小虎不再需要向誰證明「夠不夠格」，只需守住一種清澈的自洽。她對女孩們的告誡，最終也成了給自己的祝禱：「你的責任，不是伺候別人，不是去填補男人的空缺。你的生命生下來，是要完成你自己的目的。」

被遺忘的真迹

1960 年代，徐小虎跟隨當時退休的前夫暫居普林斯頓小鎮，家門口就是普林斯

頓大學。在一次旁聽課程後，她隨意地翻著課程目錄，眼睛忽然停留在了字母「C」開頭的「China Studies」下，這讓她想起自 1951 年去到美國後再未說過的母語，再往下看第二行「A」開頭的 Art——「這簡直夢想不到的棒！」

36 歲的她抓起電話，即刻報名。面試時，教授見到她，以為她志在「landscape painting」（山水畫）。不懂的徐小虎誤判成是外出寫生畫風景，可實際上，她面對的，是完全陌生的藝術史學術世界——二手文獻、材料分析、晦澀的術語，這與她在本甯頓學院時的經驗大相逕庭。

初遇藝術史，她覺得「嚇死了」。她不懂什麼叫「史」，只覺得那是一群「死人」的東西，與藝術家對話幾乎不可能。但正是這次誤打誤撞，成為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轉向。

藝術史系的幻燈片室昏暗如洞穴，當範寬《溪山行旅圖》的影像緩緩在幕布上呈現時，徐小虎的眼淚毫無預兆地落下一——「那座山（像）是歌樂山的爺爺，讓我彷彿看到了神，有一種形而上的大尊敬」，多年後，她仍會用帶著顫抖的語氣回憶那一刻。那是她第一次在學術研究與古畫之

間建立精神上的聯結，她開始尋找一種區別于主流的突圍路徑——用感受去觸摸畫的靈魂與時代。

然而，這種方法並不被接納，甚至激發了徐小虎與導師方聞教授的矛盾，對方甚至揚言讓徐小虎「一輩子無法在這個領域工作」。衝突驟然升級，徐小虎的普林斯頓學習之旅也因此被迫終止。

離開課堂，徐小虎轉向實踐的現場。每周她會搭 51 分鐘的公交車到紐約，在王季遷堆滿卷軸的公寓裏追問筆墨的奧秘。這位橫跨收藏與鑒賞的大教師她如何感受中國山水畫的筆墨韻律，有次王季遷拿出兩幅畫讓她辨優劣，她選了「有鳥的那幅，因為有趣」，結果被笑「不懂筆墨」。她反唇相譏：「我選不出來，是我笨；可你解釋不清，不更笨？」這場持續八年的追問，成就了《畫語錄》的經典對話。

王季遷把「筆墨」比作京劇演員的「嗓子」，要求徐小虎不能只看題材的熱鬧，而是要聽那條隱形的氣脈與功夫。後來，徐小虎把這種感知再度翻譯給年輕人：一拋開知識，用皮膚的觸感，聽，畫，打開細胞——像聽音樂般感受筆墨的生命律動，體會它在紙上行走的快慢與輕重。

這便是傾聽那，看得見的靈魂的聲音。」

離開美國後，徐小虎在中國台灣度過了她最孤獨，也是最熾熱的一段歲月。1970 年代，她頻繁走進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庫房，一卷卷調閱古畫。台北故宮每天可以提 15 張畫，那一年徐小虎去了 6 次故宮，她戴著口罩、手套，將一張張珍品放于眼前，但品鑒後的發現卻令她如墮冰窟：董源名下無真迹，範寬真迹僅存一幅，馬遠、夏圭全是偽作。唯一令她震顫的是馬麟（馬遠之子）的《芳春雨霽圖》：「鴨子兒水的動態，每一步可踏入的空間，濕潤的空氣感——這才是南宋真魂！」

回到家後，徐小虎高燒三日。她意識到，中國書畫史問題不是大師的名下有沒有假畫，而是大師的名下沒有一幅是真的。這發現直指藝術史根基，但她緊握冰冷的真相，未曾動搖。

1981 年，徐小虎在台北完成了對於吳鎮書畫重鑒的報告，因為用的是在普林斯頓學的結構分析斷代法，她將報告寄給方聞教授，希望將此作為博士論文。但回信冷冽，她的請求遭到了拒絕。

然而這並不能阻斷徐小虎的求真之路。50 歲時，她帶著牛津大學的錄取信跨越大洋，

西洋，把在台北故宮的發現轉化為學術武器：她提出「結構分析法」「筆墨行為學」「母題演變」的「三法」，力圖以科學的方式為古畫斷代。1987 年，她發表了博士論文，指出吳鎮的真迹存世極少，而乾隆鈐印的「神品」多為明代仿作。當時台北故宮的新院長警告她：「你說我們有假畫，你的作品我們絕不支持。」徐小虎失去了在台灣參加學術會議與調畫的資格，伴隨而來的是學界集體沈默，只有老友高居翰與她「只談心不談斷代」。

1995 年，基于徐小虎博士論文的英文著作《被遺忘的真迹》出版，唯香港大學出版社敢接手。彼時她在台南藝術大學教書，帶學生用「三法」重鑒古畫。有學生發現文徵明的真迹只有兩幅，但在論文答辯時卻被警告：「不能發表，會被攻擊。」她鼓勵學生出國深造，但無人敢行，「他們都轉了行，有的搞當代藝術去了一一那裏沒有真假問題。」

2012 年，《被遺忘的真迹》簡體中文版出版，78 歲的徐小虎突然收到內地三個學術機構的邀請，在後續的採訪中，她把這個機遇稱為「奇迹」。參加上海博物館的會議時，徐小虎與老學弟傅申一起坐在

首排，詢問參加的與會者為何都比他們年輕，「上次開會時，站在台上的老師們都比我們老多了啊！」在傳神的提醒下，徐小虎才驚覺自己已經三十多年沒收到過學術會議的邀請，跳過了整整一代的學者，反而成為整個會場裏最老的人，「又可悲，更可笑」。

徐小虎一直期待，在她的論斷被更多人看到後，某一天信箱裏會多出一些來自陌生學者或是學生的郵件，討論山水畫的筆法或斷代，無論是駁斥、反對還是贊同，怎樣都可以。可直到今天，這封郵件從未出現過。話音落下，拍攝現場陷入沈默，任何應答在殘酷的現實下顯得分外無力。

她始終惦記著要編一本真正的「真迹集」。在她眼裏，這並不是野心，而是一份責任——要讓後人能清楚地辨認哪些是少有的存世真迹，哪些只是贗品。可這個願望始終未果。

在轉天回程的路上，再次談及山水畫時，她語速漸急，藏不住的憤懣。「大家有兩只眼睛、兩只耳朵，可就是看不見真實，聽不見真話；明明（畫的）『骨肉』是是真的、假的那麼明顯，他們卻甯願視而不見。」

她反複拷問自己：「徐小虎，你覺得你那麼棒，你看到了，別人就必須看到嗎？如果一座房子著火了，你看見火焰，難道不該去把他們拉走嗎？」然而殘酷的現實是，大多數人甯可站在火前也不願挪動脚步。「這麼明顯的真實，大家不看，或者看見了也不願意做什麼。」

但她從未因此而放棄「說真話」的勇氣。她說，若外星文明來問人類藝術成就，我總得交得出真東西——「我對那些已故的大師們有責任，得說清哪些是他們手筆，哪些是挂名侮辱。」

她一生所守，正是這份對逝者的責任——對幽默的曆史，對那些無法辯白的靈魂。

尼泊爾的雲霧聚了又散，徐小虎的故事像她珍視的《雪竹圖》一般：一塊偉大的碎片，透射著未被世俗化的凜冽光芒與生命韌性。她的戰場歸于寂靜，但那些被質疑的畫作、被顛覆的定論、被重新定義的「真」，以及一個女性最終尋回的完整自我，都在寂靜中獲得了自然的回響。學界的筆墨之爭未息，但她已行至彼岸：那裏無須署名，萬物皆是宇宙的手筆，而真實，是唯一的落款。

轉載自《芭莎綠島》



失敗者盧安克

◎ 韋 錦

還有人記得盧安克嗎？

這可能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國人熱烈地討論，如今再提及簡直像上個世紀一樣久遠。這個出生于中產家庭的德國人，在中國廣西一個貧窮的小村子裏教了十年的書，當時的人們稱呼他是「當代白求恩」，不計報酬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中國教育事業。

在那個大家都想從鄉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過個人努力和時代機遇改變命運的年代裏，盧安克沒有任何功績主義的目的，做教育不是為了改變和成果。有人看到盧安克的故事說，這樣的人絕不能多，「會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顛覆。」後來，這場教育實驗以失敗告終，他離開了那所學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裏，關於他有許多謠言，有人說他被驅逐出境，有人說他來中國自

的不純，他被謠言困擾，一個個擊敗那些造謠的視頻，即便無效也不斷重複舉報，因為這些關注他不敢做事，偏頭痛嚴重的時候他起不了床，頭腦裏一直重複一些幻覺。這些年他輾轉多地，經常遇到簽證的問題，但他始終沒有離開過中國。

今年6月，我在廣西防城港見到了盧安克，還有他曾經的學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個曾經對教育投注了巨大熱忱的青年變老了，他接受了一些失敗，但似乎也獲得了新的自由。

「我受不了這種關注」

去見盧安克之前，他在郵件裏重複了好幾次，「我不希望你來記錄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隱私，害怕作爲公衆人物。」我向他承諾，在得到他的允許之前，我不會寫，他答應見我一面，隨即就要刪

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寫他的文章裏，一位記者說，一個電視台同行會要挾盧安克，對他說，「你要不接受採訪我就從樓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這個節目最終沒有播出，記者猜測，因爲媒體的常規經驗，在盧安克面前行不通，片子沒法編出來。

我懷著好奇與忐忑，做好了只是見盧安克一面的打算。對於很多人來說，盧安克也許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遠的時間裏聽過，但已經淡忘。他是一個來中國鄉村支教的德國人，但和那個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師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歡鄉村和小孩，他不喜歡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壓力。在那個大家都想從鄉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過個人努力和時代機遇改變命運的年代裏，盧安克沒有任何功績主義的目的，做教育不是爲

了改變和成果。有人看到盧安克的故事說，這樣的人絕不能多，「會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顛覆。」

盧安克最後一次出現在大眾視野中，是在 2012 年的央視采訪裏。那時候媒體和公眾眼裏的他，是一個理想化的存在，一個出生在德國中產家庭的年輕人，克服種種困難來到中國廣西的貧困鄉村做了十多年志願教師，大家稱呼他是當代白求恩，不計報酬將青春奉獻給中國教育事業，他曾被提名感動中國候選人，但他寫信拒絕了。

巨大的聲名給他帶來了巨大的麻煩：不斷有人給他寫信，甚至坐在他床頭等他醒來，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離開，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給他。小學校長對人說，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為了避開這些，他曾短暫回到德國，但後來又重回板烈。他曾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其實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過現在的情況要求我學會和發揮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會學會。」

但現實比他預料得更加複雜。2012 年後，他幾乎消失了，不再接受採訪，不參加公共活動，但互聯網上關於他的傳言更多了——有人說他被驅逐出境，有人說他

的網站被關停，還有人诋毀他與學生的關係。

這些事情持久地影響著盧安克。2018 年，做理療和研習「能量」的朋友大白為盧安克治療身體，那段時間，盧安克每天坐在門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門口，「孤獨、真誠同時又渴望著什麼」，大白告訴我，他那時見到的盧安克，身心疲憊，腰椎受損，偏頭痛，精神狀態很差，正被各種不真實的、編造的、無中生有的網絡內容困擾，他又無力去說明。大白感覺盧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們有時什麼也不說，盧安克就在空白的 A4 紙上寫作，這後來集結成《尋找你內在的自然》，盧安克寫：「有人給我轉發某些人制作的關於我的大量視頻，我看到是那些轉發率超級高的。我受不了這種關注，都不敢做事，怕控制不了這件事情後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於是，我就去舉報這些視頻，即使無效也不斷地重複舉報。」

如今的盧安克已經不叫盧安克，10 多年前他放棄了這個名字，他不想當網絡報道裏的神話，只想過一種沒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現在的名字是盧恩卡，學生和朋友們都叫他老盧。

我給他發郵件，那時他正在福建的村

落裏，後來他來到了廣西防城港。他答應見面後仍然很憂心，我後來知道，在我們約定見面時，盧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說有人要來找他，「大白以後你幫我把關，往後想找我的人先經過你，你安排的我才能見，你不安排我不見。」

我不想再參加這場淘汰賽

我們約在廣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見面那天，盧安克從一個小房間走出來，個子很高，駝背，因為很瘦，籃球服在他身上顯得空空蕩蕩，他黃色的頭發還和十多年前一樣，臉上的皺紋更深了，他今年 58 了，右眼有時會陷在層層疊疊的眼皮裏，他就像一株蕨類植物，遲緩，安靜，很少直視人，為了不那麼顯眼，他從很小就一直弓著背，他因為長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為帆船技術好，盧安克被朋友拉來幫忙，離開板烈後，他不願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順利，他幾乎很快就答應了讓我寫他的故事，還讓我見見他的朋友們。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寫隱私，一旦問及他就會生氣；他不想只寫他自己，他想要寫他的夥伴們，那是他在板烈的學生，他們在籌備成立戶外活動公司。這也

正是我的計劃，幾天後，阿輝和文道來到防城港。

阿輝和文道都很瘦，他們是壯族人，皮膚黝黑，阿輝23歲，文道22歲，他們背著戶外徒步背包直接來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著老盧幹活。盧安克每天帶他們訓練帆船，他們總是一起行動。從阿輝和文道有記憶以來，盧安克就來了板烈。他們一起游泳、捉魚、爬山、找野果，每個周末，孩子們都要排隊等盧安克的時間，邀請他來家裏玩，他們大都是留守兒童，盧安克從一個山頭走到另一個，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們四個人在樓頂上睡，看到一顆流星，「它的光是黃色的，尾巴的光是綠色的，在飛行過程中爆炸了兩次，我們四個人同時看到了，有你在吧？」他問阿輝。

誰抓到眼鏡蛇，誰又很會捉泥鰌，老師們還經常載胡他們的泥鰌和田雞，他們的對話從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盧安克說文道一直是一個快樂的人，他記得文道小時候很喜歡爬樹，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樹，他們喜歡像小鳥一樣在樹上吹風，有一天文道爬到樹上，搖啊搖，最後跟著斷了的樹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樹枝和葉子護住了他。

海邊的下午，太陽暴烈，盧安克坐在樹蔭底下，背對著沙灘。我問他為什麼離開板烈、不再做老師，他說有兩個原因一一兩個都不好說。「我不想講，講會傷害到別人。」

因為帆船技術好，盧安克被朋友拉來幫忙，離開板烈後，他不願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順利，他幾乎很快就答應了讓我寫他的故事，還讓我見見他的朋友們。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寫隱私，一旦問及他就會生氣；他不想只寫他自己，他想要寫他的夥伴們，那是他在板烈的學生，他們在籌備成立戶外活動公司。這也正是我的計劃，幾天後，阿輝和文道來到防城港。

阿輝和文道都很瘦，他們是壯族人，皮膚黝黑，阿輝23歲，文道22歲，他們背著戶外徒步背包直接來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著老盧幹活。盧安克每天帶他們訓練帆船，他們總是一起行動。從阿輝和文道有記憶以來，盧安克就來了板烈。他們一起游泳、捉魚、爬山、找野果，每個周末，孩子們都要排隊等盧安克的時間，邀請他來家裏玩，他們大都是留守兒童，盧安克從一個山頭走到另一個，陪伴完一

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們四個人在樓頂上睡，看到一顆流星，「它的光是黃色的，尾巴的光是綠色的，在飛行過程中爆炸了兩次，我們四個人同時看到了，有你在吧？」他問阿輝。

誰抓到眼鏡蛇，誰又很會捉泥鰌，老師們還經常載胡他們的泥鰌和田雞，他們的對話從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盧安克說文道一直是一個快樂的人，他記得文道小時候很喜歡爬樹，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樹，他們喜歡像小鳥一樣在樹上吹風，有一天文道爬到樹上，搖啊搖，最後跟著斷了的樹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樹枝和葉子護住了他。

海邊的下午，太陽暴烈，盧安克坐在樹蔭底下，背對著沙灘。我問他為什麼離開板烈、不再做老師，他說有兩個原因一一兩個都不好說。「我不想講，講會傷害到別人。」

唯一清晰的事情是，他仍然喜歡自然和小孩，不做老師之後，盧安克還是會找很多機會偷偷回板烈玩。一放假他就從南寧回去，跟原來的學生一起在山林裏探險。「我的身體離開了板烈，但心是拿不走的。」他寫，「到了城市之後，我就成了一個沒有心、沒有靈感的人。再也創作不

出什麼了，心像枯萎了一樣，什麼感覺都沒有了。」

失敗是一種特別強的優點

身為教育者，盧安克最終做到了什麼嗎？這場極其理想主義的嘗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那些孩子？盧安克說，他不知道，他讓我去問他們。

煎蛋在晚上10點多跟我通了電話，這時他才剛剛下班回家。他現在在深圳一家證券公司做客服，他不懂股票，接受了一周的入職培訓，很快他就考證上崗，一開始還是不會，公司的人教給他一些話術，他現在覺得很簡單，幾套話術來回用。這份工作收入五六千，要求他996，入職沒幾個月，他就想辭職，但他想存一點錢，堅持到年底，明年去防城港加入他們。

煎蛋不喜歡深圳這座節奏太快的城市，在路上走慢一點，後面的人會踩到他的後腳跟。每周末放假的那一天他哪都不想去，像醉了酒一樣地活著，會累到車鑰匙都忘記拔，鞋也沒脫，就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

他過去在一所大專學校學計算機，學校安排的實習單位每天上班12小時，煎蛋待四天就走了，班上有一半多的人都堅持實習了半年，最後還有幾個人轉正，過著

每天上班12小時，工資400的生活。儘管不知道喜歡什麼，要什麼，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過這種生活。

阿輝也有著類似的經歷，他大專學幼教，不喜歡，轉去學汽修，一兩個月他就沒興趣了，進廠實習，他待了八天就走了。他跑去福建東山島找老盧學帆船，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後來老盧帶他認識了做戶外的朋友，學校也不念了，阿輝穿著拖鞋短褲開始做戶外，後來把煎蛋、文道、大象也帶到這家戶外公司，他們待在一起很快樂。

不過有時候，這家公司讓他們做很多跟戶外活動不相關的事情，比如裝修房子，搬東西。老盧介紹他們來，怎麼也得幹，不然老盧人情怎麼算呢？但公司只有在暑假時收入才不錯，平時錢很少，如果大家都留下來，每個人分的錢就更少了，半年前煎蛋和文道決定離開去找別的工作。

他們也會跟老盧吐槽，老盧說這確實不應該，他跑去跟朋友說，「他們幹那麼多活，你們怎麼給他那麼少的錢呢？」但是這基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老盧這個個人是比較單純的，別人說什麼他就會信。」於是後來老盧說不如做我們自己的公司，阿輝和煎蛋說幹就幹。

在一個以成績決定如何對待小孩的環境裏，盧安克的學生們都遭受了很多否定，老盧不這樣，只是跟他們一起玩，但他們似乎最終都成長為相似的人，喜歡就做，不喜歡就逃，不勉強自己，也不依賴某個體系、文憑，甯願自己去闖蕩，他們相信自己的直覺和力量。

但生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煎蛋正在平衡一些事情，比如家人的期待、對金錢的不安全感。前段時間老盧說煎蛋，「被深圳的工作害得變得沒有心了」，老盧覺得他對公司的事情不上心，他不理解他的不安，他叫煎蛋來防城港，煎蛋不去，公司剛剛起步，去了也沒有工作，吃啥？「你來了不就知道有沒有？」他反過來說盧安克不吃肉，不花錢，對錢完全沒有概念。

阿輝和煎蛋在板烈村小學出了名的頑劣，還在讀二年級時就去找五年級的單挑。煎蛋經常和阿輝打架，他經常被打哭。打完了，老盧就會過來問問他們，要不要一起去游泳？於是他們又和好了。老盧不會制止小孩打架，只會要求不能用工具，並建議他們在水裏打。煎蛋後來意識到，老盧把他沒有地方釋放的精力和攻擊性，從

對人引導去了自然，上山水比搶人彈珠好玩多了。

大事畢業時煎蛋不知道做什麼，迷茫又慌張，阿輝叫他去廈門做戶外教練，他問老盧的想法，老盧問他，你是不是真的想做這件事？你真想去做才有意義。剛帶團，他心裏沒底，不確定要不要模仿別人的風格，老盧說沒必要參考，你想怎麼帶就怎麼帶。有一次活動他的手上被燙出巴掌大的水泡，脾氣變得暴躁，老盧說你平時不是這樣的，你試著把你的注意力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他翻譯過一本非洲人的書，「火的試練」章節有說到類似的事情。煎蛋一邊覺得他是個老神棍，一邊又會試著去相信他，最後發現是有用的。盧安克從不強勢地引導和幹涉，說的話都很平常，但煎蛋覺得很有力量，待在他身邊總是很平靜。

那本非洲人的書是關於考驗和療愈的，很難總結，大概講了一些水、火、土、礦等自然的試練，以及集體如何通過接納、觀察、支持來治愈人，讓他找到自己的理想。這很觸動盧安克，作者 Malidoma Somee 在 4 歲被帶去西方接受教育，20 歲回到傳統部落，他和部落中的年輕男性一起接受遲來的成年儀式。Somee 活在西方

的系統思維和家鄉的自然思維之間，這就像盧安克，活在西方的系統思維和壯族的自然思維之間，他說自己就像一個鏈接者，他的使命或許也是像 Somee 一樣幫年輕人找到使命。在板烈的時候，他曾創造出一個能給他歸屬感的世界，但是最終被破壞了，他又開始重新尋找新的使命，但下一個，他還沒有找到。

出版社的編輯會出題想測試盧安克的教育成果，看看他的學生和普通學生有什麼不同。他不感興趣：「那測不出來我關心的事。我關心的是，他們有沒有歸屬感。」

段高明，創新教育從業者，他也遇過這個問題。段高明是阿輝的朋友，他想認識老盧，阿輝跟他說，你先跟我們玩，再跟老盧玩，這更自然。後來盧安克告訴他，板烈小學的學生，有人當老板有人進工廠，有人死了有人有孩子，很多人不願意告訴盧安克在幹嘛，盧安克知道因為他們在做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二十多歲的聲音聽起來像四五十歲。

因為都是教育者，段高明看央視採訪盧安克的視頻看得熱淚盈眶，他感歎一個學生這樣理解老師真值了——「如果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後代；

如果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學生，學生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爲了人類的發展，那麼人類就是他的後代。」但老盧告訴他，說出這句話的孩子，長大後去做了傳銷。

就像擡杠一樣，但是段高明知道盧安克說的是真的。他說自己能感覺到盧安克的遺憾，盧安克說完這些，便不會再繼續說什麼。他也感覺這是所有教育者都會面對的問題，你陪伴學生的時間始終是有限的，影響也是。盧安克之前總是跟他說，對學生不要有目的和期待，優秀積極努力這種標準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一堵牆。但是放下期待很難，他又去問老盧，盧安克說可能等你經歷更多事情，等你更老了，也就更容易放下了。段高明想起《心鏡》裏有一句台詞是：「所有的意圖都會帶來相反的結果。」

央視記者每年底都要送節目去評獎，2009 年記者提交了盧安克的事題節目。對方打電話來說，這個主人公沒有做出什麼成果，不容易得獎，換一個吧。很多人看盧安克的故事後的第一反應都是：他在鄉村到底有什麼成果？教出了什麼牛人嗎？面對這些問題，記者難以回答，因爲非要衡量的話，盧安克更像是一個世俗標準上的失敗者。盧安克剛來板烈小學時的一屆

學生，6個人裏只有8個人堅持到初中畢業，大部分都去城裏打工，一個孩子父親指責他說，兒子就是因為學了你才變得老實吃虧。

關於失敗，盧安克曾在書裏這麼寫，「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滿足社會承認的一種角色，我的做法也會讓他們失望。世界上很多人看起來好像他們沒有安排自己生活情況的能力。我的中國朋友經常對我說，你幫不了自己，你怎麼要幫別人？他們不理解我。他們可能永遠不會發現這種失敗其實是一種特別強的優點，並給予了我能夠不依賴任何腐敗做法的能力。我雖然在社會中安排不了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做到超邁角色的一些事。德國著名哲學家、作家席勒也屬於這種情況。他在學校時是他們班語文最差的一個學生。我以前在上學時也是這樣一個『失敗者』。因為我的外語太差，我不能上高中。當時我也不想上。後來我從來沒有賺過正常的工資，也好像永遠成不了家。不過我現在在社會上做的事，別人都不敢做。」

我只能做簡單的事情

目前，盧安克生活在貧窮、簡樸和自由中。他的工資當年都是每個月50塊。

老板問他一個月需要多少生活費，他說500，於是就這樣定下來。有時到了月底，大白開玩笑問他，500花完沒有？還剩幾十塊，他要請大白吃面。

在大白的調理下，盧安克的身體好了很多，但一旦坐久了，他還是不舒服，他就要站起來走一走，雙手往後伸一伸，左右晃晃腦袋。大白覺得他的身體要繼續調理，但是盧安克不敢接受，「他知道我收費很貴，他覺得虧欠我太多，沒辦法再接受我的幫助。」

防城港東方紅快餐店的老板小志讓盧安克免費去他店裏吃飯，他跟家裏人說，老盧就吃幾個青菜，花不了什麼錢。一起去吃飯時，我們的餐盤上都放了計價牌，「你看，我的沒有，阿姨都認識我。」盧安克很開心，他和很多人分享了這件事。

有段時間盧安克住在小志家裏。為此小志說服了有潔癖的、在異地的妻子，「他盡心盡力在一個村落付出自己的青春去陪伴那麼多小孩，我覺得也不應該到這種地步，能幫肯定要幫。」

盧安克會在抖音櫥窗上賣一些球服和戶外用品，這些平均每個月給他帶來兩百多塊的收入，好的時候有1000，他會跟朋友高興地分享。不止一個人質問他是不是

真的盧安克，他回複說：「當然，一個傳說不會加櫬窗的。但我是一個普通的需要吃飯的人。」

這些年他當然不缺賺錢的機會。有人建議他辦學，他說他喜歡陪伴小孩，但做校長要陪伴領導。也有人建議他發揮影響力，邀請他去演講，他說他不會講，他們讓他站在旁邊，找人替他講，半個小時800，他不去，這不真實。

一個占據全球市場份額20%的皮劃艇公司老板會跟盧安克說，等船完善好以後，他可以批量生產。但盧安克已經有了一個船，他不想再做，他把新的設計圖放在網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下載使用，他不想通過信息、方法和資源賺錢。

設計了「歸屬自然」的戶外活動風格後，朋友註冊了品牌，但答應他會做到開放共享，後來其中有人想把這個風格變成課程體系。「別人想把歸屬自然品牌壟斷，我只能努力表達我的態度，讓別人知道這不是我想的，但是最終他們還是會幹，事情要發生就允許它發生，否則自己要拼命的，活不久。」

這樣的事情不止一次發生。有人建議盧安克辦交流活動，他不辦，但對方自己偷偷發了招募通知，以盧安克的名義舉辦

創新教育活動。他幫朋友的戶外公司設計線路，疏通關係。他問過朋友，有沒有設計費？對方說沒有，他就不再問。營期收費單價很高，但其中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分得少了，「數字那麼高，欲望就大了」，盧安克聽人說，因為錢朋友會變成敵人，他不想這樣，就不再去要。盧安克承認他委屈，但「委屈就委屈，人生是這樣」。

在帆船領域，也有一個朋友要做課程體系。朋友在電話裏描述著要怎麼設計，大白聽到電話裏的聲音，沸騰，熱血，做，大做強，壟斷，他又看了看盧安克的表情，沒有任何的波動，沒有興趣。

盧安克總是在一個領域做一些年就離開，因為事情總是變得更加體系化，人的感受被標準替代。他描述這些朋友，他們都想做大事，「但是我做不了，我能力有限，就只能做簡單的事情。」

從小到現在，盧安克從來都沒有依循過一種標準。盧安克用「非常不正常，也非常奇」形容他的成長過程，他和哥哥性格內向溫和，對外部世界沒什麼表情和反應，但是其實他們的感受很深。他說，當身邊有別人被罵時，即使不是罵他們，他也會非常敏感和在乎，並且被嚇得不敢在別人被罵之後吃東西。他無法分清楚犯錯

的是自己還是別人。

因為他沒有反應，別人總是欺負他，甚至後來為了讓他有反應去欺負他，「可是，他們一次也沒有成功地讓我參與打架」。在他13歲時，他不懂反抗別人的欺負，內心甚至希望別人把他殺掉。老師想要教他們如何去反抗，但是很快放棄了，大人給他們講許多英雄要面對問題的故事，痛苦並不是沒用，他從痛苦的經歷裏得到面對問題的力量，他這樣總結。

有人對他媽媽說，她的兩個小孩總是白日做夢、沒有意志、太虛弱，想讓她改掉他們的弱點，媽媽不聽，願意讓他們按照自己的特點發展下去。爸爸本來是建築設計家，受他們的影響他開始對教育產生興趣，在15歲時改行做了一名注重孩子天性的小學老師。父母為他們選擇了一所注重孩子天性的學校，上學沒有課本，都是學生們自己寫的。

他們一家四個兄弟姐妹，只有盧安克讀了大學，其他人都不想上大學。盧安克沒上過高中，不過後來他把自己的工業設計品給漢堡美術學院的教授看，教授認為盧安克已經具有了學院也無法教育的創造性，可以通過增加知識讓他實現頭腦裏的東西，最終接受了他入學。

一個曾在西藏拉薩開辦盲人學校的德國盲人對他說：「因為我小時候成了盲人而遭受欺負，因為社會不把我看成是一個完整的人，我就需要培養我自己的力量，幫我自己再找到社會中的生活。我長大之後，我就依靠這種因為受到欺負而培養的力量，一個人去西藏辦學。」盧安克覺得自己跟她很像。在他的成長過程裏，別人也一直不承認他的性格和個性，他也一直依靠受到欺負而培養的力量。

在盧安克身上有一種矛盾，受傷的、想要消失的欲望和身為教育者想影響人的、不斷表達的一面，大眾以為他消失的時間裏，他在抖音上更新了兩百多個視頻。很多人把他當作人生導師，一個從農村一路讀書考出來的女生，畢業後進入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不喜歡這樣的生活，無數次想離開，她想去拜訪盧安克，想像他一樣服務他人，做類似的事業。盧安克回復說，「我沒有為他人服務，只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你來拜訪我不如你聽從自己的內心，直接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有人問他，什麼樣的教育才能培養出像你一樣的強大內心？他說，「我還覺得自己比別人弱。很多時候是放棄了目標和要求，才變成我現在的樣子。」

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死了之後呢？

順著風浪往大海走，有種走向無限的感覺。盧安克喜歡玩帆船，因為玩帆船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應都從感覺中來，風浪大時，他控制著船幾乎垂直于海面，在將要翻船的極限，我們都用力往後仰，不自覺地想用身體去平衡船傾斜的力，盧安克直直地坐在邊上。

盧安克的帆船叫 Amaran，在馬來西亞文中是「注意安全」的意思，他曾在印尼碰到一群小孩，他們告訴他自己來自 Amaran 島。

離開板烈後，盧安克經常去印尼，在哥哥生活的村子待幾個月。盧安克來到中國鄉村做支教時，他哥哥給國際組織綠色和平做志願者，後來去了印尼的漁村，他們都過著一種沒有保障的，沒有要求的，自在的生活。

印尼漁村沒有任何必須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上班、完成指標，只需要依照自然的節律打漁，自給自足，人和人是夥伴而不是雇佣關係。他的朋友威爾說，「如果人生建立在交易競爭效率上，追求更多更好更快，並不會帶來更幸福的生活，這幾年我們也都感受到了。盧安克一直都踐行另一種路徑。」

盧安克跟威爾分享過一個小事。漁村裏的人不對生活進行任何計劃，正吃著飯呢，看一眼天就決定出去打漁，路過時會問一句，「你來不來？」你不回答，漁民也不等你。如果你放下所有的恐懼和準備，站起來就跟他走，那你也可能會收穫一場從未遇到的冒險。這種無目的無期待無計劃的生活很吸引他，他不喜歡被控制的、單一的人生，他就喜歡那種回答不了為什麼、不為了結果的人生，他在這裏找到了內心的某種平靜。

6 月中旬，在我離開防城港的前一天，盧安克和學生的公司註冊遇到問題，這意味著他的簽證辦不下來，他可能要離開中國。那是我第一次見他露出沮喪與焦躁。他不想回德國。他在中國更自由，有朋友，偶爾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德國有很多標準，工資標準，建房標準，買保險的標準，他要找一份工作。

他也慢慢變老了，去年盧安克受過一次傷，爬樹掉下來骨折了，讓前輩有些擔心，「小時候我們爬那種樹他根本不可能會摔，跟猴子一樣，從那一刻我就覺得他確實真的老了，那時候也真正意識到他 50 多歲了。」

過去的師生，現在的夥伴，他們每天

坐在海邊，等著風來，風來的時候，就可以出海了。海邊經常下雨，雨大的時候天空迅速染成墨黑，海面也變得灰暗，近海處一片顯出波光粼粼的亮色，阿輝問盧安克，那一片是風更小嗎？是的，盧安克說，他們還是像小時候一樣，向他提問一一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小時候，他們最常問的是：「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死了之後呢？」現在不問了。

雨大的時候，風會停。等雨停了，盧安克選了一件亮黃色的救生衣，他和阿輝坐在一旁，看著剛學船的文道練習。文道手上忙一會兒就卡住，擡頭看老盧，老盧一點點教他，直到帆升起。他們三個人合力把帆船從沙灘上推入海中，用力一送，當船快飄出去時，他們跳上去，盧安克坐在船尾，握住舵，風推著船往海中央去。

8 月，我收到了他的好消息，他托學生轉告我，手續辦下來了，他可以在中國再待兩年，但等到 6 歲他就沒法再辦理工作簽證，到時候要去哪裏呢？他也不知道。

轉載自《人物》

魯迅煙史考

◎ 蕭振鳴

魯迅以文章名世，筆鋒犀利，直擊靈魂，是向舊世界衝鋒陷陣的英雄。作為血肉之軀的魯迅，既是俠肝義膽、無畏戰鬥的勇士，也是熱愛生活的平民。縱觀魯迅一生，有幾樣嗜好是伴隨他一生的，如吸煙、飲酒、喝茶、吃糖等，而最凶的，要算是吸煙了。魯迅有詩雲：「中夜雞鳴風雨集，起然煙卷覺新涼。」看魯迅的照片，手持煙卷的有許多張。吸煙確是魯迅伴隨終身的一大嗜好。凡魯迅的傳記及他的友人寫過的回憶錄，幾乎無不談及魯迅的吸煙。許多藝術家塑造魯迅形象時也時常在他的手中夾上一支煙卷，如比較經典的魯迅博物館內張松鶴的雕塑、趙延年的版畫等。魯迅的吸煙，彷彿是一種精神戰士的風度。

煙草與鴉片，都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清代更是達到了鼎盛。西方為毒害中國人

以達到向中國傾銷鴉片的目的，將鴉片混入煙草，致使大批中國人成癮，從而成爲「東亞病夫」。鴉片戰爭後，鴉片的余毒在中國並沒有被清除，許多地區仍然流行吸食鴉片。魯迅生于清末，對此是親眼所見的。魯迅的父親周伯宜因周福清案使得家境敗落，性格變得喜怒無常，酗酒，吸鴉片，三十五歲便因病身亡。父親的病死給魯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對毒害中國人的鴉片一向是深惡痛絕的。但鴉片的實際味道，魯迅是親自體驗過的。

1924年7月，魯迅應邀到西安講學。那時從北京到西安要走上七天，先坐火車到河南陝州，然後乘船逆流而上到潼關，再換汽車到臨潼。講學之余，魯迅考察了西安的名勝，想為他計劃寫的劇本《楊貴妃》找到實地的線索，然而西安的殘破、人事的頹唐破壞了他原本的想象。西安之

行似乎很平淡。那時西安的鴉片不但沒禁，還相當流行。魯迅忽然想嘗嘗鴉片的味道。曾經西方有些詩人如波德萊爾，文人如柯克多都會用麻醉劑來獲得靈感，難道魯迅也想從鴉片中尋找靈感？魯迅幼時會見過尊長的煙具，但從未嘗試過煙味。他對醫藥本是有研究的，常說鴉片原是有價值的藥品，不濟的人卻拿來當飯吃，自是死路一條。這次他要親自嘗試一下了。于是他在孫伏園和張辛南的安排下進行了一次空前的嘗試。魯迅吸的時候還算順利，吸完後就靜靜地等候靈感的來臨，但那天靈感卻沒有降臨。事後孫伏園問魯迅吸鴉片的感覺怎麼樣，魯迅失望地說：「有些苦味！」看來，吸食鴉片可以激發靈感是「癮君子」的謠言。

這件事魯迅在《關於知識階級》一文中道出了原委：「譬如從前我在學生時代

不吸煙，不吃酒，不打牌，沒有一點嗜好；後來當了教員，有人發傳單說我抽鴉片。我很氣，但並不辯明，為要報復他們，前年我在陝西就真的抽一回鴉片，看他們怎樣？」

魯迅去西安時，接待他的是陝西省省長公署秘書張辛南，他描述那時魯迅的牙齒是深黃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身穿黑布褲、白小褂，上街時再穿一件小小紗大褂，頭發不剪，面色黑黃，講演幾次後，許多人認為魯迅吸鴉片。有人悄悄地問：「周先生恐怕有幾口癮吧？」他說：「周先生吃香煙。」還有一個軍人問：「學者也吸鴉片麼？」張辛南問：「哪個學者？」軍人說：「周魯迅滿帶煙容，牙齒都是黑的，還能說不吃煙嗎？」那軍人只知魯迅姓周，並認為魯迅是他的名字，所以稱他「周魯迅」。

民國時期，煙草已深深地被中國人接受，只要經濟條件允許，多會以吸煙為生活中的部分，有抽水煙的，也有抽旱煙的，煙具有煙管、煙槍、煙鬥等，最流行的還是紙煙。煙草的暢銷還被用來做廣告的媒介。魯迅在一篇《航空救國三願》中諷刺道：「所以銀行家說貯蓄救國，賣稿子的說文學救國，畫畫兒的說藝術救國，愛跳

舞的說寓教國于娛樂之中，還有，據煙草公司說，則就是吸吸馬占山將軍牌香煙，也未始非救國之一道雲。」

魯迅的煙齡，從有記載的文字看，他的煙癮在留學日本的時候就已經很厲害了。周作人回憶：他在日本東京留學住在中越館時期，最是自由無拘束。「大約在十時以後，醒後伏在枕上先吸一兩支香煙，那是名叫「敷島」的，只有半段，所以兩支也只是抵一支罷了。」晚上「回家來之後就在洋燈下看書，要到什麼時候睡覺，別人不大曉得，因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明天早晨，房東來拿洋燈，整理炭盆，那炭盆上插滿了煙蒂，像一個大馬蜂窩」。

他在北京紹興會館居住時，早上醒來就在蚊帳裏吸煙，白色的蚊帳被熏成了黃黑色。他的吸煙量巨大，每天都要三四十支，幾乎是煙不離口。魯迅吸的煙一般都是廉價煙，在北京時吸的是「紅錫包」「哈德門」牌。郁達夫回憶：「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十支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襖的袋裏去摸出一支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後再從煙包裏抽出一支，而再將煙包塞回袋裏去。」

女師大事件中，魯迅被教育總長章士钊非法免職，學生尚誠去看望他，魯迅順手點燃一支煙並遞給尚誠一支，尚誠一看是很貴的「海軍」牌，就問：「丟了官為什麼還買這麼貴的煙？」魯迅笑著答道：「正是因為丟了官，所以才買這貴煙。官總是要丟的，丟了官多抽幾支好煙，也是集中精力戰鬥的好方法。」許廣平第一次到西三條訪魯迅，對他的吸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說魯迅吸煙「時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不大用洋火的，那不到半寸的余煙就可以繼續引火，那時住屋鋪的是磚地，不大怕火，因此滿地狼藉著煙灰、煙尾巴……」。在北京時也有過別人懷疑魯迅抽大煙的事，魯迅在《馬上支日記》中記載過一段：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台前喝了一回茶。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卻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夥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夥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于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講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夥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去了。

1924年時，高長虹與魯迅交往密切，他回憶說：「煙，酒，茶三種習慣，魯迅都有，而且很深。」有時候也土耳其牌、埃及牌地買起很闊的金嘴香煙來。他勸魯迅買便宜的國產香煙，魯迅說：「還不差不多這一點！」

魯迅在廈門大學時獨自居住，吸煙是很凶的。有一次參加別人的酒宴，回來後酒喝得有點多，靠在椅子上抽著煙就睡著了，忽然覺得熱烘烘的，睜眼一看，衣服上一團火，腹部的棉袍被煙引著了，急忙撲滅，但衣服上已經燒了一個七八寸的大洞。許廣平知道後，對這種事特別重視起

來，對魯迅的吸煙加強了管理。

魯迅在廣州時吸的是一兩角一包的十支裝，那時香煙裏面贈畫片，有《三國》《西遊》《二十四孝》《百美圖》等，他自己不收藏，把這些畫片贈給喜愛美術的青年。魯迅在生活上是個很節儉的人，抽煙時直到燒到手或燒到口，實在拿不住了才丟掉。為此許廣平在廣州專門給魯迅買了一個象牙煙嘴。

魯迅的親朋好友都知道他愛吸煙，所以去探訪時經常送煙給他。日記中有很多記載，孫伏園會送過「華盛頓」牌香煙，友人張友松送過「仙果」牌煙卷。魯迅在上海時二弟周建人攜夫人王蘊如經常去探望大哥魯迅，每次都要帶給他一些香煙，章廷謙、徐詩荃等友人也給魯迅送過香煙。魯迅在上海與日本友人交往比較多，日記中記載片山松元、森本清八、長尾景和、山本實彥、內山完造等都贈過魯迅香煙。內山完造、增田涉還送過煙缸、煙嘴一類的煙具給魯迅，應該都是日本貨。1931年2月15日，魯迅「為王君譯眼藥廣告一則，得茄力克香煙六鐵盒」，這種煙很高級，這則廣告現已不可考，不過報酬還是挺高的。

魯迅的日記常有買煙的記錄，一次買

個五六包。但大部分買煙的事都是由許廣平包辦，魯迅對她說：「我吸煙是不管好醜都可以的，因為雖然吸的多，卻是並不吞到肚子裏。」許廣平聽了魯迅的話，覺得反正是不吞到肚子裏，於是就買些廉價的紙煙給他抽。魯迅去世後許廣平為此事懊悔不已，覺得這件事是害了魯迅的。其實就吸煙的事來說，許廣平對魯迅這樣一位大煙筒是非常寬容的，整天吸著二手煙卻不離不棄，這才真愛吧。魯迅老友林語堂說：「他機警的短評，一針見血，誰也寫不過他。平常身穿白短衫、布鞋，頭發剪平，濃厚的黑胡子，粗硬蓋滿了上唇。一口牙齒，給香煙熏得暗黃。衣冠是不整的，永遠沒有看過他穿西裝。顴高，臉瘦，一頭黑發黑胡子，看來就像平街一位平常煙客。許廣平女士愛他，是愛他的思想文字，絕不會愛他那副骨相。」

魯迅吸煙的牌子很多，大都是「金」牌、「品海」牌一類的卷煙，還吸過「彩鳳」「黑貓」「強盜」牌等。上海的煙品五花八門，有洋鐵盒包裝的，也有電木包裝的，有五十支裝的，還有一百支裝的。蕭紅到魯迅家，看到他備有兩種煙，一種是白聽子的，是前門煙，用來招待客人；一種是綠聽子的很便宜的，五十支才四五

角錢，通常放在桌上自己隨時吸的。

魯迅與許廣平的感情交往，是從 1925 年 3 月 11 日許廣平以「受教的一個小學生」給魯迅寫的第一封信開始的，信中對魯迅的吸煙是一種仰慕。她寫道：「五四以後的青年是很可悲觀痛哭的了！在無可救藥的赫赫的氣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書包，潔身遠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絲絲的煙葉的時候，可也想到有在瓦盆中展轉待拔的人們麼？他自信是一個剛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剛率十二萬分的人，因為有這點點小同，他對於先生是盡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時地為限，加以指示教導的。先生，你可允許他麼？」

魯迅當日就給她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複信，對於香煙的問題，魯迅解釋道：「我其實那裏會，立地成佛，許多煙卷，不過是麻醉藥，煙霧中也沒有見過極樂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導青年的本領——無論指導得錯不錯——我決不藏匿起來，但可惜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又介紹了他的「壕塹戰」法：「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為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

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從此，魯迅與許廣平的交往開始頻繁。

香煙的話題，是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元素之一。魯迅吸煙，許廣平是最了解的，她在回憶錄中提到，魯迅吸煙「每天在五十支左右。工作越忙，越是手不離煙，這時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燒掉的。在北京和章士釗之流的正人君子鬥爭，醫生曾經通知過他，服藥同時吸煙不會好的，我們幾個學生那時就經常做監視的工作，結果仍然未能停止」。許廣平知道魯迅有氣喘病，勸諭魯迅：「我以為當照醫生所說：1 戒多飲酒；2 請少吸煙。」魯迅也知道吸煙對他的氣喘病很不利，會想戒掉吸煙，但最後一直也沒戒掉，為此魯迅會對許廣平檢討「我于這一點不知何以自制力竟這麼薄弱，總是戒不掉。但願明年有人管束，得漸漸矯正，並且也甘心被管，不至于再鬧脾氣了」。

對於戒煙的事，魯迅曾在寫給許欽文的信中說：「醫生禁喝酒，那倒沒有什麼；禁勞作，但還只得做一點；禁吸煙，則苦極矣，我覺得如此，倒還不如生病。」1934 年春，魯迅的胃病發作，醫生對他說

是吸煙太多的緣故，因此他把每日的吸煙量減到十支，並改吸較好的煙。1935 年 6 月他在致胡風的信中說：「消化不良，人總在瘦下去，醫生要我不看書，不寫字，不吸煙——三不主義，如何辦得到呢？」魯迅去世前十天，參加了第二次全國木刻聯合流動展覽會，當時由攝影記者拍下一組照片，雖然面色憔悴卻精神矍铄，與木刻青年侃侃而談，那手中，始終夾著香煙。魯迅直到去世前一天，手裏還拿著香煙。魯迅死于肺炎，魯迅的肺病一定是與吸煙有關係的。吸煙之癖，伴隨了魯迅一生。

「仰臥——抽煙——寫文章，確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樁事，但也還有別的，自己恕不細說了。」魯迅曾在致章叢蕪的信中這樣說。魯迅的小說有許多篇都描寫過吸煙者，《風波》中的七斤手中的「象牙嘴白銅門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阿Q 正傳》中阿 Q 手中的旱煙都給讀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也是魯迅對家鄉吸煙風俗的描述。《孤獨者》《在酒樓上》對魏連殳、呂緯甫這些知識分子煙不離手的描寫，是因魯迅有自己吸煙的體驗才寫得那樣生動。

轉載自《花城》

那些湧入胖東來應聘的年輕人

◎殷盛琳

2025年8月，胖東來發布招聘信息，各類簡歷迅速湧入，訪問量激增一度導致系統癱瘓。據其發布的聲明，50分鐘內，註冊人數達到13.2萬。

胖東來本次招聘要求嚴苛，連基礎保安、保潔的任職資格都要求本科學歷以上，25周歲以下，大量營業員、收銀員崗位年齡上限為30歲。這一篩選標準一度成為社交平臺熱議的話題。

求職者中，有人碩士應屆畢業卻未能通過初篩，有人在應聘前搜集大量「胖東來面試真題」，像備考公務員那樣準備一家企業的招聘。坐在從異鄉回河南的航班、火車上，每個人都向往「上岸」，更向往胖東來招聘宣傳中「輕松、幸福」的生活狀態。

超市營業員，鬼知道多少人在競爭
為了順利闖過胖東來招聘第一關，陳

晴提前幾分鐘就蹲守在家裏，Wi-Fi信號最好的地方。備忘錄裏已經編輯好了基礎信息，身高、體重、證件號碼與戶籍地，就像一張可以隨時亮出的使用說明。

她盡量讓自己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緊盯時間，像在等待短跑比賽的發令槍響。她計劃投遞的超市營業員崗位招聘255人，但鬼知道有多少河南老鄉一起競爭。

闖關在即，有人占據網速、設備優勢，有人只能寄望于運氣。差不多的時間，在鄭州打工的一個年輕人，剛找到機會從面包攤上溜走，躲進角落慌張地打開手機——他得快，面包正在發酵，還等著他裝飾後送入烤爐。

8月23日10點，投遞系統開啓，陳晴用最快的手速在電腦和手機之間來回切換，一頓狂刷，終於在5分鐘內完成了信息填寫。

另一些人就沒這麼幸運了。她很快在

社交平台上刷到了帖子，因為系統處理延遲，很多應聘者沒能完成第一步的資料填寫，投遞通道就顯示為關閉，「很多人都有點氣憤，在怒罵」。她理解那些不甘心，畢竟在當下的環境裏，沒有哪個求職的年輕人會不在意這樣的工作機會。

她今年24歲，專升本，學前教育專業。在長長的列表篩選過後，發現能留給她的崗位只有兩個：保潔，或不限制專業的超市營業員。因為每個應聘者只能選一個崗位投遞，她考慮再三，投了後者。「我覺得營業員是更適合我的，需要耐心細心，保潔雖然網上傳說工資很高，但我覺得會很累。」

即使知道競爭激烈，陳晴還是被投遞總人數震驚到了。當天下午，胖東來發布的招聘進度公示提到，從上午10點開啓報名通道後，系統註冊人數13.2萬，由於短時間內訪問量集中爆發，系統延遲，基礎

信息投遞成功的只有 8.3 萬人。最終進入文化評估，並收到完整信息采集通知的，剩下 2988 人。審核通過的人，會進入下一輪面試，競爭本次招聘的 900 個崗位。

根據公開信息，新鄉「三胖」在本次招聘中，除了為退伍邊防軍人、刑釋人員設置專屬投遞通道外，其他的招聘僅限河南戶籍人員投遞，涉及營業員、保安、保潔、收銀員、烘焙師、廚師、電工等多個崗位。其中被網友討論最多的，是對保潔、保安崗位的設置，要求本科及以上學歷，25 歲以下。

十幾萬年輕人用簡歷投票，迅速令胖東來的一場企業招聘成為網絡奇觀。

社交平臺上相關主題的帖子自帶流量，進入篩選階段的應聘者慶幸自己的運氣和手速，「下岸者」們各有各的黴運：二位因為網卡被拒之門外的年輕人，悔恨沒有做更充分的準備，她已經卡在 25 歲邊緣，調侃自己可能與胖東來無緣了；一位藥學專業的碩士應屆生已經投遞了近 200 份簡歷，回應寥寥，原本對醫藥收銀員崗位寄予厚望，但填寫基礎信息後，並沒有收到文化評估的測評消息。他看到有人分析，碩士應聘者投遞基礎崗位反而沒優勢。

比起藥學碩士研究生，只有民辦本科學歷的小魚反而順利入選。報名時，她正

巧卡到了 25 歲的門檻以內。

在此之前，小魚已經在距離老家河南 200 公里的海口工作了一年多，「經歷了現實的毒打」後，她說自己更在意工作狀態。目前的工作讓她焦慮，精神狀態很差，「晚上要兩三點才睡著」。

好幾位應聘者都提到，準備胖東來面試，幾乎是自己找工作以來最認真的一次——胖東來的工資足夠高，在河南老家人眼裏像一塊「金字招牌」，受認可程度僅次於體制內。陳晴在網上買了胖東來的相關書籍，想更熟悉企業理念。另外一些人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商機，開始售賣《胖東來歷年面試真題》《胖東來高頻面試真題及題目解析》。

不願意花錢的年輕人選擇「抱團」，已經，在社交平臺組建胖東來面試交流群組，「先面帶動後面」。目前，500 人為上限的溝通群已經拓展到了五群，前面的群聊全部滿員。

應聘者打工圖鑑

陳平這家義烏小工廠，之前的工人幾乎都是「零工」，主要來自雲貴川地區。「他們的流動性很強，可能這裏做幾個月就換，再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做幾個月。」陳平說，在此之前，大家維持一種用工默

契：工廠包住宿，按件計費，不想做了可以隨時結賬走人，社保之類的不做繳納。

除了剛從象牙塔探出頭的應屆生，給胖東來投簡歷的年輕人都能講出一段長長的打工「心酸史」。

陳晴 2023 年本科畢業，之後入職鄭州一家公立幼兒園做幼師，合同工，沒有編制，更沒有五險一金。她說，在那所幼兒園工作快一年，最高的一次月工資是 2400 元。遠不如胖東來的保潔工資高。

但工作量並沒有因為低薪而減少：工作日，她得在早上 7 點半之前到園，不能遲到，不能隨便請假，否則要扣工資。

她的工作內容包括但不限在在門口接孩子、記體溫、打飯、組織孩子外出、打掃衛生。此外還要上課、做遊戲、讀繪本。一直持續到下午 6 點，周而復始。「一天天兵荒馬亂的，帶的孩子有點多，每天像放羊一樣，一圈圈的，根本看不見尾。」有時還得處理小朋友之間的矛盾，還要時刻提防他們不要磕碰，「一天都是神經緊繩的狀態，而且回去還要和主班對接工作，比如哪個孩子發燒了，在學校的狀況怎麼樣之類的。」

2024 年 4 月，她感到自己有焦慮軀體化的症狀，承受不住，辭了職。本科的同學，有的進到工廠，有人幹脆不找工作在

家啃老。沒有什麼更好的機會。她想過考公，但受限于學歷和專業，只能報考「三不限」（指公務員考試招錄中不設專業、學歷（大專以上）、戶籍限制的崗位類別）。

許之畢業 5 年，但打工的副本已經連續「刷新」好幾回。2020 年從一所普通本科的工商管理專業畢業後，許之在中公教育做過一年半的機構老師。入職那會兒也是這家中國最大的公考培訓機構最輝煌的時候，三年後，根據資料，中公教育累計虧損 36.81 億元。許之離職前，已經經歷了兩輪降薪。

隨後她加入了南京一家小企業，主要做項目申報。再準確點來說，是靠寫申報材料，獲得政府扶持項目，從而獲得資金幫助。面臨檢查時，新創立的公司會找幾個兼職，或者干脆把許之所在公司的員工拉過去充數。在她的價值觀裏，這是一種欺騙性行爲——雖然在程序上挑不出毛病——許之主動辭了職。

她還做過一家環保企業的總經理助理，被要求陪著應酬後，再次辭職。應聘胖東來之前，許之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做企業培訓，除了培訓還要兼職主持人，時刻需要緊繩，容錯率很低。這次辭職後她就沒再工作。

和社交媒體上流行的生活方式一樣，她選擇 GAP 了半年，先去旅遊了一圈，又給自己報了舞蹈班。但她很快發現，現實的壓力不會因為精神上的逃避就消失不見，不斷減少的存款時刻提醒她這一點。她想，人還是得有一份工作，才能有點保障。

今年 7 月，許之開始瘋狂投簡歷。但當下的就業環境對她這樣普通本科畢業的文科生實在算不上友好。直到關注到老家的胖東來要招聘員工，福利待遇比她在南京自力所及能找到的工作要好很多。

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在 2025 中國超市周的分享中公開透露，2025 年 1~2 月份，交完社保後，胖東來員工到手收入為 9886 元。幾乎是河南平均月工資（5200 元）的 2 倍。這也是許之難以拿到的高薪。

她立即做了準備工作，投了電器營業員的崗位。這個崗位的年齡限制放寬到 30 歲。

許之是新鄉本地人，對胖東來很熟悉，但此前從未想過要在那裏工作。她從家鄉出發，考上大學，越走越遠，成年後待過最久的城市反而是工作地南京。這次有了胖東來的面試機會，她還為上千塊的來回路費猶豫過，因為更核心的問題是，她也沒想明白，要不要換城市發展，要不要回老家？

進入 9 月，胖東來的線下面試陸續進行。有人飛機轉高鐵再轉出租車才到達面試地點，有人從北京請假前往新鄉面試，當晚再连夜坐車趕回。崗位面試人數和招錄人數的比例大概是 3:1，沒人知道結果如何，唯一確定的是，胖東來會給來面試的人發放「瑪格麗特」兔子玩偶，價值 39 元。大家調侃，希望這是皇家選秀時「留牌子賜的香囊」，而不是「撂牌子賜的花」。

胖東來的「自由和愛」

去新鄉天使城「大胖」店面試當天，小魚特意比預約的時間早到了幾個小時。她應聘的崗位是醫藥收銀員，就提前去了胖東來的藥店，在商場一樓的角落。比起大排長隊的超市，她發現藥店收銀員的工作節奏相對慢一點，人流量也沒那麼多。

面試的等候區在一個類似圖書館的地方，有一排排的書籍和桌椅，也是胖東來的員工休息區。「配色看上去比較溫馨的感覺」，小魚回憶，等待面試的地方有一排軟椅沙發，最前方放著一塊大屏幕，在播放創始人于東來的理念宣傳片。牆上印著胖東來的理念：「自由愛」。

還沒來得及參觀，小魚就被叫去參加「突擊」筆試。「湊夠三個人就一起去筆

試，完全不知道，也沒準備，當時就傻眼了。」小魚說，他們被要求把 10 個商品名和藥品名相對應，比如「江中」和「健胃消食片」就算一組，「有點最強大腦的感覺」。最後，工作人員還給參加考察的應聘者一人一打小票，讓大家拿著計算機算賬，看誰速度更快。小魚當場腦子懵懵的，「一連連看」沒記住幾對，好在算賬夠快，一作爲學校行政，她報銷經驗豐富。

阿軍面試的是烘焙崗，比起過程，這個 10 年的男生印象最深的反而是胖東來的工作氛圍。他說，自己沒找到面試地點，問路的時候碰見的工作人員都很友善，直接帶著他走，「大家的情緒都很好」。他理所當然地相信，如果自己能在這裏工作，也會很開心。

事實上，無論是服務態度還是專業化，都是胖東來對員工的要求。如果迪士尼是用模糊現實與虛擬的邊界的方式爲遊客造夢，胖東來就是依靠無微不至的現場與售後服務不斷吸引顧客。

許之記得，她上小學開始，媽媽就經常帶她去胖東來買衣服，很早之前，胖東來有一層專門賣平價衣服的區域，不是大牌子，但質量很好，如果稍微有點不合身，都可以免費修補。許之說，她印象很深，即使不在胖東來買衣服也可以享受這個服

務，她初中的校服褲就是拿到胖東來改窄的。

第一次對胖東來員工待遇好有實感是在高中畢業的暑假。當時她想找一份超市促銷員的兼職，問過幾家超市的薪資，同等時間下，即使是兼職的促銷員，胖東來給的價格也比別的超市高了一倍。但想做胖東來家的促銷員必須要有健康證，許之時間來不及，錯過了那次機會。

接近 20 年後，到如今招聘者瘋狂投簡歷的當下，胖東來已經是擁有鮮明企業文化、精細化管理的明星企業了。許之這次不想再錯過了。

阿軍雖然還沒收到面試結果，但在短视频平台上對老板于東來和他的公司已經相當熟悉。東來哥總是笑眯眯金句頻出，博主的探店視頻裏，胖東來則是遊客爭相打卡的「購物天堂」：水產區沒有腥味，魚類在銷售前要經過 10 天靜養，停止餵食；售賣的每種水果都寫了甜度，以及對應的存儲方式、供貨單位、監督電話；智慧公廁打掃得一塵不染；在電影院看到爛片可以免費退一半的票錢……

起碼能睡個好覺

但精細化服務的另一面，是對員工近乎嚴苛的管理。有離職的員工公開吐槽過

胖東來的「家文化」，比如每人要做 PPT 定期彙報自己的家庭情況，公司會派人家訪，到家中看望員工家人。另外，于東來對員工的私人生活也有要求：結婚不能要彩禮或者收彩禮，只能請親朋好友，且不許超過 5 桌；如遇員工家有紅白喜事，公司相關部門會向員工發放 200 元賀金或慰問金，不允許同事間彼此「添香隨禮」……

應聘者們在面試前後，也會收集各種信息，了解高薪背後的「代價」：陳晴在不同渠道了解到，入職後會有不停的考核，分數扣完或者被顧客投訴三次，就得直接離職。另外，根據「學習胖東來」相關賬號的分享，胖東來屬於「嚴重違紀制度」，有近 50 項詳細條目。

許之對胖東來網傳的全年假期做過精確計算，只有不到 110 天。和傳說中接近 150 天相差甚遠。她說自己向一個在胖東來工作的超市營業員做了求證，實際假期並沒有那麼多，而且休年假必須長假，不能今天請一天，明天請兩天，沒人能替班。即使如此，許之也覺得比之前動輒加班到凌晨，單日工作十幾個小時的活兒好多了，她很無奈，「按實際執行下來的話，它（胖東來）時薪相對還挺高。」

在胖東來企業官網中，有專門的「東

來分享」欄目，8月30日，于東來在欄目分享：「任何崗位在工作時間內從思想上行爲上任何時候麻痹地對待工作都是不允許的！這是每一個胖東來人都應具備的良好習慣！」年初，他提到，只要不是發自內心的熱愛不可能創造美好，因此，「今年起將有更多的思維方式指導，思想指導，行爲指導，生活方式指導的標準方法。」

但即使要面臨高壓管理，以及對體力和精神都要求極高的服務度，年輕的應聘者們也非常期待能得到這份工作。

23歲的阿軍說，他在信息填寫的時候，就寫過自己相信一句話，「自律即自由」。他說，你作爲員工不能光想著索取，不想著付出，要拿高工資，就得創造應有的價值。「就像健身，你想獲得健碩的肌肉，有型的肌肉，每天的痛苦都是應該付出的，你沒付出怎麼會有回報，對不對？」

他說，自己完全可以接受胖東來並不像網傳那樣好，可以接受工作很累，因爲在胖東來，起碼能拿到比較高的工資，但他所在的烘焙行業，十年前的前輩拿400塊月工資，十年後他的工資反而更少了。

阿軍去年本科畢業，學的是廣播電視編導，同學們「畢業即失業」，沒一個進媒體的。他幹了一陣子攝影攝像後，幹脆去學了烘焙，起碼這行包吃包住。但工作

強度還是遠超想象，每天工作9小時，除了中午吃飯休息的15分鐘，幾乎一刻不停。「回去我想看會書，看兩頁真困，眼都睜不開，那種感覺真沒招了。」他所在的蛋糕店前段時間經歷了一次「跑路潮」。阿軍說，他們會因爲各種原因扣錢。每天閉店報損，超出了公司額度要自己承擔。

他現在滿心期待第二輪實操面試，抓緊一切摸魚時間鞏固練習怎麼把面包做好。

小魚最看重胖東來宣傳裏的一點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她目前在一所民辦本科院校做行政，工作時間明面上是早晚8點，但隨時隨地可能加班，晚上回去後手機也要保持接通狀態，如果領導需要寫材料，就得隨叫隨到。「胖東來提倡的理念不是我們下班後不允許談論工作嗎，這點就很吸引人了。」她說，那起碼能睡個好覺。

當了一年多行政人員，小魚很少有這樣完全放鬆的時刻。她迫切想回到家鄉工作，離家人近一點，也離真實的日常生活近一點。

小魚說，雖然在外人看來，在一所學校做行政老師遠比去一個超市做收銀員體面得多，但她一點都不這樣想。在那個窗明幾淨的白領環境裏，她要拎著電腦隨時準備加班，「叫你做材料就做材料。」反

而是收銀員精神上更自由，下班的時間就是下班。「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自己開心。」

她的家人也很支持，「我爹說如果面試成功的話就給我直接提個車，方便我以後從新鄉回家。」胖東來的名氣在河南廣爲流傳，無論是保安、保潔還是其他崗，能進去就算成功，「大家都知道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不是你想有就能有的，要靠你爭取，靠你搶來的。」

她說，如果這次胖東來面試沒成，她準備幹到明年，攢夠兩年工作經驗後，進廠擰螺絲。看起來體面的身份實際是太沉重的枷鎖，小魚想做點體力活，她認爲那能令人精神解脫。

9月15日深夜11點多，小魚接到了胖東來人事部的面試結果通知，她順利通過，將在10月1日參加新員工培訓。雖然大學行政的崗位要交接到月末，大概率來不及休息，但她說自己已經知足了，「能離家近一些，好開心。」

轉載自《極晝工作室》

馬蒂斯的地中海

◎ 陳若雷

馬蒂斯博物館位于法國尼斯西米埃園的橄欖樹林中，建築前身為 17 世紀熱那亞風格別墅，外牆采用幻覺主義裝飾手法。博物館鄰近羅馬競技場遺跡和橄欖樹園，形成藝術與曆史的交融場域。館藏系統呈現野獸派畫家亨利·馬蒂斯自 1917 年定居尼斯至 1954 年去世期間的藝術發展軌跡，包含 236 幅畫作、218 幅版畫及《藍色裸體 A 號》《石榴靜物畫》等代表作。此外，一場以馬蒂斯與地中海為主題的特展正在馬蒂斯博物館舉辦。

馬蒂斯自己承認，地中海盆地的光芒令其驚歎，沐浴其中對他的作品具有決定性影響，這不僅在於這種環境允許他發展一種新語言的實驗，還在於它所聯繫的繪畫傳統；更重要的是，地中海所聯繫的與東方和古代文化之間的關聯。馬蒂斯在

表達自己對風景的個人感知時，與大海，尤其是地中海保持著一種概念上的聯繫：大海是由人們生活過、感受過、夢到過或幻想過的空間組成的。

蔚藍的大海、明媚的陽光擁抱著法國地中海沿岸，馬蒂斯被他眼前所見觸動，在這裏發展出全新的繪畫手法，以明亮濃烈的色彩大量塗抹在畫布上，無須考慮現實狀況，他恣意用顏料畫出內心的色彩。此次展覽通過「沐浴者和田園海岸」、「馬蒂斯地中海藝術路線」、「尼斯的窗戶和工作室」、「地中海植物標本館」等板塊，從多個視角揭示馬蒂斯的創作與地中海的關聯。

沐浴者和田園海岸

儘管很少被認為是風景畫家，馬蒂斯

很早就將地中海融入到他的作品中，他的繪畫超越了簡單地表現地中海海岸線，更多地去探索這片區域敏感和象徵性的維度。與海洋世界緊密相連的沐浴者主題在他的作品中占據著中心地位。通過重新審視從文藝復興時期繼承下來的傳統，受到喬托、塞尚和非西方藝術等多種影響，馬蒂斯在神話和現代之間重塑了沐浴者的形象。

《與海龜一起沐浴的人》是他 20 世紀最雄心勃勃的作品之一，體現了古風與先鋒派的融合。

《奢華，甯靜與愉悦》(Luxe, calme et volupté) 見證了亨利·馬蒂斯在 1904 年夏天，在聖特羅佩與保羅·西涅克(Paul Signac)一起完成的工作。他教了他新印象派的理論。馬蒂斯嘗試了分割的筆觸，這是一種增強亮度和色彩對比的視覺技術。然而，這種

技術並不適合他：他沒有像最初那樣嚴謹地運用它，很快就更喜歡平坦的色彩區域，這後來形成了野獸派的起源。《奢華、寧靜與愉悦》開創了黃金時代的主題，這是馬蒂斯非常看重的，從奧維德的詩歌到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從保羅·塞尚的《浴者》到普維斯·德·查瓦內的象征主義壁畫，他從過去的繪畫傳統中汲取了豐富的遺產。

馬蒂斯地中海藝術路線

從科西嘉島到昂蒂布，途經阿爾及利亞、西班牙或摩洛哥，每一次地中海之旅都會帶來深刻的繪畫變革：色彩的解放、裝飾的品味、透視的放棄。追溯這段藝術之旅，從亨利·馬蒂斯和他的妻子在科西嘉島的第一次蜜月，到他抵達蔚藍海岸，還有1917年的尼斯之行。地中海成為馬蒂斯畫作中的一種室內景觀，一處愉悅的精神和感官空間，色彩在這裏像音符一樣振動。

1912年4月下旬，馬蒂斯第一次訪問丹吉爾時畫了《丹吉爾灣景色》這幅油畫。他似乎很快就完成了這幅畫，用即時和熱情記錄了他的新環境。這幅風景畫是他在摩洛哥創作的為數不多的幾幅風景畫之一，

他選擇將自己定位在城市的一個高點，在卡斯巴的入口，在一個可以俯瞰麥地那的露台上，從這個全景視角出發，他沉浸在城鎮中，卻又與熙熙攘攘的環境保持著超然。他用鋼筆和墨水，用蜿蜒而生動的線條，勾勒出景觀的主要元素和重要的建築，並設法通過黑白遮蔽的人物來暗示城鎮的活躍活動。然而，馬蒂斯並沒有對城鎮的地形或建築感興趣，而是試圖傳達瀰漫在景觀中的強烈、透明的光線。在這幅作品中，馬蒂斯成功地再現了光線的強度，以及他在信中詳細描述的柔和、朦朧、半透明的氣氛。

來自北方的亨利·馬蒂斯來到法國南部治療支氣管炎，因為地中海氣候的療效很好。1917年底，他發現了尼斯，直到1921年，他在冬季的幾個月裏都住在旅館裏，然後在尼斯的薩萊亞林蔭道(Cours Saleya)定居下來。《尼斯暴風雨》這幅畫作于畫家于1918年11月入住的地中海酒店(The Hôtel Beau Rivage)時的情景。

當時那裏一直下著雨，他對惡劣的天氣感到失望，準備離開，這從保存在馬蒂斯博物館(Matisse Museum)的自畫像就可以

看出，我們看到這位畫家坐在酒店房間的畫架前，身後放著一把傘，腳邊放著一個手提箱：「我離開埃斯塔克(l'Estaque)是因為風，然後我在那裏得了支氣管炎。我來尼斯是想治支氣管炎，結果這裏下了整整一個月的雨。最後，我決定離開這個城市。第二天，西北風吹散了雲霧，天氣十分壯美」。馬蒂斯隨後發現了大海和天空的明亮：「當我意識到我每天早上都能再次見到這樣的光，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尼斯暴風雨》是這位藝術家為數不多的描繪大氣景象的作品之一，他和塞尚一樣，在創作中更注重表現事物的永恆性。

蔚藍海岸(Côte d'azur)無疑為馬蒂斯提供了逃離戰時首都困苦生活的絕佳休憩之所，但起初，他發現小鎮空無一人，天氣陰沈。不過，天空漸漸放晴，地中海的陽光令這位藝術家目眩神迷。1921年至1923年間，馬蒂斯創作了一幅描繪「鮮花大戰」，即在英國人大道(Promenade des Anglais)上舉行裝飾著鮮花的花車競賽遊行的場景。這一壯觀的活動起源于19世紀末，當時尼斯是法國盛產康乃爾的中心，如今

仍在尼斯狂歡節期間舉行。在這五幅畫中，馬蒂斯描繪了他的女兒瑪格麗特和他的模特亨麗埃特·達裏卡在酒店陽台上俯瞰英國人大道的花車遊行。陽台提供了一個安靜的觀景處，從這裏可以觀察到人群、花車和汽車斜穿畫面的熱鬧景色。

尼斯的窗戶和工作室

在尼斯，窗戶成爲馬蒂斯工作室的關鍵元素，象徵著內外之間的通道。它從野獸派時期開始出現，並在被稱爲「尼斯」的第一個時期得到充分發展，在那裏它捕捉了地中海的光線並與工作室融合。本次展覽彙集的非凡窗戶讓我們能夠展示馬蒂斯如何通過光線統一不同的空間。

《窗邊的小提琴手》(The Violinist at the Window)這幅畫是馬蒂斯在尼斯首次短暫停留期間所創作的。窗戶敞開著，面向蔚藍的天空，藍色的百葉窗、欄杆和紅色的瓷磚營造出了公寓內的三色和諧氛圍，那是馬蒂斯租下並用作工作室的地方，而他當時仍住在Beau Rivage酒店(the Hôtel Beau Rivage)。

畫中的銀色光線是這幅畫的核心主題，它描繪的是尼斯的冬季景象，這是馬蒂斯

經常贊頌的景色：「尼斯的光線，尤其是十一月那美麗的時期，其豐富和銀色的清晰度在我看來是視覺藝術家精神的獨特且必不可少的元素」。

演奏小提琴是馬蒂斯在那些年裏特別熱衷的活動之一，出現在藝術家創作于同一時期的幾幅重要畫作中。因此，《窗邊的小提琴手》(The Violinist at the Window)可以看作是一幅隱秘的自畫像，是對畫家作爲小提琴手形象的一種暗示性描繪。

1917年12月，亨利·馬蒂斯搬進了尼斯的Beau Rivage酒店(the Hôtel Beau Rivage)，原本打算只是短暫停留，或許從右側桌子上那個尚未開啓的棕色皮質小行李箱就能看出這一點。然而，僅僅幾年之後，這位藝術家便在尼斯紮下了根。他說，吸引他在此終其一生工作的，是這個地區柔和而又璀璨的光線。在《尼斯的室內》(Interior in Nice)中，這種地中海式的光線照亮了白色的畫絲窗簾、敞開的窗戶以及房間內部。馬蒂斯將他的房間描繪成一個被照亮的盒子，這標志著他藝術創作的一個更大轉變：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裏，他轉向了對光線、形態和三維空間的相對寫實描繪。

這幅畫所描繪的平凡主題——一面向大海的房間裏擺放著一束鮮花——掩蓋了其內部關係的複雜性。儘管所有元素都沐浴在柔和的地中海陽光下，但它們似乎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對陽光作出反應。馬蒂斯對物體的獨特性不太感興趣，而是試圖捕捉「創造物體的環境」。

地中海的「植物標本室」

馬蒂斯與自然的聯繫十分深厚，風景、花園和植物是他不斷的靈感源泉。馬蒂斯對植物的節奏和顏色很敏感，他探索植物的有機結構，特別是通過橙色等圖案，這種圖案貫穿了他從丹吉爾到旺斯的作品。他對科西嘉島植被的觀察，包括其鮮豔的色彩和郁郁蔥蔥的花園，滋養了他的視野。馬蒂斯的植物標本館由仙人掌、棕櫚樹、仙人掌和桉樹等植物組成，在他的繪畫、素描和剪紙中得到了呼應。在尼斯，他重新發現了這些異國風情的精華。

轉載自《澎湃新聞藝術評論》

被神化的梵高，角讀茲多，誤讀就茲多

「麥」文倫 · 特更布爾

談及梵高熱烈的一生，人們必然不會繞開「他割掉了自己的耳朵」這一話題。已經有大量文字描述過這個事件，但是報道、回憶和證言卻出奇地不一致，甚至從一開始，說辭就有了各種分歧。

這次事件發生在他和保羅·高更的關係日漸緊張後，高更在兩個月前接受了梵高的邀請，到阿爾勒與他同住。1888年12月23日深夜，梵高用剃刀割下了自己的左耳。事後，他將割下的耳朵包起來，送給了一個在附近妓院工作的年輕女人。交出耳朵後，他回到家裏，由於失血過多而倒在了上層的床上。第二天清晨，高更與當地警察局局長約瑟夫·多納諾一起破門闖入黃房子，順著一地的血迹與散落的帶血毛巾和手帕，找到了在臥室昏迷不醒的梵高。隨後，他立即被送往阿爾勒當地的醫院處

理傷口。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梵高經歷了第一次嚴重的精神崩潰，接下來幾個星期又發作了兩次。後來近四個月的時間裏，他一直待在醫院，有時還會被鎖進隔離病房。

「梵高耳朵之死」（Death to Van Gogh's Ear.）是艾倫·金斯伯格于1957年寫的一首詩的標題，詩人在詩中吶喊，要在高壓的、物質至上的世界中尋找出路：「梵高的耳朵出現在貨幣上不再是為了宣傳怪物畫家。」

對於梵高耳朵的談論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如今對這個事件仍有許多相互矛盾的解釋。例如，梵高究竟是割掉了整只耳朵，還是僅僅割掉了耳垂部分？

1. 高更在第二天早上發現了昏迷在床上的梵高，說他是「貼著頭部割下了耳

朵」。

2. 當時為梵高看病的醫生費利克斯·雷伊回憶，割耳事件翌日，他從警方那裏拿到了一只完整的耳朵。據說他將那只耳朵放在了一個罐子裏，但「它被弄丟了」。

3. 事件發生31年後，藝術史學家維克多·多伊托找到了1888年12月23日晚在阿爾勒紅燈區執勤的警察阿方斯·羅伯特。羅伯特說，一個在那裏工作的女孩遞給了他用報紙包裹著的「一整只耳朵」。當女孩把耳朵交予警察時，她說：「這是那個畫家送給我們的禮物。」

4. 割耳事件六天後，阿爾勒醫院的主任醫師烏爾帕被要求撰寫一份病人情況說明，上交給市長。他在附信中提到，梵高「用剃刀割掉了自己的耳朵」。

5. 阿爾勒警察局局長約瑟夫·多納諾在

1889年2月27日的一份報告中寫道：

「幾周前，一個瘋子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

6. 巴黎《小日報》駐阿爾勒通訊員在事件發生兩天後，發電報報道的是「割下了一整只耳朵」。

7. 梵高在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寫信給弟弟，開玩笑說他可能要裝一只紙糊的耳朵了。

8. 畫家保羅·西涅克在事件發生三個月後去阿爾勒看望梵高。儘管他當時只見到了頭上繡著繩帶的梵高，但他在1921年的一封信中寫道，耳朵的一部分還殘留著。

.....

9. 提奧的妻子喬安娜·梵高·邦格爾，在梵高割耳大概一年半後與他見過面。20年後的1913年12月，喬安娜撰寫了一本回憶錄，提到梵高在「高燒期間割下了一只耳朵的一小部分」。這也是20世紀大多數關於梵高的研究報告認同的說法：梵高割掉了他的下半只耳朵，或許只割掉了耳垂。

在2016年出版的《梵高的耳朵》一書中，作者堅稱梵高的整只耳朵都被割掉了，證據是雷伊醫生畫的一張圖紙，上面對耳

朵如何被切割下來有著詳細記錄。

梵高在給提奧的信中輕描淡寫地提起此事：「有人和我說，這樣的事情在這裏不足為奇。」

梵高曾在信中四次將該事件稱為「一個意外」，三次稱它是「一次冒險」。

喬安娜·梵高·邦格爾曾為1915年版本的《梵高書信集》書寫前言，她在提及梵高的割耳事件時，稱其為「那場意外」。梵高的朋友郵遞員魯林在寫給提奧的信中，稱它為「那次不幸的事故」。

當地牧師薩勒斯曾到醫院看望梵高，他說那次事件是「愚蠢的行為」。

阿爾勒市市長雅克·塔迪厄在一份敦促將梵高送入精神病院的報告中，提到畫家表現出了「明顯的精神錯亂行為」。

梵高寫信給弟弟說，他從醫院包紮耳朵回來後，「孩子們，甚至大人」爬到黃房子的窗戶前嘲笑他。

梵高當時寫給母親的信中，只提到了自己「這幾日身體不適」。他在幾行字間使用了兩次「不適」這個詞，好像想盡可能用中立和簡短的詞語向母親解釋他的遭遇。

1896年，提奧的遺孀喬安娜賣掉了

《耳朵繡著繩帶的自畫像》。這幅作品是最早一批從家族收藏中被售出的梵高畫作之一。據說，看到這幅畫被買走，喬安娜非常高興。

從早期的梵高小傳問世起，圍繞他那只耳朵的虛構故事就層出不窮。20世紀30年代，藝術品經銷商安布魯瓦茲·沃拉爾在撰寫回憶錄時就會提到割耳事件，將梵高的這一舉動與其早期的宗教狂熱關聯起來。他認為這是畫家對《聖經》中一段話的反應，大意是，如果你無法忍受身體上的某個器官，那麼就該割掉它。對於梵高實施這一「暴力行為」時的心理劇，各種文獻中有著許多相互矛盾的解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片極其豐富的研究領域。比如，學者們對這一問題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梵高為什麼要將割下的耳朵送給一個妓院裏的人呢？」

1. 這是一種對父親的幻想性暴力行為，他認同他的父親，同時這也是一種自我懲罰行為。

.....

9. 這是「一個瘋狂的天才」送給他所愛之人的「信物」。

10. 這是一種精神錯亂的再現，重現了

《聖經》裏在客西馬尼發生的故事。故事中一名門徒割下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

1. 這是對《聖經》故事中髑髏地場景的象征性再現。梵高象徵著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而妓女象徵著母親的替身；梵高給了妓女「死去的一部分身體」，寓意著將耶穌的遺體獻給了母親，讓她能將他抱在懷中哀悼。

2. 梵高長期生活在他早夭哥哥的陰影下，割掉耳朵代表著殺死自己的一部分，以此便能贏得母親的愛：「割下的耳朵是死去的嬰兒送來的一份禮物。」

插畫家約瑟夫·彭內爾在1925年撰寫了回憶錄，其中記錄著他1888年9月去往阿爾勒時的經歷，雖然彭內爾並不知曉當時的具體情況，但他表示有傳聞說：「梵高就在阿爾勒——那個瘋子——他每個月都有一項任務，就是割掉某個人的耳朵。」他補充，當「周圍沒有人被割掉耳朵時」，梵高就要「割斷自己的喉嚨，或者開槍自殺」。

「如果你真的愛我……就把你的耳朵送給我當禮物吧。」這句話是一句編撰的妓女說的話，被引用於歐文·斯通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渴望生活》封底。

「為什麼是割掉一只耳朵呢？」一位傳記作者曾問道，「為什麼不是他的手指、腳趾呢？」

1985年，《商業倫理學雜志》曾概括梵高是「一生只賣出一幅畫的藝術家，因為绝望而割下了他的一只耳朵」。

在黑澤明電影《夢》（1990年）中的一段虛構情節裏，梵高因畫自畫像時總畫不好耳朵，因此將它割了下來。

《每日電訊報》發表過一篇題為《梵高的耳朵是被高更用刀割下來的》的文章，這一說法引用自兩位德國藝術曆史學家合著的《梵高的耳朵與沈默的約定》。文章結尾稱，其他學者並不同意這一說法。

一位研究人員在談論這一不同尋常的事件時說：「或許在鬥牛曆史上，不會再有其他觀眾在聖誕節割下耳朵送給一名妓女了。」

一位影評人會說，在電影《渴望生活》的海報中，柯克·道格拉斯化妝成梵高的樣子非常粗俗，如果梵高復活，他看到海報後會氣得割掉另一只耳朵。

割下耳朵幾周後，梵高為他的主治醫生費利克斯·雷伊畫了一幅肖像畫，他在畫耳朵時用了異常鮮豔的紅色。一名記者評

論：「這幅畫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幅展現了他幽默感的作品。」另一位評論家認為，梵高在畫模特耳朵時所用的紅色，與他署名時用的鮮紅色是同一種，「這只耳朵彷彿成了他自己的左耳——他那灼熱的傷口」。

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德國小說《一位名為文森特的畫家》將梵高塑造了一個精神分裂患者。2015年，德國概念藝術家德爾姆·施特雷貝與科學家們合作，利用3D打印技術和從梵高添過的郵票上提取的DNA，制作了一只「人造耳朵」——那只被割下耳朵的活體複制品。這只耳朵培育於波士頓的一家醫院，它可以通過電腦上安裝的傳聲器來「聽」見聲音。著名的哲學家、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是第一個低聲對它說了幾個詞的人。據《史密森尼雜志》報道，梵高的親屬和梵高博物館都沒有興趣將這只耳朵收入囊中……

本文為選摘，內容有刪減。

轉載自《文學報》

是否，所有作家都寫過秋天？

◎花城雜志

01

秋夜

文／魯迅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

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着。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面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倒很舒服。

但是，有幾枝還低垂著，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眨眼：直刺著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看得很白。

02

啊，秋天

文／太宰治

秋天和夏天一起來。筆記上寫著。

秋天偷偷藏在夏天的背後，悄悄到來了，只是人們往往被炎熱欺騙，不能看破。

然而，如果側耳靜聽，就會發現蟲鳴是和夏天同時開始的；如果仔細注意庭院，就知道桔梗花也是夏天一到就開了，即使是蜻蜓，其實本質上也是夏天的昆蟲，就連柿子也是在夏天就結下了果實。

秋天是狡猾的惡魔。

它打扮得整整齊齊，帶著嘲弄的笑容在夏天裏蹲著。成了像我這樣眼光炯炯的詩人，才能發現它。每每家裏人雀躍地說夏天去海邊吧，去山裏吧，我覺得他們太遲鈍了。

秋天已經隨夏天悄悄到來就在我們身邊了。秋天是個頑固隱忍叫人不可小瞧的家夥。

03

秋雨

文／張愛玲

雨靜悄悄地下著，只有一點細細的淅瀝瀝的聲音。桔紅色的房屋，像披著鮮豔袈裟的老僧，垂頭合目，受著雨底洗禮。

那潮濕的紅磚，發出有刺激性的豬血的顏色，和牆下綠油油的桂葉成為強烈的對照。

灰色的癩蛤蟆，在濕料發黴的泥地裏跳躍著；在秋雨的沈悶的網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滿愉快的生氣的東西。它背上灰黃斑的花紋，跟沈悶的天空遙遙相應，造

成和諧的色調。

雨，像銀灰色黏滯的蛛絲，織成一片輕柔的網，網住了整個秋的世界。

2

故都的秋

文／郁達夫

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聽得到青天下馴鵝的飛聲。

從槐樹葉底，朝東細數著一絲一絲漏下來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靜對著像喇叭似的牽牛花（朝榮）的藍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夠感覺到十分的秋意。

3

秋天的沉味

文／林語堂

在四時中，我于秋是有偏愛的，所以不妨說說。秋是代表成熟，對於春天之明媚嬌豔，夏日之茂密濃深，都是過來人，不足為奇了，所以其色淡，葉多黃，有古色蒼茫之慨，不單以憲翠爭榮了。這是我所謂秋的意味。

大概我所愛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

時暄氣初消，月正圓，蟹正肥，桂花皎潔，也未陷入凜冽蕭瑟氣態，這是最值得賞樂的。

那時的溫和，如我煙上的紅灰，只是一股薰熟的溫香罷了。或如文人已排脫下筆驚人的格調，而漸趨純熟練達，宏毅堅實，其文讀來有深長意味。這就是莊子所謂「正得秋而萬實成」結實的意義。

6

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文／莫言

據說北京秋季的天是最藍的，藍得好似澄澈的海，如果天上有幾朵白雲，白雲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再有一群白鵠在天上盤旋，鵠哨聲聲，歡快中蘊含著幾絲悲涼，天也就更像傳說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

但我在北京生活這些年裏，幾乎沒有感受到上個世紀裏那些文人筆下的北京的秋天裏美好的天。沒有了那樣的天，北京的秋天就僅僅是一個表現在日曆牌上的季節，使生活在用空調製造出來的暖昧溫度裏、很少出門的人忘記了它。

7

濟南的秋天

文／老舍

在秋天，水和藍天一樣的清涼。天上微微有些白雲，水上微微有些波皺。天水之間，全是清明，溫暖的空氣，帶著一點桂花的香味。

山影兒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虛幻地吻著。山兒不動，水兒微響。那中古的老城，帶著這片秋色秋聲，是濟南，是詩。

8

鮮花盛開的森林

文／三島由紀夫

秋季的一天

我看到父親這樣的身影

父親帶領幾名園丁

站在灰黃和淺藍色田地裏

仰望凝視著天空

父親的姿影雖然那般孱弱和單薄

但在豐醇美酒似的秋陽照耀

望上去宛如久遠的飛鳥時代的佛像

那時候

一派紫色帷幕般美麗的秋空

我一眼瞥見我們家氣象恢弘的家輝

09

文／海子

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鷹在集合
神的故鄉鷹在言語
秋天深了，王在寫詩
在這個世界上秋天深了
該得到的尚未得到
該喪失的早已喪失

10

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唱的歌

文／顧魯達

我記得你最後那個秋季的模樣
你頭戴貝雷帽，心裏一片平靜你的眼裏跳動著晚霞的火焰
樹葉一片片落入你那似水的心田
你像一朵牽牛花緊貼在我懷中
樹葉接收著你緩慢而平靜的聲音
驚愕的篝火燃燒著我的饑渴
甜蜜的藍色童盤繞在我的心田
我發覺你的眼睛在出神，可秋天已經遠去
灰色的貝雷帽，小鳥般的聲音，家中的心
願我深切的渴望就是移居你的家中

我那快樂的親吻會像火炭般地紛紛落下
從船上看是天空，從山上看是田野
憶起你，就想到了光明，炊煙，甯靜的水塘！在你的眼底深處燃燒著萬道霞光
秋天的枯葉盤旋飛繞在你的心田

轉載自《花城》

